

社會主義運動

麥克唐納著
嚴恩椿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J. Ramsay MacDonald 著
嚴 恩 椿 譯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二〇九四八)

社會主義運動一冊

The Socialist Movement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原著者 J. Ramsay MacDonald

譯述者 嚴 恩 椿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書校對者楊瑞文

序

十九世紀爲功利主義之時代。二十世紀爲社會主義之時代。晚近一世紀半中工業界之痛苦的經驗已詔示我等以下述之原理，卽社會之存在如真以增進個人之福利爲目的者，則社會不當任經濟界永處於自然狀態之下；換言之，卽資本與勞動在自由競爭之下，二者間無機會平等與訂約自由之可言，而社會不得不演化爲一個貧富不均之畸形的組織。考現代社會中所以有大部份——設非全體——悲慘現象存在者，其根本原因係由於制度的不改善，而制度的不改善則又肇因於社會對於經濟或政治仍保守其舊有之態度因之，社會改良家現在首應注重之點卽在於推翻一切不切時代之陳舊的社會思想——維護人類自相殘害之個人主義之中心哲學。卽世所謂放任主義者必當拋棄之於他種陳舊的信條，如教權無上君權神授，或社會由契約締成等說之腐紙堆中，而另以社會幸福必當由社會自行管理之新思想爲之替代。社會主義成立於互助之原則上面。其說，從經濟學之原理上看，已推翻亞丹斯密斯，馬爾塞斯，及澤里邁邊沁等之不合時代的錯

訛主張，而爲新時代發見一線曙色。願手持燧光以邁進者，其後面必遺有長黑之影子。世之耳食者，不審察社會主義之真意義，而相驚以流血革命，廢除私產，或個人將受萬能政府之壓迫而無復享有自由權等種種與社會主義無涉之幻象，甚可惜也。英現任首相麥克唐納不特爲實行的政治家，而亦爲眼光深遠之政治科學者。在過去之三十年中，彼不特左右英之社會主義者之政治運動，而亦爲英社會黨中思想之中堅分子。彼求將「社會主義之意義與目的說清」而著本書。本書脫稿，雖在一九一一年，故在敘社會主義之史的方面，不無應加增訂之處，然其解釋社會主義之意義，闡明社會主義者之目標，闕去批評者根據不正確之前提而作之論斷，敘述社會主義開路人之各個的貢獻，并逐一確定其應佔之位置，提出現代社會主義在政治與經濟上所應解決之問題，則其說固始終爲最有權威的著作也。嗚呼，時代精神挾有至大之橫壓力，其來幾如長江大河之倒瀉而無由遏止。我國丁斯社會組織解紐之際，國內政象去社會主義之最低目標，相隔猶如天壤。然在今後之十年或二十年間，若國事而有改進之希望者，則政治必走上社會主義之途徑。此無可置疑者也。逡譯本書，爲治政治學者作介紹，并使加入政治活動之諸君子，知所警惕焉。嚴恩椿序。

目次

引言 一

第一章 政治的 六

一 互助 六

二 在羣中之個人 八

三 法國革命 一三

四 個人主義的一世紀 一七

第二章 經濟的與工業的 二〇

一 現代 二〇

二	反抗貧困之騷動	二六
三	資本主義之勃興	三一
四	資本主義之成就	三六
五	一般小資本家	四一
六	結語	四三
	第三章 資本主義之經濟的失敗	四五

一	地租金	四五
二	利息	五〇
三	資本之耗廢	五三
四	勞動之耗廢	五五
五	貧困	五六

第四章 資本主義下之智識階級……………六七

一 宗教……………六七

二 文學……………七一

三 科學……………七八

四 安適……………八一

第五章 總括……………八四

第六章 社會主義之方法……………八九

一 烏托邦主義……………八九

二 革命……………九三

三 實驗……………九五

四 參加國會……………九七

五 科學方法……………一〇三

第七章 與社會主義無涉者……………一一〇

一 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一一〇

二 取消私產……………一一三

三 自由之反面……………一二〇

四 平等……………一二六

五 經濟定命論……………一二九

六 階級戰爭……………一三四

第八章 社會主義所直接要求者……………一三八

一	民治	一三八
二	過渡辦法	一四二
三	建設的立法	一四五
四	工作權	一五一
第九章 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		
一	才能	一五九
二	美術的天才	一六六
三	少數者之權利	一七二
四	工場管理	一七六
第十章 社會主義運動(一)		
		一八二

一	聖西門與傅立葉·····	一八三	
二	奧文與憲章運動·····	一八八	
三	馬克思與恩格爾·····	一九二	
四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派主義·····	一九七	
五	拉薩爾與德國之社會黨·····	一九九	
六	法國之社會黨·····	二〇四	
七	意大利之社會黨·····	二〇八	
八	比利時之社會黨·····	二〇九	
九	美國與其他國家之社會黨·····	二一一	
第十一章 社會主義運動 (二) ·····			二一六
一	不列顛之社會黨·····	二一六	

二 勞工國際……………三三二

結論……………三三〇

『設人類繼續進步者』……………三三〇

社會主義運動

引言

在社會主義進行之途徑中，障礙物頗多。其最困難者乃為反對派不肯發表社會主義之真意義與真目的。本書之宗旨即在將社會主義之意義與目的說清。編輯本叢書者曾請一保守黨人解釋保守黨主義，一自由黨人解釋自由黨主義。（註一）今根據同樣原則而邀余為社會主義作一書。意至善也。凡一般學說為當代劇烈之攻擊點者，也許最好由信奉此等學說之人自加申釋。蓋主張之能否有永久價值，不恃於批評人之皮面的攻擊，亦不在吹求此主張所含有之流行的錯訛成分，而視其實在含帶有多少真理。與主張接近之人，其認識此真理之程度，往往較反對派為多也。

社會主義運動，如其他偉大之理想主義運動或烏托邦運動然，會感有下述之困難；是即往往

被牽涉及於其他與之無關係之主張，雖後述之主張曾與社會主義同時誕生與同時發長者。蓋進步之母在一時期間，每產生幾個嬰孩。例如英國初期主張社會主義者，皆爲當代自由黨中之極端左派人。彼等熱烈地指導科學，使戰勝宗教的信心，并歡迎在地平線上耀閃之任何一線光明。在彼等之時，宗教爲富有階級所專有。國家建立教堂，目的在使人民不發生騷動。巴力門中之守舊黨人通過鉅款，使教會可以阻止激進派民治主義之增進潮流。際此時期，社會主義之先進者，即出而與之挑戰。彼將敵黨掃數歸納於一個團體，再將對方之一切主張與信守聚合爲一起，而後乃整個的爲之下判決。他種新倡活動亦採用此種手段。結果今日之反對社會主義者遂做社會主義者之陳法，而將一切過甚之學說，或私人之主張，或每個社會黨黨員之每個意見，籠統地要求社會主義整個的代負其責任。反對者之邏輯蓋如此：斯密斯君稱家庭爲一種暫時的組織。斯密斯君者，社會黨人也。以此一切社會黨人均主張家庭爲社會中暫時的組織。夫此種辯論之方法，祇在政爭劇烈，各政派只謀攫獲票數，而並不謀推求真理之場合時，始一應用之。除此之外，更無他種高尚理由可爲之作辯護。我等祇需最淺顯的明瞭公衆意見在我國進化之過程，即能看出倘社會主義者現用同

等的邏輯，加諸反對者，則社會對反對者之信仰，將發生若何震撼也。

社會主義者主張社會爲增進個人之幸福與自由而存在。惟以凡握有權力可以控制生命中之經濟狀況者，彼在實際上實操有控制整個生命之權力。是以社會主義者主張改造社會，將土地，工業，資本等凡爲羣之安全起見不應由私人操有之經濟工具，均歸入新社會之活動範圍內，原因蓋欲將互助之原則應用於政治與經濟活動上面，而使自由得確定，以至，如康德（Kant）所稱者，每個人都自爲其最終點，而不作他人達其最終點之工具也。進言之，工具與目的不能分作爲二物。社會主義者主張改造整個的社會機體。彼等并因此種改造乃爲推廣人類自由所不可或缺之工具而承認之爲合理。社會組織爲求得個人自由之一個條件，而非與個人自由立於對峙之地位也。

我等現假定以國家，社會，互助，社會進化等概念作中心，則從此中心點發生有種種不同類之旨趣。此中心點蓋如一城市，其四周設有多種參錯之途徑，某路可爲虔誠之香客巡禮所用，某市可爲商人互市所用，某路可供哲學者瀏覽與徜徉所用，惟自不同方向來者，最終皆集中於一個中心

點。試舉一例：社會黨中有獨立的勞動黨，主張假政治途徑以達到其目的；有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或社會主義教會聯合社等，主張用宗教途徑以達到其目的；有科學派社會主義者，主張假生物學或他種科學之途徑以達到其目的。在時間既過，人類對工業之經驗更豐富與更正確之後，先期社會主義者所遺下之觀察與學說，亦加以修正。而局部之進展，又往往引起其他方面之進展。同時方法亦隨之以不同。例如在半世紀之前，革命呼聲震盪全歐洲，是以社會主義者亦染革命之色彩。惟今日歐洲之空氣已改變，故社會主義之革命色彩亦漸褪消。惟社會主義對於社會組織之概念，則至今不變。

茲爲避免誤會起見，請在本書開始之時即聲明社會主義者不以個人爲攻擊之目標。當社會主義者批評資本主義與商業主義之時，彼等並不指斥資本家或商業者之個人，反而視資本家等亦爲現存制度下之受害人，其受害之程度蓋與失業之工人相等。換言之，資本者與一般貧困之勞動階級同承受現存制度之壓迫，雖二階級間所得之結果不同，然其同爲現代社會機體之犧牲物則一也。再社會主義祇推討經濟關係間之進化，而不及於道德之性質。蓋社會問題，固不可脫離個

人問題而單獨立論，然以人爲分隔的單位，與視人爲社會中之羣處份子，顯然係兩件事實也。而社會主義則以人爲社會份子作其立論之起發點。

(註一) 本書爲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叢書中之一種。關於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者尙有 L. T. Hobhouse, "Liberalism," 與 Lord Hugh Cecil, "Conservatism" (譯者)。

第一章 政治的

一 互助

在人類之歷史中，互助至少可以與生存競爭占同等重要之地位。人在族氏與部落之中，每思控制其同伴。爲酋者互相謀害，在王位之前必有多數敵對人爭一日之長，而性的選擇，尤自始卽揀取適者使生存并繼承其血系。惟個人的選擇或競爭，必有社會作其背景。設個人選擇之程度減弱，此非由於族氏中無一個強有力人，而由於全部落之淪滅；不由於羣中出一個霸主，而由於全民族悉體奮發。浪漫的歷史祇紀述少數英雄之事蹟，而科學的歷史則載整個的民族之盛替。蓋歷史中之衝突與運動，只等於羣衆與已成制度之互謀適應，而偉大之歷史人物蓋卽一個能將時勢與其個人之生活調劑同化者也。

我等茲可假設一個亞丹式的世界原始而推演其進化。在最初時期，世界爲一荒蕪之海島，其中有一孤單之男子，與此男子在沙岸上尋出之一二處敵人之腳迹。惟我等謀解釋經濟的，或政治的，或倫理的公例起見，不得不引另一個人與此孤單之男子發生貿易，互市，分工，盟好等關係，蓋此種關係爲人類進步中之原動力也。自羣的接觸發生之後，此男子與其伴侶組織之社會即編枝爲垣，掘土爲溝，并爲全村（非祇爲其個人）之利益而置種種設備。時代既過之後，此新社會再建築保壘，選出頭目——前者之目的在謀保護部落之一切人，後者之目的在爲全民族舉得一大代表，而以其權力爲羣衆權力之集中點。在斯時期，羣中已頒布法律，并爲求全體之福利，安全，與進步起見，強制治下人服從之。此種法律非祇爲少數個人謀得正義。個人之權利觀念蓋在文明更進之後，而才產生也。此後羣再由部落間衝突而產出封建制度。所謂封建制度者，即由一民族之生存受壓迫，或一民族，將壓迫其他民族之生存而形成之互助制度。其中如工作與責任之分清界限；勢力與名位之成爲階級；族人與酋長，或貴族與國王間之關係；奴隸，佃農，采邑領主等經濟制度，——凡此皆不由於個人之意志或先見，而其中自有互助之定律在無形中運用，猶之蜜蜂之房必爲八面體

而不爲立方體也。

個人之權利觀念，直至社會業已確定鞏固之後，方始被承認爲重要。當個人權利未變質爲實際政治之一部份時，其影象祇若彗孛般掃射於歷史之圓空中。而從此乃產生——試以英國史爲言——羅拉特（Lollardy）波爾（John Ball）農人暴動，克郎威爾（Cromwell）時代之獨立黨之極端派，及初期之社會主義運動。惟此種種運動，至多不過爲啓示個人權利之未來的完成之幾個影子，而在當時祇足引起流血與在位者之報復而已。蓋此等運動之意義直至其領袖逝世已久，其主張備受社會之諷刺，并如其他遭同樣不幸命運之尊貴品般被棄置於灰堆及木料室中者數十百年，而方始漸爲社會所了解。夫社會組織之最初原因固爲謀保護全羣之利益。然至社會成立既固定之後，社會即變爲強有力者壓迫其他人類之工具。而壓迫者與受壓迫者間之反抗，遂爲歷史中之兩大勢力也。

二 在羣中之個人

我等若稱社會中受壓迫人之反抗行爲，其發動祇由於彼等對治者階級存敵對心理，此種解釋殊少歷史的根據。蓋壓迫只爲某階級完成其自存之必要功能。此後述之階級必須以橫輓加諸被治者之頸上，其原因蓋在一時代之社會組織，逼使彼等若謀自存，則不得不分清階級，以造成政治及經濟上之不平等，而後彼等可有機會侵佔民衆，以造成其本階級之權力與利益也。雖盡人承認波爾（John Bull）之宗教演講之倫理的價值；然波爾之說不能在亨利王時代實行，猶之耶蘇之登山寶訓不能在現社會應用也。從表面上看，人類在社會或國家中之進步，誠不過爲一部階級戰爭之紀載史。自由乃『逐漸向下推廣』，即參政權由少數上流階級逐漸推廣而至於全民族。蓋在社會進化之初期，國家之權力操之於少數操軍權者之手。惟自爭政權之地點，由戰場移至工廠之後，國家之權力不得不由較多數之人操之。至是社會中之資產與中流階級遂握政柄以自發展其經濟利益。迨後國家更演進爲民治組織。在此時期，國家在無論何種活動中都須與個人合作。而人民遂用政治力量作爲開發經濟（或他種）目的之工具。社會中之一階級人，固可仍恃政治權力以求得權勢，名位，或財富，而民衆對政權則祇有一個目的，即用之以普遍的抬高其生活標準是

也。自緬因 (Maine) 之後，社會視民治爲政制中之一種形式的區別 (form)。此實錯訛。蓋民治乃政制中之一種種類的區別 (kind) 也。自社會的民治主義成立之後，政治才普及於全民族，而社會的自覺才取以前之階級的自覺而代之。

我等必用此種眼光以觀察歷史。始覺人類進化有特殊的意義與興趣。人類進化之起發點爲羣——最初卽家庭。一個孤單的人，其性情近於獸的部份者必較其近於人的部份者爲多——實則動物可被稱爲人時，彼已放棄其孤單性情矣。產生人之羣性不由於思想，而由於本能與習慣。愛與欲在歷史上較理智有更悠遠之淵源。惟羣在成立既久，組織愈臻完備之後，其生命與功能乃發生二重表現：(一) 羣爲保存其生存而產生政府，倫理，宗教，軍備等制度；同時 (二) 羣亦保護羣中之個人。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有時被稱爲個人主義之鼻祖，如柏拉圖 (Plato) 有時被稱爲社會主義之鼻祖——曾曰：『建設國家既使生命有存在之可能，則國家之存在乃使生命可以進善』 (政治論，五面)。上述之二種功能，在歷史中時時可以看出。有時彼等互相依輔以爲用，而有時則背道以分馳。在印度之原人部落中，及法國大革命前某部份農村中，羣的生活曾達到

充分發展之程度。印度之卡斯脫控制個人，使後者之生活完全潛伏於社會威權之下。蓋在卡斯脫下之個人，出胎之後，即由社會爲之支配其地位。木工之子永爲木工，髮匠之子永爲髮匠，彼等不得爲獨立的與有個性的工作，而祇爲村落生產機關中之一個部分，其功用若人身之肢骸然，祇在使全部謀得滋養料也。此等勞働者，並不受工資，而祇在村落之公產中分得一部分。惟現代大城市則恰與卡斯脫相反。蓋大城市之中，個人除去其經濟地位爲彼劃出之某種範圍，及對某種帶社會性的法律須服從外，可以自由來去，並可以依據其本人之意志而接受工作或不接受工作也。

在此兩個極端之間，社會與個人之關係尚有種種等差。我等用此等等差，可以覘歷史的進化。世界有史以來，也許無一國之法律或習尚能調劑個人生活與團體生活較以色列人 (Israelites) 更有成效。以色列人爲上帝選擇之民族。惟其宗教則兼具有民族的與個人的二重性質。猶太人之個人，從未如印度人般湮沒於其團體之中。彼始終保留其個性。我等在摩西之律法 (Mosaic code) 及此律法之擴大之應用中，可以尋出猶太人防止奴隸與貧困等所用之保障。例如奴隸每七年解放一次；當舖中典押之衣服，日終必須交還於物之原主；公田七年休耕一年，俾地之營養料不至枯

竭；人民之土地權亦受法律與宗教等保護。惟今之學者則稱猶太人此種律文雖與近代之社會立法性質相似，惟在當時未曾見之實施。雖然，即使考據家之說確實，而紙面的空文亦已足表示出猶太宗教領袖之正義與經濟理想。在猶太國富漸充裕之後，社會中亦發現富有者與貧困者兩階級之對峙現象。而以前之制度，受到搖動。我等讀當時先知之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對當世階級之反抗，及彼等見猶太古代之宗教政治因受新經濟組織所損壞而表示憤懣。彼等責斥富有者收買土地者，貸款以權子母者。其措詞之嚴厲，以我等現代眼光視之，幾乎近於獷悍。從此可見古代以色列人調劑社會權利與個人權利，及用道德裁制以控制經濟處置等各種制度，在資本文明肇始後即歸消滅，猶之印度之村落生活，自與西方之經濟制度接觸後，即歸凌替也。今日反對以色列制度者，遂假此稱古代猶太之社會組織，萬不能與現代之西方文明相頡頏。惟社會主義者之答覆則不然。據社會主義者之意，以色列人之組織，雖不足抵抗其時代之壓力，然其精神的與道德的特殊點將永為人類理想之目標，猶太制度之精粹不特遲早有在社會中發表與證實之機會，而再將改變世界以前對彼所下之壓力，而使之變為造新機會之大助力也。社會主義者與其他學者之見解所以不

同者，在前者用歷史的精神去讀歷史也。

三 法國革命

在歐羅巴歷史中，個人用武力要求其應享權利，因起而反對壓迫的與陳腐的社會組織，以造成現代之文明者，法國革命實爲其最重要關點。在法國革命之時，封建制度已陳朽。而國家之交戰組織，激進其保護下之新社會活動，并改更其品性。社會在斯時期，需要一種新的組織以適應生存。法國革命不祇影響法國一國。而法蘭西祇偶然的爲此新生命求具體表現之政治舞臺。蓋在法國革命之前，已有宗教改革，其使命在拯援個人脫離教權之壓迫。在宗教改革之前，又已有文藝復興運動，其使命在促進西方之智識者用無遮蔽的眼光以觀察赤裸裸的世界。以宗教改革而論，此運動雖祇增進個人自由至某限度，然亦有其連帶的政治性質。蓋理智之一點光明，既經耀出之後，其他活動不得不連帶的產生效果。路德 (Luther) 在瓦姆斯會議 (Diet of Worms) 中被控爲社會暴動之贊助人，而喀爾斯大得 (Carlstadt) 與蒙榮 (Münzer) 等則指摘路氏之革命爲不

徹底。在閔斯德 (Münster) 地方，霜鋒與『聖道』 ("The Word") 之力並用而天國之基始得奠定。卽以我國論，在清教徒時代，宗教改革亦憑武力以底於成功。此可見民族主義與宗教改革都淵源於一個泉頭也。雖然，新釀之酒——卽社會中發現之新精神——直至二百五十年後法國革命開始時，始將其陳儲之舊器爆裂。若宗教改革，發見新大陸，增設交通路線，推廣商務，發展自然科學，及社會中產生富有之新的商人階級，凡此皆爲造成爆裂之遠因。惟法蘭西祇以其國內之情勢特殊，故舊制度獨被推翻至最完全與最慘酷之程度耳。

法國革命爲發揚其所立之『人生而自由平等』之抽象的目標起見，將舊社會之有機的組織完全拆毀。歐羅巴在法國革命之前，已發生過無數戰爭。民衆任意由當代之軍人與外交家宰割。蓋至經過若干時代之後，而各民族始得劃定與其自然發展適合之疆界與組合。歐洲受戰爭之打擊，需一世紀之久而始克恢復其元氣。而是時法蘭西已用血與鐵以洗除及打破一切舊社會之組織矣。

大不列顛之政潮不受劇烈衝擊，故我等追躡其改制之進化時，可以尋出一貫的線索。蓋在英

國內，凡『自由與平等』者，俱爲具有資產之中流階級。是階級中之富有者，往往——而尤其在十八世紀——用其財富以作賄賂。『從農村社會之士紳手中買得政權，爲當時政治貪污——後此貪污衍及於英國全部議會政制——之最重要原因。』（勒啓 Lecky, 『十八世紀英國史』卷一，二〇二面。）惟自一八三二年中流社會之富有者獲得參政權之後，當國者即以誠實處理國事。是時彼等之宗教信仰，已爲國家承認，故其唯一注目點乃爲保存與擴張其經濟利益。彼等不需要社會性質的立法案，而祇需國家組織海陸軍以保護其較大的利益，組織警察以保護其較小的利益。而其他社會事務，彼等可一概放任之不問，蓋彼等之資產既已確定，則他種自由，可不由國家而悉由彼等自己取得之。設商場之市面好，利息高，以至彼等之銀行存款簿中時時見有盈餘者，則其願已鑿足。進言之，在此情況之下，英國中流社會祇要求國家解除一切的社會束縛，而使彼等盡『可以以本人作爲目的』是也。此爲自由黨主義時期 (Liberal epoch)，即當國者因控制國內之經濟勢力而獲得其本人之自由之時期。政治的個人主義，與智識的個人主義在此時期，得到器械的組織，而尙未得到機能的組織。商務擴張，財富加添，商務的大帝國成立，科學發明，生產工具完

備，資本集中，及政治的民治主義增長，皆此時期之特點也。法國革命並不揭發民治主義爲目標。盧騷（Rousseau）之民權論，設有種種重要限制。蓋民衆祇偶然的在某種感情衝動時才有行使政權之機會。美國憲法起草人之限制民治，與其宣揚民治，曾費同等苦心。至在我國，則一八三二年之國會改組法案，從未——至少指議會中該法案之發起人而說——志於民治，并從未存以此法案作爲民治發動之初步之先意。發起此法案者爲貴族，其內容在一時期中亦切合貴族之政制。惟無論近代民治之肇原如何，而民治之嫩芽已在斯時期中萌芽，此則無可諱言也。蓋起草法案之人，其動機本在爲其本身謀利益，而庸詎知其所得之結果，適與其預期者相反。人各爲其本身利益而動作，而自然律却於無形中完成其整個社會進化之使命。是以自由主義爲輝格主義（Whiggism）之產兒；而民治主義則又爲改良派的貴族主義之產兒。考其致此之由，則曰，社會組織，原以全體之福利爲目的。故其意志至終必當由民衆直接假多數黨以組織政府而發表之。蓋社會中之唯一主權主體者，乃民衆也。

四 個人主義的一世紀

人稱在英國的十九世紀曰個人主義的世紀。英社會之趨向尤其在一八二五至一八七五年之間，側重於絕端的元子式的或器械式的個人主義。個人假社會的整個機體，作爲發表其自由之傳介體。進步之擺錘，蓋自桎梏式的封建組織，一蕩而至於近乎無政府主義之放任時期矣。

惟社會主義之活動，卽在是時期中，依舊仍在，迨至是世紀末葉而分外有力量。例如國家立保護孩提之法案、立保護女子與青年男子之法案、興設教育、立雇主賠償金、工人津貼費等以科「自由」之雇主以應負之責任，規定工作之時間與待遇，制定關於住房建築與公衆衛生等立法案是也。同時大城市之中，亦將自來水、煤汽、電車、工人住宅、廠房等由公家收辦。同時再設圖書館、博物院、美術院、音樂會、遊藝場等，特爲一般若無公家代爲設置則永不受美術培養者之居民等添造機會。蓋卽在個人主義達極頂之時，而人爲社會動物，及藉互助以促進個人之自由與進步等觀念，仍具體化爲事實。

十九世紀之個人主義，實不過爲中古封建制度之一種反動。個人主義不能獨自存在。蓋若不受有限制，則將造成可怕的損害，十九世紀初期之工廠生活已予我等以佐證矣。我等現在蓋已至整理歷史遺予我等之經驗之時期。此等經驗不祇爲另一個政策之幾個例外。而爲大政策中一部份。我等今皆承認個人主義（註一）如求得維持與進展，則必依恃有組織與有力量的國家爲之主動。而此國家者，又必當享有產業，具教育與管理個人之能力，能保障個人之自由，使彼免去一切與彼利益衝突之經濟活動，并支配個人間之一切合作的措置，而使加入此種合作運動之個人皆能自由的增進其稟賦至最高度。我等今日謀羣的合作，可不回返至封建或部落時代。蓋如社會主義必須待人類回返至封建或部落時期而後實現，則世人可無庸討論我等之建議。換言之，卡斯脫，或靜態的階級潛伏時期，現已成爲歷史之陳蹟。而代之而興者，則爲平等的個人，即康德所謂各個有權以自視其本身爲目的之主體。社會爲此新觀念之個人，應設有相當的組織，以人皆爲羣性的，而非爲孤獨性的動物，彼實具有社會性與個性的兩種人格也。法國革命，與法國革命連帶之人類之進步現已給我等以新工作，即調和個人權利與社會活動，個人自由與社會組織，民治主義與政治

分工是也。

在斯歷史的轉關點中社會主義產生。其使命即在完成上述之調和工作也。

(註一)余雅不願用此名詞，以其意義有至多地方足以引人誤會。當我等用此詞以作「社會主義」之相對詞時，其義蓋係指機械式的，或無政府的個人主義。惟以廣義的說，社會主義即為個人主義，以個人惟在社會主義之治下始獲得自由也。雖然，茲為便利起見，仍沿一般人之籠統的用法而以「個人主義」作「社會主義」之相對名詞。蓋在此字之外，無另一個名詞可適合余所欲達之意也。

第二章 經濟的與工業的

人有稱社會主義者之所以主張經濟改革者，其目的乃在謀減少貧困數目。夫此說祇說著社會主義之一部份目的。惟社會中有貧富兩極端之對峙，此亦使社會主義之宣傳工作成功之一個重要原因也。

一 現代

貧富不均之現象，在任何城市中都可看出。現代之商務國家，更在此幅圖畫上加上工細的點綴。爲現代作辯護者往往作許多解釋，彼等有時稱致此之原因，個人應負有責任，有時更設詞以證現存之現象已較以往有進步者。馬羅克君（Mallock）揣度近來一般家庭之歲入已頗殷實，而更有上進之趨勢。夫若家庭之歲入不指『支撐門戶人』一人之所得而言，則用此種統計以表示

進步，理由已極薄弱。惟我等即接受此種統計法，并進一步而接受一般爲科學統計法所不用的寬限之數字，然馬羅克君仍承認現有三五〇〇〇〇戶，其丁口總數爲一、七五〇、〇〇〇者，其每戶之歲入祇三十鎊——平均一人每星期得二先令三辨士以支付其衣食起居等一切費用。此外有一、二〇〇、〇〇〇人之家庭，其歲入爲九十四鎊。在上述數目之內，馬羅克君納入離家外出充傭役人之入款。我等若將後者之所得數除去，則平均每戶歲入七十一鎊，即每人一星期得六先令。夫以此全家庭歲入之數，供一個人一年之耗用，尙嫌不敷，今以之支持全家生活，則所缺滋多。蓋此數不敷作儲款以預備將來疾病或失業時之用，亦不敷付合式的居處之租金，至支給一切能抬高生命之價值之費用，若正當的娛樂與奢侈品等，更無論已。馬羅克君爲貧富不均作辯護，故我等對彼所舉之數字，當審慎接受之。然即以馬氏所舉者而論，仍不足推翻社會已確定之定案，即我國有多數人之入款，不夠應付其肉身的需要，而貧困之起由，並不原於人民之不經濟的消耗，而原於進款過少也。

我等現已幸有較馬羅克君更具科學價值之統計出世。蒲士 (Booth) 與郎脫賈 (Rowntree)

兩君之調查結果，一般人已通曉，故無庸介紹。據蒲士君之調查，在倫敦西與北兩部分之住民中，每星期入款不超出一金鎊者占百分之三五·二〇。郎忒黎君稱約克（York）居民之百分之三十均『生息於貧困狀態中』。西阿謨（West Ham）之調查者稱當地居民中，因男子工作之入款已敷家用，故婦女無需離家謀工作者祇占百分之極小數。此結語又可以丹梯（Dunlee）與挪利支（Norwich）之調查證實之。在上述數種報告之外尚有他用他種方法調查，而其數字之正確可無需懷疑者多種。例如救世軍委員卡得門（Cathman）稱其所屬之不幸者之中，因商業不景氣而墮落者，占百分之五五·八，患病無接濟而墮落者占百分之二一·六是也。

工業國之社會中，都發見上列之事實。其中大多數民衆皆被迫而接受低微之工資。其收入既不敷身體營養得當，而遇疾病或失業時，又無接濟也。

我等現可從另一方面尋出事實以作我等之證佐。約克郡（Yorkshire）羊毛廠工人之工資，自一八七一年之後，祇有至低微之增加。而在其他大商埠如布刺德佛德（Bradford）黎芝（Leeds），巴特力（Batter），雕茲柏立（Dewsbury）等，則自一八七四年後，工資反見低減。伍德

君 (Wood) 稱下述數種工業之工資，自一八五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間未見加增，即窩靈吞 (Warrington)，諾定昂 (Nottingham)，倫敦，北明翰 (Birmingham) 等地之鑄鐵業；烏爾味罕普吞 (Wolverhampton) 之工程師；哈德茲飛德 (Huddersfield) 曼撒斯德 (Manchester) 勒定 (Reading) 等處之排字人；蘇格蘭南部之水泥匠，漆工，塋工，石匠，與箍桶人；赫爾 (Hull) 之船塢工人是也。我等再翻閱商務委員會之每年報告，則各大工業（農人，水手，鐵路工人例外）在一九〇九年年底所付之每星期工資較一九〇〇年減少一〇〇〇、〇〇〇磅。一九一〇年祇較一九〇九年加增一四、〇〇〇磅。於此可見現在（一九一〇年）工人所得之每星期進款，仍較一九〇〇年減少八〇、〇〇〇磅強也。

調查我國社會狀況之任何可靠的報告，都證明國內現存有可驚的貧困人數，並證明此等貧困人在污穢的與受凌虐的情形下所受之更可驚的生存奮鬥。我國現有半數以上之國民，方將其生命的全部力量消耗於求麵包牛油以充饑餓，或求一椽一瓦以蔽風雨之一條路上。而此種簡單的生存競爭，彼等尚不能操成功之左券也。

有稱貧乏乃由於貧困人自己造成者。此說有失當之處。蓋酗酒誠足使人墮落，浪費誠足使人之後半生受累，然不節制嗜欲——茲特揀一般人所討論之貧困之最普遍原因作舉例——不爲社會貧乏之主要原因。何以言之？不節制之弊害，祇及於不節制者之個人，而造成社會之貧困，則另有失業等多種原因。節儉之人，在斯場合，其美品性至多足使彼在難關中不至完全無恃，而其受波及則一也。今人稱無論貧富若將每個辨士都存儲在口袋之中，則遇到經濟不景氣時，可假儲蓄銀行作靠山，猶之在雨天行路時，人人頭上有一柄傘也。惟此說亦祇一部分正確。蓋今日我國勞動界中之多數人，其可以實行之最上儲蓄法，惟在使其入款夠消耗於彼等之個人及家庭有用之一途，蓋其所入過小，不能再提出餘款以作儲蓄之用，一般勞動者現視節儉，卽儲蓄，爲可憎，原因卽在彼等卽不儲蓄，然亦不敷開支一切能使其人格增高之費用也。彼輩若儲款於銀行，此實不曾提去其應爲本人謀發展之資本，而自願使其身體，而尤其使彼之智識，不獲營養。是以每星期收入三十先令之勞動者之家庭，其最好儲蓄法不爲吝惜的將款納入銀行，而在使用得當。雖然，得當的使用固可加增其勞動之生產率，但仍不能阻止失業或疾病等意外。在後述之情狀發生時，以前不節省者，

誠首蒙其損害，以彼已損失魄力與技巧，故不能振作，而祇得顯露其全身以迎受厄運之風潮之擊盪。惟節省者遇斯遭際，則卽不加入市街上失業人之遊行隊伍中，而亦祇得悽悽栖伏於爐冷室空之白屋下。造成貧困之原因，屬諸社會之全體組織。而個人之行爲，則祇決定受貧困影響者所感痛苦之程度而已。

貧困之社會的原因與個人的原因，其相互影響至爲複雜，不易設置統計。惟對此問題，某幾個權威者亦已予我等以相當之資料。卡德門稱入救世軍中因酗酒與賭博而致破產者占百分之二六·六。巴黎之約克調查，未將因賭博與酗酒而破產者之數字定出。其二〇、〇〇〇貧困者中之一三、〇〇〇人，墮落係由於賭博酗酒與治家不經濟三種原因。蒲士在調查某數日之家庭後，指出因個人習慣惡劣而墮落爲貧困者占A B兩類中百分之一四，C D兩類中百分之一三。而因『職業狀況』以致貧困者則在A B類中占百分之五五，在C D類中占到百分之六八。夫余非願將個人原因有意減輕者。設世真有故意減少酗酒之爲害者，則余必將爲其最後之一人。惟酗酒之害處，亦當認識其正確之比例。社會主義者，在無論何國中實際上均已與酗酒作敵抗。本問題更在司徒

嘉德之社會黨國際會議中，特別題出討論。雖然，我等茲應注意者，則爲今日之社會壓力，方逼迫人民出於酗酒以造成其貧困之一途。舊約之先知曰：「處世者盍飲酒以忘爾之貧困與苦痛乎？」今日之社會情形，蓋亦若是。

我等上章中曾述民治國家之歷史的沿革。本章請述產生貧困與求解決貧困之社會主義之另一個機體，即現代之工業國家。

二 反抗貧困之騷動

個人昔因要求自由而把封建社會推倒，今因見社會中貧困階級普遍而反對現存的經濟制度，結果有時爲暴動，有時爲倡立烏托邦等夢想計劃，蓋皆不滿社會現狀而發生之反抗行動也。在佃奴時代，貧困爲薩夫(Servant)應得之酬報。薩夫之處境雖奇窘而仍能耐受之。其居處有牀有食有衣服，而此外彼亦不敢奢求也。惟是時代之經濟狀態，今日已成過去。今日市與市，或國與國之間，商務勃興。工商業之盈餘，都入少數銀行家，廠主，或大商人之手。昔日農業區域之貴族階級，現代亦漸

歸淘汰，蓋社會自政治與經濟組織更新後，又產一新的大資產階級也。在新時代中，昔日鄉紳與其畝畝旁小屋中居住之佃戶間之關係亦漸歸消滅。蓋今日地主可用新法以產出較昔時更大之盈餘。某經濟學者稱現代農業微特可支持生活而更可獲得盈餘，蓋知言也。抑有進者，天下在承平既久之後，貴族爲保存其體面起見，往往流入於奢侈，而用肩徽以表出其威權與身分。夫凡此皆需錢。設彼等仍固守舊有之經濟關係，則所入至微，而於是乃不得不利用新方法以使其土地能增加較前更豐厚之收入。蓋今日之地主階級，表面上雖仍維持昔日封建時期之舊觀，而實際上已拋棄其原有之社會關係，而採用資本主義之新的謀利方法矣。

英國第一次貧民暴動，起因於饑饉與教士之宣傳。當愛德華特三世窮極侈泰之時，疫癘之影已自東歐而漸入於大陸西部。至一三四年年底而侵入英國。民衆罹疫而死者占全國之半數。田疇家畜因之而荒蕪與罹病而死者亦不計。社會生存至是遂根本搖動。迨此恐怖過後，社會發生反動。當天災未發生之時，英之勞動者已被逼而遺失其土地，家產，與保護人而流落以尋求工作。惟在天災既過之後，勞動者忽覺其地位特殊，蓋社會需要彼之勞力，彼可不如以前之難尋雇主也。勞動

者乃自抬高其備資。當時之人，見彼傲岸怠惰，因名之曰『倔強的叫乞人。』雖然，英之勞動者不能永享有此特殊之經濟地位。國會之勞工法制，不久即逼令彼回復其以前之受制的與卑屈的狀況，彼因政治上無力量，故經濟上雖占優勢而仍歸失敗。於是社會又呈不安之象。社會各方面之不平，如在炎熾之上加以燃料。工人等回憶彼等以前所受長時期之苦楚，如誠懇的農人 (Pious Plowman) 之長詩中所述者，不覺油然而生反抗之心，而農人暴動，亦因緣以發生。

一百五十年之後，在亨利八世當國時代，英社會產生與上述者同樣之情勢。在後述之時期中，國家已將教會產業充公，故社會更無偉大的濟貧機關。然教會對當時社會之不正義所下之批評，其嚴厲仍無殊昔日農民暴動之時。蓋在亨利八世時，農工雖已獲得自由，然其結果乃在社會逼使受解放者忍饑蹣跚於官道之旁。蓋彼已失去可靠之進款。大段土地已圈作豕羊之用。可耕之地已減少。十六世紀人民上英王與國會之請求書載曰：在牛津郡中『祇剩鋤四十柄。每鋤須供六人之用。全郡中除絛羊外無他物。然郡中二百四十人又需工作以維持其生活者。在斯情境之下，受逼而出於行乞者某某，冒險而為盜賊者某某。』當時經濟改革之偉大，蓋與日後之工業革命相埒。在此

時期，「財富不用以維持生活，而自成爲目的。狡黠者更藉之以作造成其政治勢力之工具。」商務主義之精神，蓋在英國結得深固之根蒂。例如地主伸其勢力於彼所有之任何一畝地，以盡力收徵最高價之租費。商店雇主，設種種阻礙以限制求雇之職工，而同時用孩提以代替成年工人，俾工資既輕，則其銀行之存款帳中可見盈餘而無虧短。在斯時期，地租金加增，工資減少，歷來勞動者享有之利益取消。謨耳爵士 (Sir Thomas More) 在其烏托邦之引言中描敘當時人民之實在狀況。爵士稱社會之富有者侍從如雲，而遇貧病老弱者造其門以求助時，則阻止而不納，蓋彼不能在同時間餒養不事事之僮僕與貧困者兩派人也。而社會中之盜劫事件，因之疊出不斷。蓋無產者既無被雇之機會，則與其坐待餓斃，則毋寧出於走險之一途。謨耳並譏笑當時人所稱大部貧人已受編爲軍隊之說。其論調與現代眼光頗有吻合之處。其中尤可注意者，則爲作者批評圈田制，即當世人感到之最大困苦。謨耳曰：「君等之緜羊，向來和柔馴善，食量微小。而今據余之所聞見者，則已變爲饕餮不馴之怪物。彼等已囫圇吞咽生人。而整個的田地，房屋，城池，亦皆爲君等之緜羊所毀壞與吞咽。試觀國內最優與最高價格之羊毛出產地，其中貴族，仕紳，或甚至禮拜寺之住持等聖潔人，何

一甘謹守其列祖會收之土地年租金而知足者？何一滿意於彼等已享受之安舒與快樂者？何一不爲貪求更大之利息，而廣圈可耕之土地，以至社會擾攘不息者？世人圈土地作豕羊之用，以至拆毀住房，破毀城市，而使國內幾個禮拜堂，嶄然爲彼等豕羊之所外，其他更無一長物。』雖然，當時羊數雖增加，而在事實上並未將羊毛或羊肉之價格減下。蓋『所得之款幾悉數入於富人之腰袋中也。』再當世因連國外之羊入口，其得利可較在英本地自殖者豐厚，故英人爭買國外之羊蓄養。而此又爲減少農村居民，與剝削工人工作之另一原因。結果當時社會，因『少數人之誅求無厭，至將英國人幸福所依籍與表現之最大德行去除。』謨耳所稱之德行，蓋指英人歷來款客之盛意。其意即謂在新時勢之下，貧困者無餘力以作東道，而富有者則奢侈逾分，反失殷勤之至意也。

上述之變動開始英國貧困史中一新局面。是即曰：有土地者從此不再爲社會負擔供養一部分人民之責任。彼等以勞動者作爲謀獲盈餘之工具，有用時雇用之，無用時擯斥之，一任其於官道邊凍餓以死也。

英國在黑死（指一三九九年之英國大疫）與謨耳之前，其城市中已感到失業之呼籲，此間

題並曾受國會之討論。在謨耳之時，社會更有一普遍之恐慌，其性質與今日之恐慌相似，即國外之勞動者將入境以代英工人之位置。以此倫敦發生又與今日之情狀相似之騷亂，即歷史中之五月暴動是也。

雖然，在英國產生社會主義之前，其社會尚須經過另一個大變動。即英國尚須先經過工業革命，以世界爲其工業品之銷貨場或原料地。自然界之勢力須先被控制作生產之用。機器須先代替手工作。國內人民須先聚集至城市中，而將其工作悉受大工廠之分配。資本須先集中。大工業制度須先成立。蓋必若是而後人始視社會主義爲一種新希望與切實用之指導力也。

三 資本主義之勃興

工業革命之意義。係指工業界因用機器而產生工廠及分工制度，以至引起工業上之大變動。在工業革命之前，社會中也有鉅富人。惟彼等均屬商界或金融業，而從不爲製造業者。在工業革命初起之時，製造業者之生活，以普通而論，與尋常勞動者無異，不過其入款較豐厚而已。惟爾後製造

業者之財富日益加增，其身分與理想卻離去其原有之階級，而自成爲一特殊階級。國內舊有之貴族，亦開門迎納此新產生之製造業階級，蓋貴族所需要者爲財富。而在阿美利加之墾荒人，投機人，或金融業人，都可爲貴族供應其需要也。當微賤之人暴發之後，彼等更利用金錢以買到爵銜。在表面上，貴族雖以血系作標榜，而實際上則錢財已爲世家門第之奠基石也。以此工業革命遂在社會上樹立以錢作基礎之新習尚與新名位，使有金錢之人，用其資財以作自利之企圖，將財富脫卸其社會責任，而祇爲少數人私人之享得，因此分社會貧富兩個階級，其中分子各自有其獨立的生活，而階級間幾無相互接觸之機會。在斯時期，我等祇可見工人麇集之下等居留地，及上流階級之濟貧工作，或自負爲工人保護人者之干涉行動。至以前茅舍朱門間之個人交際，已被大工廠制度與城居生活所掃蕩無遺。而社會之鞏固性與公衆精神公衆責任亦均以此受摧損。夫在斯而求得不使財富作爲個人自利之工具之保障，亦寔寔乎難矣。抑有進者，自貧富間之聯絡日趨於薄弱之後，有錢階級之勢力增進有如距蹤。我等對之，不得不加以考察。蓋此亦爲社會主義進化中之一重要關鍵也。

在我國歷史之中。資本與勞工雖在至早時期，已起有衝突，然雇主在中古時從未將工資減低至競爭之邊線。蓋直至十八世紀將近終了時，資本與勞動階級才分峙為兩個對體也。在後述之時期，做零碎工作之工人（*Journeyman*）被淘汰，而勞動界中之殷實部分，其地位在昔日日本可有自作雇主之機會者，亦被剷除。同時機器發明之後，經商者需雄厚之資本。與銷貨之尾閘，其劇烈競爭遂造成偉大的與複雜的新貿易組織。而工廠採分工制後，工人之技能與謀生機會亦隨之以減少。資本與勞動之分立，至此遂立出明晰之界限，而具有永久性質。當昔日用人力推動之織布機與紡紗機盛行時代，社會固亦有貧窮，孩工及其他社會問題發見，然產生此等問題之狀況，尙不嚴酷，或對工人之生活上遺有長久與可怖之黑影如今日者也。

我等述經濟階級分立之沿革，不得不先述基爾特（*Guild*）制。基爾特本為中古的商業組合，其發動點由於宗教受感情而後再獲有某種政治勢力。自資本與勞動逐漸分離之後，商人基爾特（基爾特之最初一種）首受手藝工人之反對。手藝工人初占優勢。惟自資本階級，與祇有技巧而無資財之勞動階級，既生有深切之裂痕，基爾特遂恢復其舊有之勢力，而重行壓迫獨立之勞工。後

手藝人亦組織基爾特。入其會社者首須學習手藝 (craft or mystery) 至一定之期限。會社管理各樣行業，以謀其會員之利益。惟此種會社各有其進化之歷程。蓋其設立乃求適應社會之需要。而迨目的達到之後，則往往濫用職權而因之以漸入於衰替。手藝人基爾特不自成爲例外。換言之，手藝人基爾特在成立稍久之後，亦變成爲一個閉關的團體，其職務專在謀獲專利權——與今日之資本主義如出一轍，雖其方法有不同之處。在自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中葉之二百年中，手藝人基爾特之勢力頻升頻降。而社會在此時期，則已另產生以備保爲生之新階級。後述之勞動者無權利人，手藝人具有特殊利益之組織內。此新產之階級者無錢財，無土地，并須貸得資本以自謀工作。當世之基爾特對之皆採干涉態度。其干涉之用意，蓋欲阻止此新階級與之競爭。而以加增入會費作爲排斥之利器。在十四世紀之末造，作碎工之工人，自承認其地位不能與當代其他基爾特同化，彼等因之自立會社。惟在十六世紀之中葉，基爾特制已傾毀。而其以前享有之立法權，至是由國會代操之。惟一般無地無產之被傭工人，其數目日見增加。彼等乃在工廠與城市等發達時組織變相之基爾特而名之曰工會。

彼等際此，不再存工業發達可以增善其地位之妄想。蓋雇主等雖向社會之上層進展。而做工者不得不守『生爲工人，死爲工人』之成語。作其一生事業之中心思想也。

在工業革命之前，具有資本之製造業階級並不爲富有者。彼時之工業大都爲家庭的。手藝人自備其工作之器械，如今日本匠自備其錐鋸然。蓋直至一八一二年，在棉花製造業中，汽力織布機與手動織布機之競爭始見劇烈。然在一八三四年，汽力織布機之工人，尙祇有七三人，而是時則有手動織布機之工人八〇〇〇人。羊毛織品與竹布等之製造業，在一八四〇年之前汽力織布機尙不通行。紡紗業用機器與設工廠較早。一八三三年曼撒斯特有大紡紗廠三處，每廠雇工人約一四〇〇人；較小者八處，每廠雇工人自五〇〇至九〇〇人；更小者八處，每廠雇工人三〇〇至五〇〇人；最下者十七處，每廠雇工人自一〇〇至三〇〇人。安德魯（Andrew）在其『鄂爾得亨小乘』（*Annals of Oldham*）中紀一八〇九年其叔父在自辦之梳刷羊毛廠中購置用汽力引擎之機器一座（當時汽力由總廠出租於小廠主，如今日設斐爾德（Sheffield）汽力出租於造刀工廠中之刀架主人然），惟迨彼購置第二座時，全市皆大驚失色矣。

馬沙爾教授 (Prof. Marshall) 比較昔時與今代之工械與工資之相互的價值，以說明昔時工廠少用機器之理由。昔時紡織工所用之器械，其價值祇及於彼之數個月之工資之總數。惟現代的織工廠，每個工人，無論男子，或女子，或小孩所備之機器，其價值約二〇〇磅。現代一輪船之材料費約等於造此船之工人之十年的工金。現代鐵路工人所用之機器，其價值合於彼等二十年工資之總和。麥克樂 (McCulloch) 在一八四五年計算當時設備完備之棉織廠之產業，其資本約合到廠中所雇工人之二年的工資，而馬沙爾則今計算之為為五年矣。

此種改革遂引我等入一新時期。

四 資本主義之成就

資本之數目既加增，釀資之方法遂發生重大變革。在往時之工業界中，資本為使用資本者之一人所享有。在彼時凡有雇人之力者均為資本家。惟今日則盡人知如米特蘭鐵路公司 (Midland Railway) 或阿姆斯忒郎惠特威斯機器公司 (Armstrong, Whitworth & Co.) 等偉大

企業，決不能爲一個人之財力所單獨創辦，而必當集合多數資本家之財力，始能舉辦。今世之有限合股公司即由此產生，而資本進化遂經過又一層階級。

有限合股公司之組織法，現已爲一般人所通曉。簡言之，其資本用股份票集合，而由董事會，或更普通的由總經理管理之。資本者對於公司之事業在實際上不能管理。雖股東會議時見召集，然除許多股東從不蒞會外，在場之股東亦對公司祇表示感激或不滿而已。蓋祇遇公司危急之時，董事會始根據章程給予之權力而行使絕對之職權也。

職此，工業資本集中之一個結束遂爲取消以前之單個的與負責任的資本家，而另產生代表無數資本家之間接的代理人。今日所稱之『工業資本家』蓋並不指一個出資本之個人，而指另一個爲他人之資本作代理者而說。換言之，資本家本人不經營商業，而祇在金融上活動。即今日已由私人之資本主義進而爲非私人的資本主義之時代，已由資本者本人而爲資本者代理人管理工業之時代。此新變動亦即爲社會主義所以發生之一個重要原因。

我等現須辨清普通人對此新變動所存之一個誤解，一般人稱在合股公司之中，盈餘與利息

可不如以前之只由一小部分資本者接取，而可遍布至於更廣大的範圍，因之國家之財富可得到更美滿之配佈。例如年高之太太們可將其微薄之儲蓄存入某建築企業而獲有利息；傳道人可將其些微之收入存入於釀酒公司而享得盈餘；公司之寫字可買橡皮公司等投機事業之股票而坐獲厚利。雖然，在事業上能享得新資本制度之利益者，實遠較紙面上登載者爲少。蓋現代公司之股東題名錄雖冗長，然其中有至多名字係重複，而迄今尙無人將之刪去，我等以此不能獲得國內投資人究有多少之真相也。以余個人所知者而論，投資人之確數實遠較公司發表之股東名單上所刊者爲少。投資者現已自成爲金融界中之一個階級，其中少數人握有大批股分票，而再雜糅以許多不重要的普通與中有的資產階級。

不寧唯此，現有之一切官式的或其他可靠的報告，都已證實下述之現象。即在社會之最高端，財富日見加增；其中段者之經濟狀況稍見改善，而在又一端則人民之生計非停滯不進，即日轉趨於貧困。在一九〇三——四年度前之五個年度中，全英國納稅之遺產額總數得二七六、〇〇〇、〇〇〇鎊。在此數之中，遺產不到一〇〇〇鎊者祇一七、〇〇〇人。一九〇九——一〇年度之納

稅遺產額爲二八三、六六〇、〇〇〇鎊。其中超出二十五萬鎊之遺產有七十一人。其總數得五九、一六〇、〇〇〇鎊。在長時期間，上等工人與中流階級之下層民衆，其生計狀況誠有改善之可能。惟此種改善之進行線仍升降不定，以社會有失業與商務凋零之時，而生活程度亦日見增高也。在今日，即一九一〇年之年底，一般中流社會之狀況仍未較本世紀開始時有改進現象。而輓近之十年中，某種工資已減少，某種物價已增高，至地租則始終升漲，馴至工人之處境較昔時已窘困得多。我等再若以現代勞工之組合，與資本之組合作比較，則前者之力量已漸趨軟弱，而勞工爲謀抬高其地位而施用於資本者之上壓力，已較往日少效率也。

我等同時不應遺忘在合股公司之中，資本隨盈餘而俱增，因之而一切工業的改善皆受資本之治化，而勞工在國富增進時，謀得到其努力之應得的報酬，愈難見有效果。我等舉任何獲贏利之合股公司，皆可作上說之佐證。茲假設某公司初定之資本額爲二〇、〇〇〇鎊，拆息一分。在昔時雇主資本時代，上述一分拆息中之某部分可歸作增加工資之用。惟在合股公司之下，資本者有時竟可倍其買價以出賣其股票。以此公司實收之款，雖祇二〇、〇〇〇鎊，而實在負擔則增至四

〇、〇〇〇磅。拆息名爲一分，而實際則祇得五厘。其餘剩額蓋已悉數轉化爲資本。惟此項盈餘，並不爲發展公司之用，亦不作增加雇員工資之資。蓋迅速之資本化運動已如海棉般吸收盡企業之生命精液矣。我等若研究任何合股公司對其股票市價所發之實在拆息，即可知上說之不謬，即今日一般公司所付出之實在拆息，大概祇合得其股票市價之百分之四也。

逾分的資本化爲現代資本主義之一個直接的結果。據一般的計算，美國鐵路之浮額資本約超出實在價值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二百。製糖公司 (Refining Company) 約占實在價值之三倍或四倍，製氈布公司 (Felt Company) 約占十倍，製鋼線公司 (Steel & Wire Company) 約占三倍，美孚火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mpany) 約占六倍。我國歷來採用自由貿易，是以大公司之浮額資本，不若美國之劇進。惟鐵路，輪船組合，大商鋪，及某幾個製造業托辣斯脫所負之經濟負擔則已過重，而社會因之受痛苦焉。

職此，現代已爲工業加上異常重大之負擔。在此種制度之下，以壓迫爲事之投資人實操經濟界無上之權力。雖一般的進款統計，在表面上似有改善，而如此之分配制度至終必將損毀創造國

富之一切的成分也。

五 一般小資本家

在此時期中托辣斯脫產生。資本主義遂達到又一個階級。蓋資本有如殘酷之野獸，對其同類必攫而噬之。當各方資本集中，競爭劇烈之時，敵對者各造，爲避免損失起見，互訂休戰和約，而各將其活動之範圍，劃出一定之界限，如某著名製線組合將全世界大商場分配於其社員間，使各有一定支配出品之疆域是也。在此之外，大組合可將其分子之盈餘積聚而立一公賬，或立定社員間對於公衆盈餘之使用辦法，或如美國鋼鐵托辣斯脫之聚合各社員於一個經理下。彼等在本企業既團結鞏固之後，更進一步而管理他種副業，如鋼鐵托辣斯脫不祇經營軋牀或冶鐵爐，而再經營鐵礦及運輸其原料或製造品所需之輪船鐵道等交通事業是也。資本至此階級，其控制工業之力遂愈厚大，而其金融勢力遂更廣遍矣。

難者稱小商業與托辣斯脫同時發達。惟我等對此應有兩種觀察：（一）此種小商業之發達，

大都爲偶然的；其所以能存在之理由，大都由於其能迎合購貨人之特種需要。例如某種商店之閉市較遲；或專賣某種特殊貨色；或予買主以記賬之權利；或製造某種出品可因特種原因而較他家爲經濟；或舉辦可無需大資本；或某種製造品必須用人工造成，而不依於機器是也。（二）輓近小商業雖在數字上加增，而其工業上所佔之位置，則已逐漸減少其重要。蓋現在大資本家，銀行團，托辣斯脫，及百貨商場等之壟斷市場，日見嚴厲。從一方面看，此等大商人當然不能收括一切爲彼獨有。尤其在現代買主之辨別力加增與個性發達之時，我等可預料用機器造出之日用品，在數量當有減少之趨嚮。惟卽遇斯場合，一般運輸便利，并具有許多中心分店，而在管理上可使總機關與其各分部密切聯絡如今日之槐特蘭（Whitely）等公司者，仍能吸收小商業之非機器製造品而分布之於公司之各部，蓋其資本集中力可不受損失也。分配之集中與資本之集中，互爲表裏。今日百貨公司中出賣之『有美術性的』櫥櫃等物品，大都由小工場製造，而後者之能存在，則完全依賴於大公司批購其出品。以製鞋業爲言，每星期中必有數百小鞋業者一次或數次聚集於大鞋業公司之門下。後者收買其出品，而再分佈於其一家管理之全國數千處分店中。製鞋業者永久爲

『小』製造家。其生存依賴於大公司。其獲利祇抵當其工資，而不啻爲大公司之雇用人在經濟定例支配之下，彼所得之盈餘，因受他方面之限制，故尙遠不如普通工廠之工會會員所受者公道。以此我等讀統計至獨立的小資本家或雇主等之數目加增時，當審慎視察之，否則此種數字將引人誤會也。

六 結語

我等現可結論工業革命中資本進化之過程，并述其定例。

資本工業肇原於競爭。適者生存之說實爲其活動中不易之定例。因之產生資本集中與資本同調之連帶的公例。是即資本家因競爭而將社會中之工業歸併於幾個最適者支配，並將資本單位之力量擴大而使其管理權達到更大之範圍。同時社會中相互依輔之行業，爲求減少競爭而共同組織一新的單位是也。

在管理力集中之進行中，個人資本之小雇主漸歸於淘汰。而以間接投資人代取其位置。以此，

工業之資本不從一個人之銀行帳簿中提取，而從無數人之銀行帳簿中提取，工業資本之管理權——即工業之管理權，亦遂轉而操諸代理人之手中。工業組織在斯場合，遂由資本人親管理而進爲非親管理時期。今日之工業組織，蓋爲經理人與董事等組織之一個階級的治者團體也。

資本進化之定例如此，我等所謀解決之問題，因此不在維持競爭局面，而在取消專利也。

第三章 資本主義之經濟的失敗

我等現可討論資本工業制度之實在動作。請以下述之假定作前提：生產之功用爲求適應人民之需要。例如求蔽體而製衣，求避風雨而造屋，求免饑餓而謀飲食。本國之原料不敷者，再運入國外之貨以求壓足。我人每日之需要與安適。是以試驗任何生產制度之得當與否，只有用下述之標準：卽此種制度能否完成適應人民需要之目的？進言之，此種制度之生產爲經濟的，抑爲廢耗的？以此標準衡斷今日資本主義下之工業制度。

一 地租金

我等爲求明晰起見，先述經濟階級謀得其進款之方式。

從土地得到之進款，其性質與因服務而得到之酬報不同。惟古時土地曾爲酬報服務之用。當

時國王以土地賜其羣僚，受地者對國家作軍事服務，並完納某種賦稅以充國王之用。蓋當時國王爲國家之另我，土地爲國家之產業，而地主不過爲受國家託付之代管人而已。我國古時全部土地與賦稅立法案卽以此爲基本原理。惟迨國家之性質改變後，地主之地位，亦受潮流之影響，而由土地信託者變爲土地享有者。彼以前對國家所負之責任，逐漸減少而至於完全消滅。國家豁免以前地主所納之特種稅額，其一例也。至今法律上雖曾保留土地屬於國家之遺說，然在實際上早已視爲個人之私有產業矣。

土地爲一切原料之出產處。農人用之以耕耘；礦人用之以開掘礦質物；工商人用之以建造工廠，堆棧，店屋；而各國除去公海之外，亦皆以土地作爲交通事業之總基礎。設土地受到封禁，則工業受捐毀，人且無以爲生。地租金卽根據此後述之一點而設置。地主語人曰：『余有權力阻止汝工作，建築，開墾，或甚而至於剝奪汝之生命。』人乃答之曰：『盍允余等工作，建造，開墾，與生活。蓋我等將以勞力之所得獻汝作報酬也。』亞丹斯密斯 (Adam Smith) 曰：『地租之多寡，不以地主對其土地所加之改良，或應得之報償作標準，而視農人之付租力量以定多少。』卽此意也。

土地之價值，各處不同。例如倫敦與利物浦（Liverpool）等位在大江之浹，運輸業者必須利用之，而羅得蘭（Rutland）則航運者視之爲無用。勒司特（Leicester）四周皆沼澤，不能建設碼頭。某種土地雖產某種礦物，而彌得爾塞克斯（Middlesex）無以應煤礦主人之需求。土地位置於交通大道之旁者必爲一般商民所樂用。惟巴金汗郡（Buckinghamshire）之村落，則不能應韋特雷（Witley）居民之需求。土地有宜於紡織業者，有宜於他種工業者。泰姆士（Thames）河流成之泥土不宜於林肯郡（Lincolnshire）人種植馬鈴薯，蓋土地各以其品質與天然位置等不同而決定其爲城市，爲耕耘地，爲建造工廠區，爲礦區，爲繁盛區，爲不毛地。而地租之價格亦即根據此種差別而立定之。惟地租價額之等差，實無改地租經濟之一致性。即地租爲整個社會——付地租者爲社會中全體消費人，而非祇租地者少數個人——懇求地主允許彼等利用其土地之便利而付出之代價也。

享有土地者因此握啓閉生命之鑰匙，而可隨意抬高價額以爲他人使用其產業之代價。地主在實際上蓋已用此手段，借地租金以吸收交易場中一切因整個社會之改善而得到之利益。市政

府自泄放市外低窪地之水量而平民可以居處之後，地租即加長。荒山中開掘礦井，發見有大可獲利之煤苗後，地租即加長。城市之工業發達後，地租即加長。市中居民對於某某數條街養成買貨之習慣後，地租即加長。某種農業需農夫之強度的手作耕耘，地租加長。國家施行免費的公民教育後，地租又即加長。

地租之高下，悉視社會購買力之厚薄而決定之，蓋與地主服務公衆之程度無關也。此爲專利。夫以社會全體之力量，以修造街道，教育人民，而一任享有土地者專獲得因此種改良而產生之經濟利益，此在理智與道德上均不能辯護，而從經濟眼光看來，則爲耗廢。

讀者在此應注意者，即社會主義者並不反對地租，而反對地租爲私人所專有。土地所造之價值爲實在的，位置於繁盛大街之商店，其經濟的價值自較位置於後街之商店爲高。洪河流域之沃壤，自較皖瘠之土具更高的農業價值。耕種之方法改良後，土地之價值自隨之而增進。雖然，社會必當有某種人獲得經濟的地租之益處。倘此益處歸於僥倖的商鋪人，如主張以租產享有作參政資格者所盛稱者，則商鋪人之獲得，不爲彼本人之勞動或技巧所產造。倘此益處歸於農夫，則農夫對

其獲得亦未有相當之努力。蓋地租之利益原於自然界之實在性質。土地價值有時雖因使用資本如街道改善或添設電車線等原因而得到加增，然地租與利息之性質不同。摩西擊石出水，泉源隨大荒中以以色列人足跡所至之處而不枯竭。然報酬飲水之惠者，決不能祇歸功於摩西之一擊，而遂稱泉水為摩西之私有產業。倫敦之鐵道公司，自鋪軌貫巴京汗後，倫敦之居民咸遷集於新開闢之地面，地主與投機人因之遂獲得大利。考後者獲利之原因，不由於鐵路公司之資本，以鐵路公司可捨去芬赤雷山（Tincher Hills）而在彭納維司（Ben Nevis）掘地洞，若是則新地段之價值可不漲也。其獲利之原因，蓋由於社會願投資以建築鐵道，而自願受住在芬赤雷與哈洛（Fenwick & Harlow）境外之地主之勢力所支配。以此土地所增之價值之唯一保管者應為全社會，並應為政府與社會取償其工作之費用之自然的源頭。以前一切為私產制作辯護之理論均可移而辯護上述之國有制度。蓋社會既造此種產業之價值，則社會即需之以繼續其生存也。今日以新增之價值，歸之於少數作寄生動物之私人，殊不公允也。

二 利息

由資本而獲得之收入，種別至夥，殊不易立出分類。李嘉圖 (Ricardo) 稱一切財富都由勞動產生之格言，頗有不正確之處。蓋是說失之過重，而正確的公例則應為財富若無勞動則無由產生也。惟世有多種財富，勞動必須得資本之助，方能產造之。例如人人林中，可以手撕剝樹皮而作燃料，然彼若思將樹斫倒，則必先需斧；斧資本也。以斯為言，資本自有其價值。簡單言之，在絕端的自由狀況下，利息亦自有其存在之理由。無論資本者定利息之率為五厘或一分，惟勞動者將永感到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之功用，而願在公平待遇下予資本者以相當之報酬以償其所享得。是以利息不為專利稅。其功用在付償從資本得來之利益。此種利息，我們可稱之曰純粹的利息。其率之高下，視企業之穩當或危險而決定之。蓋至正當也。雖然，除上述之理由外，更無其他理由可保證利息之應存在。

惟我等今若考查某種商業，則知凡所謂利息者，不咸具有上述之性質。今社會對於貸款事業，

已有至不好之名譽，以其中有多項交易，其性質實屬不法也。例如貨款之人，往往冒至大之危險，而以資本借出於處境絕端困難之人。彼等幾視押款爲專利，蓋受款人之恢復機會至少也。有時貸資更專對一般輕率之債徒而設。後述者每不顧明日之一切而祇求博得眼前娛樂。而有時此種貸資并以欺詐出之。我等雖承認其所定高利率爲謀遮蓋其或有之損失所不可少，然此種收入仍含有壓迫性也。

我等若再考查近代托辣斯脫之進款，則我等又不能以公衆利息爲此項收入作辯正。例如商業航運公司 (Merchantile Marine Company) 之資額爲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鎊，不免過大，蓋若從此數生息，則社會將不勝負擔其過重之運輸費，然若不收息，則移甲所享得於乙之口袋中，殊不公允也。投若此鉅額之資金，非特於公司無補，抑且爲企業進行之障礙。蓋此種無意識之耗費，與昔時儲金於長統襪中者無異，對於工業有大弊害也。資本者亦採用將物價抬高在經濟的水衡線以上之一個方法以謀獲得進款。例如美國之製糖托辣斯脫因採用種種新方法而將其生產價額減少，然仍加高糖價不已。煤油托辣斯脫犯同樣弊病。全世界今再呻吟於屠宰托辣斯脫之壓

迫下，晚近關稅保護政策更將托辣斯脫收入之數額加增。此種措置，皆具有壓迫性質也。

根據同樣理由，股票交易所所獲之大部分入款，亦不能爲之辯護。交易所本爲一不可少之組織，并在未來之長時期間，將繼續存在。蓋此種組織能使資本流通，儲款換匯，至重要也。惟今日之交易所，受金融家之操縱，以左右市價與貿易，而爲彼等謀個人利益之工具。因之交易所微特不爲工業之必需的有機體，而反變爲工業之寄生物。一九一〇年之橡皮風潮可爲此類活動之舉例。社會蒙交易所之損害者計有三點：（一）社會中之主要工業因受投機家之狂熱而失去重心；（二）此工業因投資過多而受鉅大之擔負；（三）其產品價格遂以此增高。從此種經營而得到之進款，只於工業有損而不含有服務性質也。

上臚述之種種，祇爲少數舉例，萬不足畢舉一切反社會性的利息之種類或其他足以代表耗廢或壓迫之有成功的商業企劃。若列此種企劃爲一目錄表，則我等將知社會中不正當之貿利方法，自經營下等貧民區之地產業起以至於買賣破產商號之股分票，或自航運業祕密巨頭組織下降而至於一般用錢值以換勞動者血汗之小工廠主，其類別當不下數百種也。

三 資本之耗廢

在上述各種反社會性的利源之外，請再述資本主義對於工業全部組織之耗廢。競爭的商務主義之許多特點中之一個爲混亂。是即謂商業主義無統系可稱。甲乙丙在商戰場中馳聘。其結果除去生產量限制與破產危險兩種之外，更無第三種可以管理或約束其競爭活動。彼等將出品盡量的充斥於市場，無把握的製造大宗物品以招攬買主；從其他雇主處招攬工人，惟在產額減少之時，則又在一星期之後獨斷的將之辭退。在理論上，生產在求供給全社會之人民之衣食，而今日則競爭者將食物塞滿買貨人之腹中，用衣服活埋買貨人之全體。蓋直至全市場因彼等之瘋狂而無由轉展，或工業根本破損，至用不能再有誤會之語句以詔示彼等必須停止時而彼等始停止出品。然而工業則已因之而不穩，貧困已因之而加甚矣。

以此，生產過賸之弊病，不特對於資本過充厚之托辣斯脫爲然，而一般工業亦都受其惡影響。今日流行之資本遠超出高效率的生產之需要。而致此之因，競爭的商務主義不得不負有責任。每

日侵晨在我等門前走過之重複的牛乳馬車或牛乳手挽車與有組織的與不採取競爭主義之郵務比較，便可知上說之不謬。夫一個有完美組織與能為消費人謀利益之托辣斯脫誠可減底牛乳之價額，減少乳中攪入之水分而增善其品質。惟托辣斯脫之出此，原因不在求消滅其他不誠實之販乳人，而在謀己身之實利。我等可盡授社會中無用之中間人以養老金，而社會非特不見窮困，而反較前更富足。托辣斯脫雖受過重之資本負擔，然仍可行經濟政策者，與此同一理也。

一八九五年，當美國釘線製造會社（American Wire Nail Association）組織之時，外界

稱社中所用之機器每年出產額較當時社會年需之釘多四倍有強。惠斯甘酒組合——也在美國——初成立時，併合廠家計八十處。惟當時社會所需之酒量，則十二廠之出貨已够供給。美國製糖托辣斯脫，成立在當時四十糖廠中之十八家破產之後。是時未破產者中之十八家組織托辣斯脫。而後又有十一家倒閉。然全國需要之糖量，則七廠之出品，已敷應用。在我國大工業組合成立之時，其間經過同樣之歷程。簡言之，即封閉舊工場，重新支配與組織出產額，在市面不景氣時預定盈餘保證額，管理經濟化，區別製造之歷程并加以專門化是也。一言以蔽之，則曰，現代工業競爭之耗廢

過大，故事實逼而使之避免此項消耗也。

四 勞動之耗廢

尙有一點應提出。我等已明瞭土地私有與資本私有等制度若何爲國家財富之罅漏，並予生產以重大負擔。我等茲述此種制度更耗廢勞動。

今人對鐵道公司合併後之一個普通的不滿意點爲新組織對勞工產生之惡影響。在生產祇直接爲資本所有人謀贏利之時會，勞工不被用至其經濟的最高度。資本與勞動間無合作。勞動當自己顧到其利益。即在勞動受到更經濟之應用——例如引用機器以生產，以至生產價格減低，物品市價降落，然勞動對此不受到實惠。而其感受之唯一的直接經驗，則爲自生產制度變更之後，社會對需求勞動者之服務減少，其位置被辭歇，與其進款因之全部停止也。在新狀態之下，勞動者之第一件事爲如何在眼前之一星期中可以謀得工資。凡足阻止工作者，彼皆不歡迎之，而我等亦不能希望彼歡迎之。現在許多工會，往往採用緊縮政策以限止生產。在健全之經濟原則上，此種政策，

無從辯護。惟我等仍寬恕之，以此種政策為資本自謀經濟而假勞動作犧牲時所偶然的發生之事項也。

較此更大之耗廢為資本者組織勞動以求其貨物暢銷於社會。彼等用鉅額之資金作廣告及派遣大批兜貨人之用。當不列顛之胰皂會社初組織時，日日新聞報社 (Daily Mail) 反對之，以組合成立後，報社之廣告費損失達二〇〇、〇〇〇鎊也。惟某廣告社主任則稱報社損失尚不止上述之數，而將近於五〇〇、〇〇〇鎊。煙草托辣斯脫初組成時，產生同樣之效果。讀新聞紙者，祇須稍分析報中之廣告，即可知煙草公司廣告之繁多。美國之美孚火油公司在未獲得白蠟油專利前，關於白蠟油之廣告幾觸目皆是。而今則取消矣。

現代工業為『商業常備軍』 (the standing army of Commerce) 即公司派出之兜貨人，(Commercial Travellers) 所耗之費用較廣告費尤鉅大。卜拉德賈君 (Bradley) 在美政府之工業委員會前稱公司使惠斯甘酒流通於市場，每年費四千萬金元以雇兜貨人。商業兜貨人全國聯合會會長亦稱在托辣斯脫成立之後，國中兜貨人之失業者三五、〇〇〇人，薪水減低者二

五、〇〇〇人。彼再稱自兜貨人減少之後，鐵路在一年之二四〇日中，日損失五〇鎊，（？）一年總損失五、〇〇〇、〇〇〇鎊。旅館之損失與鐵路相埒。

從經濟原理立論，上述勞動者失業，至屬正當。惟社會中有斯變動，則足證明在變革之前，工業界有多數印刷人，貼廣告版人，造紙工人，旅行兜貨人等依賴工業以謀生活。此輩中至少數為生產者。而大多數者之工作則搬運甲公司之貨物於乙公司。彼等不息的從彼得處取給保羅，然對彼得與保羅合組織之社會之全部財富，則未曾增添半個辨士。余之為此，幸勿誤會指一切廣告費與兜貨人旅行費為廢耗。蓋廣告之一個功用為通知消費人以某種貨物業已上市。兜貨旅行之一個功用為溝通出品人與分貨人間之聯絡。此皆為必需的功用。余亦不指旅行兜貨人在今日已不適用。蓋彼等為現存制度之不可少部分。必至較今日更完美之制度出世後，此等勞動者才能被吸收至其他職業中去也。

我等今日所有之生產與分配等方式，其複雜，昂貴，煩累，與浪費實為一般人所付想不到。其原因蓋在多種耗廢，皆隱藏於有用勞動之名義背後。普通人祇見印刷人工作而稱之為生產者之一

份子。抑不知若工人所印者爲將甲公司之生意搬移至乙公司之廣告紙，則彼絕對非生產勞動者。而祇需資本競爭中所浪擲之費用中之一部份潤值。有理解之企業主人不雇二工人以作一個勞動者所能完成之工作，然今日之生產與分配制度，則適得其反。蓋資本家方用大批勞動者，而後者之工作與產生財富毫無關係也。

以此，現有之工業制度，夠不上經濟之標準。

五 貧困

我等茲再用另一個標準以測驗今日工業制度之成效。即我等現有之制度，能否完成工業之目的？換言之，即保持國內人民之一般的安適與逸豫？對上述問題，答案不幸又爲反面的也。

在商業主義之下，國富當然已見增長。以大不列顛論，一八一二年哥爾庫豪（Colquhoun）計算之爲二、七三六、〇〇〇、〇〇〇鎊。一八五五年愛特爾斯頓（Allston）估計之爲三、七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一八六五年吉芬（Giffen）估計之爲六、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鎊；一八七五年八、五四八、○○○、○○○鎊；一八八五年一〇、〇三七、○○〇、○○○鎊；今（一九一一年）爲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同時不列顛之進款在一八四〇年爲五〇四、○○〇、〇〇〇鎊；一八六〇年七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一八八九年一、二八五、〇〇〇、〇〇〇鎊；一八九五年一、四二一、〇〇〇、〇〇〇鎊；一九〇四年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今日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勞動者一人每年之所得在一八五〇年爲一五鎊，一八八八年二五鎊，一九〇五年二九鎊。今日與一九〇五年相倣。從上述之數字觀之，勞動者入項之進益不與國富之進益成比例。余前引用馬羅克君計算家庭入項之數字。我等若以馬羅克之報告與今引之數字，及蒲士，郎脫賚，與丹底（Dundee）社會服務社等刊布之貧困狀況實載同時去讀，則知現社會中有大數量之貧困者存在。其致此之原因，一部分固由於個人之錯訛，而一部分則由於今日工業制度之不當也。

貧困之最大源頭爲失業。失業之人不祇暫時的受失業之害處。例如對生活失去興奮力，其儲蓄悉數消耗，其工作技巧逐漸減低，而此外更養成其不良之習慣。蓋失業者即有力能抵禦失業之

最壞的結果，然至出難關之時，其頸上已懸有巨重的債務與失望之磨石。而萬一彼遇第二次困厄之時——此等遭際在工業巨潮退落之時為恆見不鮮之事，則彼將永生息於以前經歷過之黑影之下。在今日競爭的資本工業制度之下，社會中常有一部失業之人，而工業需求勞動之潮流，從不穩不變。我等若讀統計則知在生產最盛旺之時，亦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之技巧工人失業。是即曰，我等若以勞動者總數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人為言，則在商業最盛之時，亦有二八〇、〇〇〇人失業。至在商業不景氣之時，則失業者之數當較上數增加四倍而強。我等在此數之外，若再加上其家庭中之依附人，我等即可見出競爭工業中許多缺點中之一個缺點，其遺害社會尚若是其深切也。

今日之工業制度，在除去失業之一個弱點以外，尚有商業不穩固，其盛衰不能依常軌進行之弊病。蓋現有之工業制度，有如缺乏調整機之汽機引擎。在市面好，與社會之需求急切時，則國內之一切生產機械，同時動作。而各個出品人更不顧日後市情若何而將其所有貨物悉數送上市面，蓋整個工業界中無測量社會消費能力之標準，無調查供求平衡之努力。結果遂使市場因生產過賸

而閉塞。再使商業衰落，勞動者失業，工廠虧資與破產。現社會之經濟分配組織，其不稱之程度蓋至於即使自然予人類以豐盛之年收，而市場反因缺乏調度而造成臃閉之結果。一九〇五年美國之報紙載曰：國內本年年收豐美，遂不得不將南方之棉花一部分焚毀，以求產主不蒙重大之損失。其例也。今後若社會中之生產人仍各自爲謀，仍各自廣告其出品，派出其旅行兜貨人，推設其代理商號，則工業界之混沌與失業與貧困將有進而無已也。

更足使人不平者，則社會之發生一切失業乃在財富最豐足，與最待消費之時會。當做鞋匠跣足行走街上之時，鞋公司之股票與熟皮之價額適最低下，而短鞋與長統靴方堆滿在貨棧中也。

我國社會更因另一現象——此現象由於他種原因而我人視之爲最寶貴者——遂使工業界進於更惡劣之域。我等皆自詡爲享有自由之人民。其行動不受任何人之限制。當社會主義者稱今日爲勞工奴隸制度時代時，聞者色變。抑不知我等之自由在其琥珀之質地中，自有其不足尊視之賤質料。蓋人即視其同類爲財產，然財產對於主人亦俱有某種價值，而不任其餓斃或退化而成爲無用。惟今蓄馬之主人，愛馬之心遠較愛馬廝之心爲深切。反之而社會中若有一個勞動者流爲

餓殍，或成爲殘廢，則取而代之位置之人至夥，蓋失業人所造成之永久的邊數 (margin) 可時供勞動缺少之用也。

匹茲堡 (Pittsburg) 事件，可爲佐證。在鍊鋼公司中機器占重要，而『人手』 (hands) 次之。何以言之？廠主不惜任何費用，以時時修理及刷新廠中之機器以使之臻最完美之景況。是以匹茲堡鍊鋼公司 (Steel Corporation) 中之生產器械，占世界之獨步。而工廠則不然。據羅素爾薩奇基金團 (Russell Sage Fund Foundation) 之報告，我們可見匹茲堡之人民，在豫逸，衛生，起居，與教育上，幾乎悉被當局者所放棄。基金團若不根據科學的報告將種種細節正確的描寫出來，我等幾乎不信彼等之生活可在世界存在也。

國會對於工業之立法案可產生與科學報告具同樣效力之效果。例如勞動報償金法案通過國會後，一般以前從不顧慮到其工人之危險之廠主開始在機器四週設置護欄或其他防禦物以保護其工人之生命。而保險公司亦將此項設置列爲保險之新條件，同時再派調查員以視察工廠之設備是否超出絕對不能免的危險分點以上。上述法案之結果，遂爲受機器損害之勞動者設置

報償金一項之外，再使雇主稍稍重視其所雇人之生命價值。今日人壽保險公司已派看護士服侍其受傷之保險人。德國疾病保險之最美備結果，即在社會做做此制而立出詳盡的阻止疾病計劃。蓋社會對個人之疾病與死亡必須親付高價額，而後人民之健康與生命始漸變為有價值也。

惟現代凡使勞動獲得優美待遇之勢力，又有漸趨於疲軟之象。蓋資本之工業聯合使勞動組織減少功效。雖現代立法開始舉辦數年前工會所辦之事，如定出工作時間標準，增善工場環境，與在某種行業中，立定工資之數額，然晚近雇主間所訂之互相保障合同，已回復其以前，即在資本與無組織之勞動交易時之多種利益。在經濟之自然狀態下，資本與勞動無訂約自由之可稱，蓋二者之所處太不平等也。以此，勞動必先結合，而後始可用會同的討價或其他種權利以獲得平等地位。雖然，如資本摹倣工會而自謀團結，則資本仍可恢復其以前之優勝地位。今日資本對此種措置正在進行中。而因之勞動可走之生路惟為加入政治之一條途徑。然晚近勞動在作此活動之時，法庭又出而阻撓之（註一）以是資本又回復其優先地位也。

現代尚末科社會中任何者以商業滯塞之責任，而視工業界中景氣與失業兩種相反現象為

如自然界晝夜之遞變而不足為怪。制度所遺予社會之重擔，不得不由作工者自擔負之。惟工人不操有管理權，故彼等無從籌救濟辦法。加以工人之報酬過於微薄，故商業景氣與不景氣間，愈呈懸殊現象，而今日之生產方法，亦愈見混沌矣。

資本家遇此局面，也不能較勞動者得更優之結果。蓋在此局勢之下，工人之遭遇為失業，而資本家之遭遇則為破產也。在一九〇九年前之十年中，英吉利與威爾斯之宣告破產者七八、〇〇〇家，存款人總損失八一、〇〇〇、〇〇〇鎊。一九〇九年宣告破產者七、五六一家。存款人損失如商務委員會所報告者，為五、〇八六、一三一鎊。

破產者中，少數雖由於其商業為試驗性質，故在無論何種制度之下，均須蒙同樣結果。少數者雖係一種欺騙作用，然大多數則均因商業競爭劇烈，以此不能得站足點。美國經濟學者大衛威爾斯 (David N. Wells) 調查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之窩爾塞斯德城 (Worcester) 之商業而刊行報告曰：『一八四五年後，當地商家每百人中，有二十五家經五年而歇業，五十家經十年而歇業，六十七家經十五年而歇業。歇業之原因大部分為由於商場失敗一種。』我等讀此，當

之黯然也。

在上述失敗者之外，更有許多商家日日掙扎於商戰場中，而結果猶難於自免。有時彼等用盡力量而始獲出入相抵。然彼等雖能抬頭於水面之上，而其精神的消耗往往致彼等於病苦。醫者稱近代之精神病，痿癱，癆瘵，尿淋症，及伯來脫病（Bright's disease）等增多，均與煩惱憂愁有關係，而迄今尚不得相當之治療術也。

以此，我等現有之工業制度，不能滿足社會中大部份人之最低的衣食住需要。此制度逼使多數人蒙絕對的失敗，或身體殘損，不能享生命之幸福，雖其需要由勉強掙扎而得到者。此制度使大多數人不能享普通的安適而時處於顛沛之中。此制度再為享專利權之少數人無實在的服務而獲得巨利。此制度蓋為造成社會壓迫之總原因也。

現有制度夠不上本章開始提出兩個標準中之任何一個。我等若將本章與第二章聯貫讀過，則明瞭資本主義為壓迫之一個方式，多種不平的社會狀況均由之而產生。社會主義者之抨擊資本主義，如是而已。

(註一)此指奧茲本 (Osborne judgment) 判決工中，不列顛之法庭判工會收工會會員捐項，或將會中之公儲金用作組織政黨等費係逾越工會所享之法定權限。

第四章 資本主義下之智識階級

一 宗教

反抗資本主義與有產階級，微特經濟界爲然，而在智識界與藝術界中亦均有此項運動發現。謨耳爵士並不爲受壓迫人，其抨擊資本制度，蓋完全由於旁觀者之不平也。現代社會主義之開路，人都出於殷實之家，彼等主張社會主義，都因受精神的感動而不由於經濟之困厄。考商務主義爲明白的物質主義之變相，而以若何獲得個人實利爲其佈世之福音。其蔓延所及之地方，皆與一切靈界的福音生衝突。社會因是而產生反抗運動，實不足引爲驚異也。

基督教之倫理，如我等所希冀者，時常與商務主義之工業制度作對抗。以色列先知之經濟的與政治的主張，或四福音之精神，均與現代社會扞格不相入。若基督教之說，不祇在寺院中宣揚，而

再實行之於社會，則其說必將變為革命之號角也。蓋在我等信心每次受到新空氣之鼓盪時，我等即覺到社會革命之感觸，而每日之行動因此加添一種新力量，即感到基督教之社會的重要性，人類之平等觀念，教會初立時之共產嘗試，與今日求完成基督教所負使命之社會主義活動。在社會之一般進行中，基督教精神之奮發往往增強社會倫理之主動的部份。例如不附和國立教會宗派（Nonconformists）表面上雖祇為一個熱烈的傳道運動，然在此宗派出世之後，人類平等與社會權利之說日見增添力量，而政治的與社會的改良亦為此運動產生之碩果也。

第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組織之社會，為在守舊派教會之復古運動（Tractarian Movement）開始後而教會重行奮發與社會對宗教重生興趣時所結出之一個果實。我輩現與金斯黎（Kingsley）等之年代相去過久，故對金氏與金氏之友人之議論不見若何興奮。蓋在我等視之，金氏等不免自高身價，并主持陳腐的與幻想的階級思想。近人稱鄂圖愛佛脫（Otto Effert）之社會主義，其主旨祇在要求各國紳士們聯合。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之說亦不過如是。惟此輩在七十年前之老派社會主義者已表明一件事實，即一個活潑的基督教信心不得不如羅盤中之指南針

隨社會主義之方向以行也。

雖然，基督教社會主義之批評的部份，却自有其價值。我等今日雖不能視基督教社會主義之政治的見解爲饒有趣味，然其對經濟界與社會之整個的反抗，則固向正當之方向進行。此主義厭惡曼撒斯特主義（Munichism）及曼撒斯特主義主張之個人主義哲學與連帶的社會貧困；稱競爭制度爲撒但（Satan）的教化；主張社會之最高生活應自合作中得來；信仰一個有組織之社會應有意識的保障及增進其人民之福利。彼等蓋信社會祇從此一條門徑才能達到道德的目的，或者德行才可爲福田之門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稱社會主義爲基督教產品。社會如求合作至最廣與最完備程度，必須依恃乎基督教。拉德羅（Radlow）爲基督教社會主義之倡始人亦爲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中之一個優秀領袖，曾至法國受蒲魯東（Proudhon）之薰染。在彼回英之後，其思想充滿『相互主義』（mutualism）之學說。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主張合作生產與自治工廠等說，蓋有由也。

基督教社會主義祇在自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二年間之短時期中活躍。此後祇留下金斯黎所

著之阿爾頓陸克 (Alton Locke) 等一二本偉大著作；摩里士 (Maurice) 等一二人之美妙聖潔的生活；自治工廠制度（自治工廠在經過一時期痛心的失敗後，現已漸有成效）及教會中留下之一二條遺訓。

基督教社會主義留予教會之遺訓，在社會主義復興之後，又發揚新光輝。例如一八七七年聖馬太基爾特 (Guild of St. Matthew) 成立。自由教會 (Free Churches) 之某幾個領袖不自立會社而公開的加入社會主義。一切教會宗派之年輕牧師均投歸於同一旗幟之下。一九〇五年自由教會社會主義社成立。一九〇四年教會社會主義者聯盟社成立。至今日教會中之任何宗派，都已充滿社會主義之思想矣。

基督教之教義與競爭制度無調和之餘地。蓋競爭之主旨為在社會中得生存者應祇限於最適合者一種人。宗教則拋棄此種見解，而使凡稟性溫和與立德敦厚者皆可入被選擇者之列。正義人雖在社會中有時可以獲得勝利，然宗教承認此乃由於社會中有與宗教教旨背反之原因存在。蓋今日之制度，開明的說來，只為有財階級獨霸宇內之變相。夫宗教儘可承認威權應由彼外競

金彩之貴族操之卽權利神聖說，或承認威權應操於手足皴胝之平民之手卽平等神聖說，惟宗教終不能承認一個以金錢作本位之主權者，或以鉅賈任操縱者之大帝國。而在一切之上，宗教尤應反對商務主義者用經濟的便宜以測量德行之厚薄，或視一個人在算帳檯邊之合用與否以估定其有無超凡入聖之資格。無論教堂之經濟需要若何逼迫，然在上述的兩個相反的倫理系統中求得和解，此其結果必使兩造都感到不快與不自然，而因之發現反抗運動。在上古之時，基督教會與羅馬之制度挑戰而基督教卒改造之。今日基督教與資本社會挑戰，將來工業生活受其教義之洗禮，亦可預料也。

二 文學

與資本主義挑戰者爲一切的智識界活動，而不祇爲宗教一者。蓋產生基督教社會主義之宗教復興運動，其本身卽爲文學運動之一個結果也。

在十八世紀終止之時，形式文學與古典文學之統治時期已成過去。文學家昔專留心於詩文

之格式，如滕因 (Taine) 所說者，一如彼等之『留心其晚禮服。』惟自十八世紀之後，文學家之求靈魂得呼吸新鮮空氣者則回至自然界；求心智得加添新力量者則回至歷史。文學界中此種態度的與感觸的改變，足使詩人重新赤裸裸的同自然接觸。而如一個蘇格蘭農夫在茅舍中所度禮拜六的一夜 (Colt's Saturday Night) 與塞理 (Shelley) 詠民治與自由之詩歌皆重發見於壇威茲威斯 (Wordsworth) 更予一個簡朴之山居人以上帝親手創造者所應具之莊嚴，哥爾利治 (Coleridge) 亦將整個生命加以精神的平等之洗禮。新文學運動分出幾個支派。其一上溯至中古之浪漫時代，激揚法國革命所產生之反抗權威運動而再推助其政治的波瀾。其一浮載喀萊爾 (Carlyle) 納斯欽 (Neskin) 莫里斯 (Morris) 斯文本 (Swinnburne) 等向社會民治主義之紛錯的港汊中進發。此兩派文學之士，多深致不滿於當世之工業制度。自力造成之富家翁，金錢階級之缺乏審美觀念，彼等對下階級之虐待，或損毀自然美，或圍幽秀之地以作工業之用，崇拜功利的宗教，即曼徹斯特主義——凡此皆備受文人或詩人之抨擊，譏諷，嘲罵。有時浪漫派與人文派文學者所指謫之事物，誠不切合事實，惟彼等對當代之工業界現狀，已曾下過指謫，此則殊重要

也。

世人有雖生長於財富產生之地，日聞機輪之聲，與日見股分票與總帳簿之數字，而其背仍不掩其局促之迹象者。今日社會生產巨量之財富。贏利有如傾瀉。而新時代之財富階級，不幸的適爲上述之一等人。我等所不可解者，即當世之經濟學者方爲此等人解釋及辨正，倫理學者方根據此等人之德行以推演出道德之新統系。惟此爲一時之現象。世界決不能對此等人表示永遠的遜服。凡看透彼等之已過及現在者不得不起而與之作反抗。以此十九世紀中葉之文學家，其對此輩暴富階級中人非出以如火般之詈責，即加以如冰般之譏刺。誠然，文人之此種筆墨，不過涉及於失意之批評或激昂之破毀。彼等雖反覆彈弄其意象之三弦琴，而並無建設之新計劃。例如納斯欽之空泛的主張祇遺我等以『世無財富，只有生命』等幾個格言。喀萊爾之熱情祇爲我等佈擺一個現代化的中古社會（參看喀氏之古代與今代 Past and Present 一文），或祇對當時加以如火山爆裂毀之熱烈的譴責。迭根斯（Dickens）之描寫雖使當時社會改革者發見某種不良狀況，然其描寫祇傳出慈善機關之嗚咽的抗議聲，而未作進一步之改善。塔刻立（Thackeray）之士

君子中有已死者，有將死者，有從未出世者。瓦格涅 (Wagner) 本人係柴爾德哈洛德 (Childe Harold) 之變相。微克忒囂俄 (Victor Hugo) 祇對其見聞之一切搖頭表示不滿之意。雖然，此等著述者已喚起社會人類若睡之良知，並阻止一般「持糞耙之人」使不恣情的行其自有之途徑而不顧社會之生存與幸福也。

世界不能離去和平，優逸，與美而單獨存在。機輪之輾轉，生產額之加速，生活率能之減少，醜的建築遍布下等工人住房之城市，崇拜金錢之至尊無上力量——凡此皆遮蔽人之意象使慘黯，而再加以毒質，如工廠煙囪改變風景美麗之地為慘黯而再在空氣中染以毒質者一樣。藝術至此遂降至最低度。家庭之藝術品尤特別受其影響。家與家中之一切至是只變為遮蔽風雨之棲息所而無一些美或一些意之可稱。表達個性與予人欣賞的點綴品皆為機器所排斥。手藝術因之退化。夫上述之說誠有多種例外，然此等例外均含有反抗性質，蓋雖在此時代中產生，而其精神已遠超此時代之外也。

我等若以文學為推索民衆心智之指標，則我等在小說或詩歌中可以發見時代對政治所作

之要求或有統系的批評者絕少。惟在彼等著作之後面另有一種精神。大文學者鮮有從事於復古者。彼等之思想必受其本時代之影響。雖彼等可以不知曉日常之政務或政黨衝突，然彼等對於一切推動社會之勢力，或激動時代之根本情感，則必較任何人明瞭。是以在商務主義時代之文學家與美術家中，雖祇少數人加入社會黨，然此係無關重要之問題。蓋美術對商務主義之反抗可在十九世紀具最重大勢力之批評的理想主義中看出。此種反抗在當時不免空泛與祇含消極性質，惟日後自受到社會主義之搓捏後，即變成有確定性與建設性的主張。例如喀萊爾與納斯欽俱為有勢力之社會主義傾向人，然彼等對社會主義之奠基石——民治主義——俱未表示充分了解。莫理斯親歷一般寒微人身歷之經驗，故雖為納斯欽與喀萊爾之承繼者，而彼不用個人對浪漫與美麗之愛好，祇作鞭撻時代之笞杖之用，對社會現象祇聯造文學或倫理學上之美麗的與典雅的短句，而更進一步接受社會主義。蓋彼眼見廠工之苦役將其生命快樂——一切美術之起發點——悉數榨出，或用彼自造之語——『奴隸制作我等與美術中間之橫梗』因此不得不接受社會主義也。惟莫理斯祇為一個例外。社會主義之精神雖貫徹美術家之作品，而美術家本人並不擔任宣

傳，演講，或會議時主席之工作。未述之工作蓋需另一派人去做也。

我等若認識此一點，則可知十九世紀文學家之作品，皆帶有社會主義色彩。舉凡沁彼等肺腑之泉源，皆爲我等足迹恆至之地。威茲威斯 (Wordsworth) 之偉大的十四行詩，其音節堪與以色列先知之作品媲美。其中有曰：『人不勝世界之負擔兮，』此卽爲社會主義者求人類免去之意思。迭更司更從另一極端以求達到同一的使命。彼之性格不近於詩人而近於下級民衆。彼感覺到與彼同性格之階級之地位，是以描寫貴族時每每加以諷刺。是以彼之著述無系統，而祇有無盡之情感。而此情感又與朋斯 (Burns) 作『彼稍稍立若赤楊者，人名之曰田主也，』或『人咸爲人兮，羌得斯而已足』等詩歌時之情感相同。夫文學界之此種情感誠不免爲政治的偏見。惟在時境遞遷之後，則偏見受理智之薰陶與鍛鍊而產出社會主義之模型。於是可見詩人與小說家之作品，均含有一深而且廣之傾向，其目的直指民治政制，社會平等，與經濟正義——卽社會主義之鵠的以進行也。

簡言之，上世紀之詩人與散文家，在大體上均指斥其所處之時代。彼等並未將彼等之時代之

價值增高，以彼等並不爲當時代之份子。反之而彼等對其時代所崇奉者，加以誹笑。梅列笛斯 (Melville) 與哈第 (Hardy) 托爾斯泰 (Tolstoy) 與易卜生 (Ibsen) 屠格涅夫 (Turgenev) 與阿那托·法蘭西 (Anatole France) 朋瓊斯 (Burne Jones) 與窩次 (Watts) 拉斐爾 前派 (Pre-Raphaelites) 與其他美術支派的奠基人皆在黑暗中，即競爭的商務主義與殘酷的物質主義中指出一條出路。彼等對如馬太·亞諾爾特 (Matthew Arnold) 所稱『一個將上流社會物質化，中流社會鄙俗化，下流社會畜生化』之國家，提出反抗。當世之浪漫主義，或文化運動，或人文主義皆不能承受商務主義立出之教義。設當代之偉大文學家不自稱爲社會主義者，至少彼等與社會主義者膜拜同一個想象物，在同一活泉中謀生命，與同視察地平線以希冀得到一線曙光。不寧唯此，彼等更感動後人使後者將其理想，先見，批評自碧空搬至塵霧之中而蛻化爲社會主義。一般的心智祇能看出實行時之方法與門徑，而大天才則向青天注目，故不注意於實行方面。雖然，現代社會主義者則方依著上世紀中幾個特出的文學家與藝術家所播之軍鼓而進行也。

三 科學

在科學方面，反抗商務主義之運動亦有同等之成功，雖不幸的在我英國，科學家自法拉第（Faraday）之後，尚無有以平民精神——智力的皇冕——而顯著者。英國之科學家崇拜社會之榮譽，故先前雖有一部份守自由黨主義者，然至今亦漸歸於消失。以此我國不能尋出平民化的科學階級，如在歐洲者然。惟科學家接受社會主義者亦不乏其人。以前居禮（Curie）龍波洛梭（Jonni Lomonosov）均為社會主義者。現在最卓著之科學家如華勒斯氏（Alfred Russel Wallace）與彼同道之一個科學者的小圓圈亦均為社會主義者。惟我等祇開出一名單，亦殊乏意義也。

社會主義與科學接近之原因，至易明瞭。科學者愛好秩序，厭憎混亂。創造不漏水活塞子之智的激動也。足使科學者立出使工業免去失業等耗廢之計擬書。惟科學者為其學校即彼之實驗室，及研究工作起見，不得不仰仗國家之贊助。蓋艱苦的經驗已詔示彼，尤其研究人類或社會問題之科學者，凡私人設辦之文化機關往往不能得到討論自由。蓋即研究自然科學，而現代之競爭的工

業制度亦予研究者之健康及精神系等以重大之刺激。惟較此更重要者，一個生息於智的空氣中，并且與智的階級往還之學者，在遇見兇蠢之徒，因一日斂得財富而居然昂首出入於社交場中時，不得不生厭惡之念。蓋智識的貴族階級不能與商業的財主相結合也。

不寧唯此，社會主義者之方法為科學的。其主旨在應用進化之歷程以解釋社會之現象。此方法假定社會之未來之更有效率的狀況，實不過為完成其已過的使命。此方法從某數種已經觀察正確之狀態與傾向而立出為試驗用之假定，更從此而作新假定，蓋無論其試驗之結果證實或否認前設之假定而其達到一個更深與更廣大之假定則一致。以此，整個的社會——其組織，其制度，其一切動作——皆受自然例之支配。此微特指鼓狀的歷史的方面而言，而亦指實驗的方面而言。因之社會主義對政府之行政與立法亦視之若化學家在實驗室中所用之種種手術而已。今日各種政治活動中，夠得上科學化之名稱者，社會主義一者是也。

惟以社會作科學之研究品，則世人對此種試驗之效率尚未逾自然科學之實驗室之門限。哥爾頓爵士 (Sir Francis Galton) 將遺傳性學說不完備的應用於政治，此尚為科學者對本問

題所作之最完美的貢獻。而對於公衆健康，家庭經濟，學校衛生，及優生學之全部，則現代科學者祇加以淺少之努力，其未闢之境地，蓋與澳大利亞洲中部農夫未注意及之大平原一樣。惟社會現已逐漸表現新興趣。科學界中已發見明著的新徵象，人藉之可預料二十世紀進桂花冠之新科學必爲社會學（Sociology），即包括社會遺傳學，社會健康學，與社會組織學等之總科學。在此新科學之中社會主義之學說與企圖必占到中心地位。蓋社會主義置社會學於重要之地位也。

職此，社會主義乃結根於文學，美術，科學，宗教等一切創造的智的活動之內。此等活動，有時祇對舊制度作反抗，有時祇作空構的虛求，有時回復至古時因不適合現代情勢而早歸消滅之宗教的會社制度，而有時更歌唱一個高遠的思想以自謀安慰。惟自彼等喚醒人類之熱情與酷望之後，彼等向所持守之原則與動機，規定與方法，皆蔚集而立出統系，以作實際政治之嚮導，或政治動作之鼓動力。此總結果即爲社會主義——爲反抗個人主義的商業主義之社會主義，爲改造未來社會組織之社會主義，爲求建設一個理想國，使推求理智生活與道德環境之人們得在其治下流連不捨之社會主義。

四 安適

社會主義之智的控告不祇上訴於智識階級一者。

馬克思 (Marx) 其所持之歷史的經濟定命主義不免過於狹窄，被迫而稱社會主義之定例即爲苦惱增進之定例。據彼之說，在競爭制度之下，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財富斂聚於社會中至少數人之手，而一般的苦惱遂爲普遍的現象。於是改動發生。惟以馬克思之預料與晚近數十年經驗所詔諭我人之事實相較，則其言有不免過甚之處。蓋在彼說刊行之時，社會雖現有不幸狀態，然若其說出之於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葉之學者，則當較馬克思更有理由；蓋在馬克思之時，社會已現有可立即推廣商務之趨勢。考自有史以來商務推廣之迅速從未有如十九世紀中葉者。是時之勞動界亦在一般的財富增進之中。害到利益。當恩格爾 (Engels) 形容勞動者之頂上遮滿黑雲之時，適已有一二線光明在雲罅處射出。馬克思雖稱社會主義因世人之苦惱增加而產生，而在事實上則社會主義之廣播適丁勞動者苦惱漸臻減少之候也。是以對馬克思定例所下之答覆不能即

移作爲對社會主義之答覆。

社會主義之產生，可經過下述之兩個門徑：其一，社會主義起原於苦惱，假革命爲其領路之燈光。其二，社會主義從盛象之曙光中產生，其進行由熹微之晨色以漸抵於正午。在我等以前之二三十年中，社會主義假後述之途徑發展。例如我等現在之衣服起居已較我等之祖父等所享受者美備。消費亦已較彼等更多選擇。然則社會主義之進展爲由於知足乎？抑由於不知足乎？對此二問題，答案當然屬於後述者，即社會主義之進展，乃由於人類要求更美備之安適。據余個人經驗之所得，社會主義之勢力不在污穢之工人居留地中尋出，而乃潛伏於日光普照之興旺區域。入社會主義隊伍者爲一般有技巧之工藝人，工會會友，俱樂部社友，與能讀能思攷之青年人。我等至易尋出此現象之解釋。蓋當我等選馬匹之時，我等祇視其食量。惟求人才則須並重頭腦與胃口。換言之，馬之所需者祇爲稻草；而人則當計數其心智的快樂之質地；蓋彼不恃些微而已足夠，而其所得之任何一物，均足增廣其心智的地平線而使之達到一新的境界也。

以此，社會主義不祇求避免未來的痛苦，而再求尋找現在人們尙未享得之快樂的新境地。此

主義背後之推動力爲智的，亦爲經濟的。社會主義之種種要求，如推廣教育，增高人之自重心，激起人之想象力，加添工人間之安適等皆應使其橄欖文愈見動聽，而撒下種子以預備未來之優厚的收穫。試予我等以真實之宗教，有藝術性的文化，及更發達之科學，社會主義進展之機會，自然加增矣。

第五章 總括

我等現可總括社會主義對現在狀況所下之評語。

商業主義爲工業進化中之一個現象，而尙未達到其最後表現。此主義之成立，在一般國家已有能力足以支持其國內與國際的市場之後。迨此主義成立確定，社會乃產生特殊階級與特殊利益，與社會中之其他部份隔離而假經濟的專利，社會的特權，政治的力量以作各該階級或各該利益自身之保障。工業界此種新現象，或代替中古時代之封建制度（封建制度自入近世時期後，其工作已完成，故功用亦失），而重立生產與分配財富之新組織。後述之組織祇受個人的私利一者約束。而社會中資本者之私人或其團體的利益遂被置於社會之最前面，社會的責任及社會的互黏性均棄置不顧。當世之人曾希冀在社會任個人資本者各自謀其利益後，國家或可因之而得到福利。惟此種錯訛立即得到反響。在十八世紀末造與十九世紀初期時，女子與孩提被逼而入廠工

作，多數居民麇集於不衛生之工業城市中，長久之工作時間祇有人類之忍耐才能耐受。以此可見一般社會之利益與資產階級之利益截然分清。大多數人之墮落乃適造成少數人謀獲贏利之機會。一百年前朗卡邑 (Lancashire) 之棉花廠主人不願在其廠中工作之孩童前途如何。稍後彼等亦不願代替孩童之婦女之前途如何。一個『人手』死後，又有一個『人手』來代替其遺缺。廠主可不論工人之生命為長為短，為快活為苦惱，而只求主管之機器，可源源產生鉅大之盈餘。今語廠主以其興旺日期已將窮盡，蓋彼等不信也。

商業主義誠已解決工業之生產問題。在廠主之鞭笞與利誘之下，機器發明，亦日新而月異。同時勞動亦受組織而加增其十倍二十倍以至百倍之工作效率。我等可一翻統計。今日朗卡邑之二十個棉花工人可產生以前朗卡邑全市出品額之總數。勒司特之一千個鞋匠可供給每年需鞋四雙者二十五萬人。麵粉廠一百二十個工人可供給二〇〇、〇〇〇人所需之麵粉。此種驚奇的產額，幾如從浪漫的小說中得來，而並非為正確的工業界史乘之紀載。夫將此奇蹟紀入史冊者商業主義也。此種驚人之成績并為商業主義對人類福利所作之永久的貢獻。

惟在時間稍過之後，社會即發現此可驚的生產制度，無相稱的分配機關以運輸其鉅量產額至沙漠中而獲得酬報。分配制度受競爭之壓力與不正確的支配之影響。在此場合，資本者互爭經濟界的便利。適者生存之定例遂在此定例之道德的價值被剝削至零度之狀況下行使其絕對的權威，結果全國之財富堆積於少數人之一端，大多數人民則求些微之分配而不易獲得。在少數者之一端，人民因所獲過多，無法消費其所有於有益之用處。而在另一端之人民，則因所獲過少，無力以備辦其生活必需之簡單物品。更有進者，有資產者之所有權亦奠立於不穩固之基石上面。彼等時受工業界之風波而感到心神不寧靜。現所謂商業興旺之氣象者，對於資本者與勞動者皆乍起乍落而不可確定也。

在斯時會，社會發現謀改善此種混亂現象之有意識的努力。國家假工場與勞動等立法以表現其從事保護其本身利益之意志。同時商業主義之內部的混亂亦因受新影響而逐漸推移。在某部份中，資本家因不息的競爭而至於力盡。合作制度遂假托辣斯脫之面目而繼之以代與，猶之在惡戰之後，自然覆戰場以野卉而藉以遮蔽其以前之恐怖也。新組織較舊有的工業制度更經濟，并

在某限度中，可使勞動之供求穩定。惟新組織將經濟權力集中於極少數人之手。社會主義者視此爲過於危險，其運用過於不確定。蓋一個專利者，從其本體之性質而言，必爲一個壓迫者（exploiter）（註一）彼志在攫到工業界之駕馭器，同時亦志在攫到治國者之權威杖。彼在巴力門與總賬房中均占到位置。彼爲工業界之統領而同時亦爲大力量之公權享有人。社會因彼而發生最急切與最尖銳之問題，是卽社會應若何抵禦一個有力量足以壓迫社會於奴隸之域之新勢力？現在競爭雖已由競爭者自行解決安定，而代替競爭者則爲另一個專利團體也。

社會主義者在調查此新起制度之道德的方面時，亦發現有各種蕪莠蔓長其中而未加鋤去。例如在商貨中攙入劣品以欺騙顧客，定嚴厲之待遇以剝削工人，凡此皆爲迭見不鮮之事。在今日之貿易界中，誠實不爲最易獲報償之美德。物質主義的動機控制一切。身分，血系，名位均僞僂於金錢之治下。有錢之人可在現代『優美的』社會中幹任何一件事——蓋卽嬌妻亦可如奴隸市場中用金錢買到之。人儘粗俗，人儘未受文化之薰陶而鹵莽，或心智與舉止惹人憎厭，惟有錢則榮譽之門卽爲之豁開，社會亦居然視之作貴人看待矣。在商業主義之治下，生存競爭之主旨爲祇彼具

尖刻的機智與羅掘的才力之人，才有生存之希望，而努力邁進，能使總清賬中時見盈餘之強有力者尤爲此主義治下之『最適的』人。資本主義造出一個粗糙的與不合式的工業機械，同時產生一個祇以工業興衰作本位之低下的道德標準。蓋此主義已將一切公的或私的價值悉受此標準之測驗，與受此機械所產造矣。

惟控御資本制度之勢力——即指在資本制度以外動作之政治勢力與在資本制度以內動作之經濟勢力——現均有傾向於另一個新組織之趨勢。此新組織之種子即由商業主義自爲之播種人士。蓋無論何時代，皆自產生某種思想與遠大目標，使其本時代之活動終止後，演進以入於另一時代。如銀幕上之影子然，商業主義現已漸黯淡，而社會主義之輪廓線則更顯著的照耀於觀衆之目前矣。

(註一)本書所用 exploit 一字，其意係指取獲一切爲取者所不應取得之物件，而不作用開發潛伏之財源以充實用解也。

第六章 社會主義之方法

余在上述數章之中，提出社會主義者對現存社會制度所下之批評。余現進而論社會主義之建設計劃。在未討論之先，我等應明社會主義之方法。

一 烏托邦主義

在馬克思之前，社會主義者不視社會主義爲社會進化中之不可分部分，其進行須與整個社會之改造同時進行，而視社會改革由於理智與道德之情感，可祇憑個人之意志而達到其目的。以此，傅立葉 (Fourier) 奧文 (Robert Owen) 等未想到藉政治手段——至少爲第一步——以完成社會之機能的改造，而彼等祇費耗精力於建設以正義爲治具之理想村集，并希冀全世界可從此數點微細之光明以達到改造之目的。彼等酷望在其模範村成功之後，各國之國王，疆吏，及日

在愁城中生活之平民，皆可遷移到其新和諧（New Harmony）等殖民地地方去，而世界可改轍以走入於光明之大道中。夫在進化學說未昌明，學者未識以歷史的精神解釋生命之演進時，傅氏等之主張，誠不可免。蓋彼等不認識人爲受歷史所控制之機能體，而假設之爲有欲望與能動作之不變的實在。烏托邦主義者之方法，其病即在不涉及社會之機能的自然更進，而視社會如機械，謂其動作可立即修葺革新之。申言之，初期社會主義者，未看社會及社會之各種組織，都自有其歷史的根據；其習慣與各個間之關係，都與已往之事蹟組成一個有統系的整個，而不能如舊衣服般在時尚改變後，即可拋棄不問也。

我等稱上述之社會主義運動曰烏托邦派。其意指社會主義在彼時尚未受科學的治化，雖對眼前社會下正確之批評，及對將來進步抱深遠之見解，然在此之外，社會主義者再擬種種與社會實情不適合之改造方法，其計劃祇爲理想的也。讀者今日至倫敦郊外鄰近縛力林（Thorby Wood）之希倫斯維爾（Heronville）等處，將不復尋出鄂康尼斯維爾（O'Connellville）舊村之遺跡。實則希倫斯維爾卽爲鄂康尼斯維爾建設模範村之原有地址，彼發起人深冀在此一角地

可以產生一新世界者也。顧今日則模範村之最初設置，已蕩然無遺，即語居是村者以舊有之村名，聞者亦將茫然無以對答。夫此又不祇鄂康尼斯維爾一村爲然也。反對社會主義者藉此稱新村失敗之原因，由於其性質與人情相背反，抑不知新村失敗之實在原因乃由於此種組織不合社會學之方法也。

今日之社會主義與昔日之社會主義尙有另一個不同點。昔日之社會主義，除去聖西門主義（Saint-Simonism）一個例外外，均視社會應以村集爲改造之起發點，而今日之社會主義則主張改造社會應以國家爲主動力。惟昔日之社會主義亦自有其正確處，我等處於今日，當者不再設傅立葉之法稜斯脫黎（Phalanstery）式新村，惟社會主義者若遺棄公產市有等計劃，則此種社會主義不復有存在之價值。蓋國家不祇指白廳（White Hall）英國中央政府之所在地）之中央政府，而包括境內之城鎮，村集，家庭等一切。今日之社會主義不過將烏托邦主義加以修正而已。

在政治衝突劇烈之時代，烏托邦主義所用方法之軟弱點，可立即看出。例如在彼時期，法德二國民衆，方與專制政府奮鬥。英吉利之家系政治方過渡而進於民治政制，因之而社會亦有長期騷

擾。當時烏托邦主義可望有暫時之成功者，只有地廣人稀，與社會制度尙未確定，人民尙可行使充分自由之美洲一處。至於歐洲則因受政治潮流之衝擊，社會主義運動之性質已更變，意志已堅決，想象——在一時期中——已狹小。以前歐洲上中下社會視社會主義爲甜密的理智與嚴肅的正義所混合而結成之凝晶體，而至是時則祇爲水深火熱中之無產階級 (proletariat) (註一) 求報復社會對彼等之虐待，與要求彼等在人羣中應有權利之獨有的奮鬥工具。烏托邦主義者所用樹楷模以服人之方法，與法稜斯脫黎或新和諧村中齊整的或如洋囡囡居處般的建築物，新派社會主義者皆毀棄不用之，而開始攫獲政權運動，以謀解放其身受之縛束。在此時期，有某部份社會主義者見烏托邦之美滿理想受新運動躑躅而代爲憤慨。彼等誠有相當之理由足稱。雖然，社會勢力，既經易位，新局面之產生乃爲不可避免之結果。路易勃朗 (Louis Blanc) 論當代之社會主義運動曰：『社會主義只在政治之空氣中，才能結生果實。』馬克思更進一步而稱此運動曰：『無產階級之政治時期。』科學派的社會主義蓋由此肇生焉。

社會主義新運動與歷史上其他反抗運動同樣錯訛。卽其起發點雖其反抗之目的——社

會舊錯訛——過遠，故本身不能爲實在真理之表現。蓋真智慧必爲兩個極端主張之混合產品，設此等主張而各自分立者，則必各爲錯訛也。雖然，新運動主張用政治方法，卽認識社會關係之改造，必當出以整個機能的換置，此與事實切合。再新運動看清羣的意志在支配社會內部變更時，必當依仗國家，社會改革必待社會對於政治權利，或社會權利之態度變更後始能永久，此則又與事實相切合。科學社會主義者結合勞動階級爲整個的政治活動，并將抽象的政治與經濟定例作爲其活動之中心。彼之方法，實祇引用其他改革運動已經常用之方法。進言之，在十九世紀中葉，社會主義已進而成爲一種運動。此後社會主義視其所具之政治勢力而爲消長。今日社會主義之所以有一部分成功者，蓋皆因其爲一種政治運動也。

二 革命

雖然，今人有稱革命爲社會主義之方法者，此實錯訛。蓋革命從不能使社會主義成功。社會主義者所擬之改革，其範圍涉及社會之一切纖微體。蓋必經過全部機能的歷程，而始克得有結果。夫

改革政府，如定政體之爲共和或君主，予人民以治權，或壓迫之於政治的奴隸之域，凡此問題固可用白刃解決。惟改更財富之生產方式，或國內與國際之貿易制度，或使勞工與其酬報合於正義，或阻止今日社會因生產過剩而造成貧富不均之經濟現象——此等改更，皆非革命所能奏效。某等社會主義者，爲求保存歷史中已失效用而仍有光榮之字面起見，仍假『革命』一名詞以指彼等之方法，余在此間必須指出彼等所用『革命』之意義，已與原義不同。查彼等所指者，蓋指社會主義成功之後，社會將根本改造，彼時之一切狀況，將與原有之狀況截然不同，而社會或竟至變成爲另一個組織。因斯彼等稱『革命的社會主義』爲合理。抑不知此種名稱已予一般求明瞭其意義者以困難。蓋革命並不指偉大的變革，而指迅速的與用武力的變革。卽以今日常用之『工業革命』之字義而論，其中亦含有迅速的變更，與與此變更連帶之社會組織之一時的解體等概念。而今日社會主義者所用『社會革命』之名稱則與上述之義微有不同。蓋彼等祇指彼等所擬改革計劃之功效無微不至，而不指彼等用革命以求實現其計劃也。換言之，革命爲社會主義者之目的，而非爲社會主義之工具也。

三 實驗

無論何國都可假立法與行政以立定某種社會關係或社會習慣；此種關係或習慣，均經實驗證明爲有利，并經大多數人民贊成而接受之者。現代社會主義者之方法，亦成立於此原則上面。在國家採用民治，即法律由民衆造成，并須受公衆經驗之指導之場合，立法與行政逐漸增加其重要性。蓋立法者若爲經濟充足，能自行保障其利益之階級，則立法院之工作不甚繁劇。是時之立法院可爲一引人入勝之辯駁會，然其產出之法制數量絕鮮少。當時有力的政治意見，咸接受國家之活動須限至最低限度之說。據後述之意，國家除軍務與警務之外，不應涉及其他事項。國家與國民間之關係，可用『人與國家，兩相對峙』之反形句法包括盡之。

惟俟參政權推廣至下層民衆之時，立法院受一完全新勢力之影響，在此時會選舉人，即議會多數黨之產生人，不爲一個有經濟能力足自保障其利益之階級，而爲當代經濟制度下之被犧牲者。彼等必依恃政治力量，始克改善其處境。彼等視國家爲同盟人，而不視之爲敵對體。多數人不復

存有人與國家處於相對地位之意念。蓋資產者視自由為不受限止的使用財產而勞動者則視自由為求避免對方濫使財產損害之保障權。資產者求除去一切足以牽制其行使財產處分自由之障礙。而勞動者則求最大多數之民衆得到最高之保障與自由以限制資產之某種逾軌行動也。

此為平民獲得參政權後，政治思想之根本的變更。因此變更，民治政制不祇為「政制中之一個形式的區別」，而國家與個人間關係，亦因之根本變化。蓋視國家為一個權威機關，其功用在指揮治下人民羣力完成某個公眾目的，此其目光，已與視國家之功能，祇在禁止其治下之動作者不同。在平民政制之新狀況下，進步與互助相依輔而進行。教育，文化，道德，理想——而獨非經濟勢力——均變為社會中之創造勢力。羣的心理更融會造成一個合宜的環境，使此等勢力可在其中活動也。

換言之，建設的社會主義之精神乃肇原於政治的德謨克拉西主義。春陽既屆，惠風始和，而路旁花草亦吐綻其絢爛之葩蕊。社會主義不可與民治主義相分隔，亦猶生命必在春光中萌茁也。民衆在認識社會主義之真義後，彼等即求避免之，而結果仍追躡社會主義之轍迹以進行。相傳印度

某部落有自作粉飾之國會拉查（Rech）在讀議員通過之法案後，必撕碎而擲諸風中。然有詰議員何以必勾留國會中作無謂之討論者，議員必笑曰：國王初雖撕毀其共同決議案，然短時期中彼必依照其決議以設政也。蓋在公衆意見之潮流上，國王不過如俟風色之帆幔而已。社會主義之精神與見解雖一時間受各方面之劇烈攻擊，然國內之任何黨派終必接受其主義以左右彼等之立法。至將來之潮流，能無改更此種傾向，此種空泛的懸擬祇爲一般無事可做者才甘費時間以討論之。惟今日之趨勢則至明顯與有力。其原因蓋不在於民衆有意信仰社會主義，而在於民治既倡之後，社會主義乃爲其不可或免之結果也。

四 參加國會

社會主義採用之政治策略，各國皆感有困難問題。而在大不列顛，則較其他各國更見複雜。

我等倘將德意志之政情與我國作一比較，則上述之說，自將明瞭。德之下議院，與巴力門性質不同。當俾斯麥克（Bismarck）起草德憲之時——其草案稍加修改後，卽爲帝國所接受。俾氏心

中祇有二個目的：（一）組織一個根據普遍的民衆參政制之立法院而不予以實權；（二）授帝國之實在的立法與行政權於一個絕端的守舊主義之上議院。以此，德之下議院充其量不過爲一個政治的辯論機關。其效用在充分的討論國家之重大政務，并將民意發揮至極顯明之境地，俾真正權威者得藉之以爲設政之借鏡。人視德之下議院爲世界一切下議院中之最弱者，而同時亦稱德之上議院爲世界一切上議院中之最強者，有以也。德若將來重行分配其下院之席次，俾城市在下院中得到相稱的代表權，則激進派與社會主義派必將一變俾斯麥克之舊制。惟余不論將來以現在之局面立論，則在一個祇涉辯論而不操實權之議會中，各黨所感之勢力，自與不列顛政黨所感受者不同。蓋我等若假定議會之行動當對民意負責任，在憲法上議會并操有可使其意志得見成效之自由權，此種議會在立法之先，必當考察公衆心智之各個角度，并對於國家進化中之任何過程，都負責任。是以此種會議中之政黨雖以主義作其政策之嚮導，或其行動之燈光，然彼等必當視方法及眼前之急切政策較抽象的理論尤爲重要。在茲場合，政黨不能祇擇消極的態度，而須顧到政府之整個局面，而對於各法案行使獨立的投票權。彼等心目中當時時顧到彼等行動對於政

治之一般的狀況所發生之影響，及每個步驟在政策大體上，或對其他黨所發生之便宜或不便宜。換言之，在不負責任之議會如德之下議院者，議員固可注目於地平線遠處，而在負有政治責任之立法院如我國之下議院者，則議員不得不注目於其本身之立腳點。德之下議會固可不問現存局勢，而我國之下議院則視現存局勢為最重要。德下議院中之政黨間固可立出絕對嚴明的界限，而我國下議院中則不得不時有過渡的政派，以至大黨間之分疆線遂時為之曖昧也。當社會主義運動發動於如德意志之獨裁政府下時，此運動對於國內日常之立法無甚影響。蓋社會主義運動在此情狀下，祇足恐嚇握治權人。社會主義者亦惟假此一法才有獲效果之可能。俾斯麥克通過多種社會主義立法案，其主旨即在求去除社會中不平，而政府因之可將社會主義之源頭截斷。惟俾氏此種措置，顯然與鼓勵國內有創造力之意見，使之日漸趨向於同情與友好的途徑者不同。在民治國家中，社會主義之每個發展，均足影響敵黨之政見。在現代不列顛之政制下，自由黨或保守黨若頑固的保持其舊有之個人主義或貴族權利，在事實上為不可能，猶之社會黨不能再夢想世界上有一個根據經濟的正義之極樂國出現也。社會主義者在德意志與大不列顛所獲的實在結果，或

許同等，而在其所用之方法則不同也。

上述之不同點，不原於兩國之民族性不同，而原於其改制之差別。若予德之下議院以自治自由權，德之社會主義者在政策上將與我英之社會主義者，感到同等問題。在民治政制之下，社會主義之方法不能有劇烈的變動。其故民治在國之社會其意見與態度一有遞變，即對行政與立法發生一種穩定與不受間斷的影響，在民治國之中，一件事若不能在選舉票箱前解決之，則此事不能更假軍用防堵物而獲得效果。社會中之舊狀況，如哥達脫（Cordite 一種無煙炸藥名）然，在空氣中燃放，則可經自然的變遷而不帶有爆炸性，如於不通空氣之處燃燒之，則危險殊甚也。在民治政制之下，社會組織遇到變動，各部間皆經過自然的變遷，如繪圖案畫人依全局之氣韻而逐一加上色彩，或者——我等可用另一個更切當的譬喻——如有機體之自然生長，其筋絡，消化器，性情，感覺等均隨外界之環境而於不知不覺中從一種生活機能演進為另一種生活機能也。

反對社會主義者每稱無人能將社會主義者所主張之改革之細節在事前預為看透，以此在社會主義光焰晦闇之翌日，社會上即將發生混沌之現象。反對者再稱社會主義者為社會立出供

給穢器洗滌人，開掘河道之小工，或主筆，詩人等各色人等之方式，惟因此種方式不分出社會職司之等別，故將自行解體。雖然，此等立論，皆與事實不切合。蓋社會主義者適求避免反對者臆揣之危險也。何以言之？社會主義實施之途徑爲國會。社會主義者在改造社會時逐日研究眼前之事實，并確定明晨應擇之途徑，而再視實在情況是否與預期者相同。蓋社會主義者解決各問題皆在此等問題產生後，而後乃根據實在情形以解決之也。

我等解剖反對者對社會主義國家之施政細則上所抱之懷疑點而更可將社會主義之方法之特點表出。反對者稱社會主義者往往預下假設（實則社會主義者普通並不擅下此種假定），而此等假設，決不爲人類所優容。以此，社會主義祇爲不可能之理想。答此辨難，我等可舉一切勞動在社會主義之治下，是否應獲得同等報酬一問題作討論。以問題之實在的重要性而論，蓋無事可較社會主義國家雖不予一船服務人以同等報酬，而仍能爲其治下之全體國民產生鉅大數量之利益一事，更見確實。惟某派社會主義批評人，仍斤斤稱社會主義乃建樹於道德劃一之信條上。夫此信條若真能成立者，則必能產生理想的社會結果。然則社會主義者若何接近此問題乎？從一般

的說法，一個著名外科手術家所耗費之勞力，與開掘溝道之小工所耗費之勞力無殊別，雖前者因具有較高妙之技能，故應得更多之報酬，一若地主依據同樣理由，而在某地段可抽收較高之地租金（註二），同時外科手術家之吸引力至大，是以社會中之一部分人祇願其天才能得到發展，而不存其他企望，與善運動者有時自願加入長距離競走，而無需金錢報酬者相似。夫此皆為社會主義者所承認者。雖然，真有智慧之人，則對上述之問題，不遽下斷語。蓋我等不能預測在社會主義治下之一切動機為何若？我等可肯定者，即為在今日之社會中，斂財確為大多數職業之至要目的。惟同時在每種職業中，亦必有少數人不以將來可入其口袋之報酬金為其服務之目標。夫在商務主義盛倡之時，人民自幼即受以斂財為一身事業之目的之教育，物質的報酬確為報酬之唯一的具體辦法；而報酬金之加增又確為成功之公開的標準。惟我等亦可推斷在一般的技能標準抬高之後，則社會付技能之報酬金必減少，猶之社會在取消土地專利權後，地租金亦逐漸減少也。在日後生活競爭之必要不存在時，人類努力之動機將為道德的與精神的而不祇為金錢的。此亦可以預必也。雖然，我等可稱為已知之一切，大概止於上述者之數種，至將來我等與社會主義之目標更接近

時，則人類動機之結合必與今日不同。而社會主義所定之某種報酬制度，今日爲一般所視爲笑柄者，至將來或者將變爲不可少也。

我等亦可持此以答復彼等稱人類情性根本不改，則社會主義爲不可能之說。此說之病在末認識人類性情本係時常變更之一點。夫人性變更當然不爲驟然間事。惟組成人性之複雜的本能，習慣，意見，與動機等皆時時互更，其各個之重要位置而產生新結合力。社會主義即依照人性變更之步驟而向前進取；蓋在其進展中，信心與實驗並重也。

五 科學方法

用科學方法者，歸納與推斷並重。申言之，用此方法者，搜集事實而標明其特殊點，再彙合其所得各種之假定，從此以推索得新統系。加利略（Galileo）在實驗墮體在空間所具速率之公例時，先用多種已經證實之事實，然後演繹得拋射體必循拋物綫以進行之新事實。而達爾文（Darwin）則異是。彼不以事實證明進化學說（雖達氏所搜之事實已較在彼以前之科學家爲多）而用進

化學說以解釋萬物演進之現象。以此之故，今人對達氏所用之方法乃為歸納抑為推斷，尚有疑問。而實則達氏之方法乃歸納與推斷並重之科學方法也。

社會主義者所用之方法，與達爾文所用者相同。此方法之起發點為認識社會之現象，並思整理之成種種統系，再從而推討其肇因與結果。其注意點蓋為社會何自而來，何向而去也。

然則何者為社會主義之起發點？答此可用貧困一詞以包括盡之。余在前章之中，已表明貧困之主因，不祇由於個人之過失。設貧困之原因祇為個人的，則社會主義運動祇須注意抬高道德與教育標準已足。惟貧困之原因大部分乃由於社會，即由於社會中生產與分配制度之繼續墮頹，是以社會主義運動，不得不並重經濟、政治、道德、社會等方面。蓋社會主義者譬如工程師，彼見在其面前之機械，損壞不能運用，乃考察其致病之所在，彼稍加審察之後，即發見此器械之各部不能連貫動作，其動力不得正當分配，與受有高度之摩擦力等弊病。同時彼再尋出致此之原因乃由於製造者初未具有整個計劃。後者用單獨造的圓柱氣筒，或迴旋器，或活塞子，強併合之以求得整個合作之效驗。其不能產生高效率蓋可必也。現代之工業社會之內部情形，正與上述之機械相若。

社會主義者在第一步工作完成之後，繼續進行其第二步工作。余頃用機械作譬喻，實則此譬喻尚欠正確。蓋社會能自動的適合環境，其性質與有機體相較為近也。社會主義者發現社會須時常整配其功能，以求保存力量。蓋整配功能為一切生物具有之現象。例如失聰者長於視或觸。善者長於聽。植物移置於新環境後，可因其本體之適合性，或自然界之選擇力，而自改變其葉花果實根蒂。動物遇到必需時具同樣能力。此種適合性或者基於我等所謂之意識，或者祇為物與其四週之機械的適配。然其結果則一致，即生命謀經濟與保存其力量而變化。以至其機體與新環境適合後，則無用之器官自然的萎縮而消滅。蓋失效的器官往往損耗有機體之精力，而使之不能茂旺也。

當社會主義者在社會中謀尋找出物境交互適應之定例之佐證時，彼發現此種佐證假人類酷求更高度之合作與更完備之組織等形式，而不息的在其四週存在。彼發見控制經濟力與科私產制以社會責任之公例已在社會存在；公眾意志與公眾福利已逐漸被認作私人意志與私人利益之前提；現代社會方自確定其本身為具有治下人民之總人格，因而吸收與改造各個私人之利益而使之與公眾利益相同調。彼再發見社會不任柔弱者任強者之蹂躪而無所保障。例如社會已

予兒童以教育，并設法維護其衣食醫藥遊戲等應有之權利。社會雖對後述之設置，現尙在猶豫考慮之中，然即此已足表示團體中已產有一個爲公衆謀幸福之公衆意志。此外如婦女——其經濟力因生理與心理等關係而較男子柔弱者，老年人，及失業人等亦已開始受社會之保障。社會主義者因此明瞭社會之意志與良知，現正從事於謀立定制以保護其治下一般處於不平等情勢之人民之權利與益處，其主旨蓋在謀每個個人都能自求進展與獲得自由。社會主義者并信此種潮流，現正在進行之過程中。蓋凡今日祇爲同情心之表現者，至將來必更進而爲理智的建造；今日祇爲分散的措置者，至將來必更進而爲有統系的組織。試以維護兒童之應得權利爲言；此事將來微特將增重國家之責任，而更將增重父母之責任，因之使未來之家庭必較今日資本主義治下之家庭可建立於更鞏固之基礎上。社會主義者之此種見解蓋皆由視察眼前之事實而得到，彼求完成『中斷之拱弧』，從眼前已存之傾向而進作理想的建設；細察已經完成之聖宇之牆垣，而推考以前建築家之意思，更繼續完成其未完成之線，以謀造出一未來之美輪美奐的建築物也。

資本主義者之管理工業。與上述之方法經過同樣之歷程。彼等同樣運用節省力量之定例。在

其過程中個人資本家進而爲合股公司，合股公司進而爲托辣斯脫。村集市場進而爲國家市場，國家市場進而爲世界市場。凡生產與分配有相互關係之行業，皆逐漸聯絡爲整個的統系，而此後再加上他種行業，以使多種經濟活動咸受制於一個中心點。蓋其所用方法，與社會主義者無殊也。然資本制度現仍感有土地、勞動、資本等生產原素不能和諧的合作之缺憾。社會主義者有鑒於此，是以一面推索社會進化之原則，而一面以前事作借鏡以籌備完成其未竟之業也。

社會主義者因此謀答復一切問題之中心問題。即在新社會狀況之下，誰應控制一切？此控制者應爲整個之社會？抑應爲某特殊階級？社會主義者用同樣方法以謀作一答案。彼等尋出土地已漸由私人管理而進爲社會管理。在殖民地如澳大利亞等處，其立法可用科學的先見確定，並可不因社會上已存有根深蒂固之私人利益而使其新試驗受障礙之場合中，上述之變革，尤著有成效。惟其他國家，有時竟如有悠久歷史之德意志與大不列顛等，亦因情勢壓迫，而採取同樣步調。此外多種公用企業，若煤氣，自來水，電車等亦皆私家企業而歸市政府或中央政府接收辦理。上述之公用企業皆爲專利，其建立必當先得公衆之允許。社會將之歸爲市辦，其用意即爲公衆謀得便利與

益處。此外公家亦收管關於公衆衛生與幸福之企業。市政府建築工人宿舍，公賣牛乳，查驗學齡兒童之體格等尤其最著之舉例也。我等從此可以證明社會，視作一個有機能的整個看，已在在爲其本身之利益而管理一切與其幸福有密切關係之資本，并親自負責辦理某種服務標準本應保持至高，而以前因私人競爭而至將其標準減低之公用企業社會管理此種企業之手續，其第一步爲派員觀察。然今日進步較速之城市則已收爲直接市辦矣。

雖然，反對者稱余上述之說爲與社會主義無關。其說誠允當。然社會主義之注目點實與上述之潮流具同等之趨向。蓋社會主義者看多種資本，與多種公用企業，在某時間後，皆應受社會管理也。以英國而論，一般凡足證明市辦電車爲正當之理由，亦足移而證明在未來時期運河與鐵道應收歸國辦之合理。現公衆衛生，亦近大改革之時會，將來由此改革而產生某種國辦醫藥事業，實意中之事。在美國等國中，托辣斯脫之建立已鞏固，其社會效果亦以昭著於人衆。今日社會主義者遂『請將一切托辣斯脫均併歸國辦也。』

本章不祇敘述社會已過與現在之狀況，而有識之士更可藉之以推斷未來之趨勢。研究海洋

學者置小浮筒於洋水之上，視察浮筒受潮水之衝盪以定潮水之取徑，而再逐一繪之於圖以測量出全海之迴流系統。自然科學者收拾一骨一齒，加以筋絡器官而造成人類尙未認識之奇異動物。研究人類性情之學者聞某之人一語，或瞥見其圖書架上的一部分之皮藏，或略睇其舉步之態度，而可將其人之性情經歷說出。社會學者蓋與此無殊也。彼可研究四週之改變而測定社會潮流之趨勢；研究人類行爲之動機與假定而窺透人類將來之進境；研究人類心中之理想城市而預告未來社會之立法或行政之取徑也。

(註一)在英文中無與 *Proletariat* 同義之字面。其義蓋指無田地無資本而須完全依靠勞工以餬口之階級也。

(註二)以天才卓越而得到之報酬金，性質與地租金同。蓋亦一專利也。

第七章 與社會主義無涉者

余今若將現在反對社會主義者之立論點及其所存之恐懼加以解剖，則我等對社會主義所用之方法及視察點，更易明瞭。

一 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

余首請揭出社會主義，看作一種政治與經濟思想，與一般視為與之有連帶關係之他種主義，若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等究竟有無關係？

共產主義主張財富應置儲於公家，每個個人在公產之下均得分享一部份，受得之多寡不以服務程度作比例，而根據於『人類謀生之應有權利』。根據此原則，社會誠可將人類之消費與其對社會所應負之生產責任聯貫起來，是即謂社會可摒逐不盡生產責任之人於經濟社會之外。惟

共產主義所持之財富分配哲學，仍與社會主義所持者不同。『用一切人之能力以產生財富；根據每個人之需要以分配財富。』此爲共產主義者所採用之公式。社會主義者上公式中易『需要』一字爲『服務』。蓋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均主張財富應歸公有，惟對於個人分享財富須具有何項資格，始持不同之點耳。申言之，社會主義者主張分配財富應根據個人之各個收入。而共產主義者則主張人類俱有生存權。社會主義者主張財富分配時，應用金幣或勞工票等貨幣作標準；而共產主義者則主張廢棄貨幣。我等若憶顧客在雜貨店中買糖時，必須出錢幣作代價，而明晨在餐棹之前則其兒女可不問糖之價值而各要求分享一份，則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不同主張，自易明瞭。我等或者可作一更簡賅之說法，曰：社會主義承認私人之人款爲合理，惟有二個條件：（一）私人收入之數量當足夠維持其滿意的生活程度；（二）私人收入當代表收入者所作服務之報償，而不得藉以壓迫其他勞動人。惟共產主義者則祇考慮到一個人求滿足其需要之總數量，彼對於消費亦祇主張限制用途而已。

共產主義之經濟思想，往往與無政府主義之政治思想有連帶關係，而世人在此又往往誤會

之爲社會主義（在政治思想上，在政治動作上，無政府主義另有一完全不同之解釋）無政府主義指以霸道作中心之國家之反面，其說與斯賓塞（Spencer）派主張之反社會主義的個人主義相似，而與社會主義實處於相反者之地位。根據無政府主義者之說，社會中不應有國家。或卽有國家，而此國家應完全以人類之道德的或社會的動機作爲維繫力，因之人與國間之關係，完全出於自願。我等從此可見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政治主張不同調，蓋前者主張社會中應有一個立法的——因之具有壓力的國家；而後者則主張社會中祇應有一個行政的與各個份子間自願組織的國家也。（註一）實在的說來，無政府主義只爲個人主義之一種，其主張不能與後述者分別論也。此外尙有一不同點，卽無政府主義以人性本善之說作爲其立論之起發點。此說雖曾爲初期的社會主義者，傅立葉一人例外，所揭櫫，然今日之社會主義則拋棄之，而另建立於人類羣性之學說上面。

不寧唯此，以經驗爲言，世界各國，自法蘭西以至於新大陸，自意大利以至於日本，無政府主義運動蓋與社會主義運動時常處於衝突者之地位，而現代社會主義史之上半部，尤爲兩種主義抵

觸最激烈之時期，惟今日至多之人，顛倒實在的事實，而稱此二種相反之政治思想同出於一爐。此其致錯訛之原由；或者因社會中不慣分析事理者，將一切反對現存制度之學說，聚合爲一起，而視之爲彼此間都相似也。

二 取消私產

我等茲再討論社會上對社會主義所持之私產制度之流行的見解，與社會主義所持之真正的見解。一般人視取消私產爲社會主義之一個主張。惟此說與視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爲同性質之說犯同等錯訛。私產制度，從一方面觀察，係求限止生存競爭與限制原人在森林時期享有之自由權，即原人之有力者，在自然界中可不顧一切而盡量收取其一人所欲得之品物，雖在現代，此種競爭，或此種上古時代之自由方式仍有恢復之可能性。私產制度亦求阻止人民對於物品之任意的攘奪，雖現代仍有藉私產權以作壓迫同種用之工具。社會在私產制度成立之後，能延長生存者不爲最適的個人，而爲最適的社會。夫私產制度之此種原則固皆爲社會主義者所接受者也。蓋

社會主義者祇主張消滅私產制度之一切惡果，而使其有利的作用能得實踐。換言之，社會主義祇防止私產損害，或反對社會全體福利之發展也。

人有稱現存制度，係建立於私人享有權上面者。此種實係錯訛。我等可引用約翰·斯圖亞特·彌勒 (John Stuart Mill) 之說。彌勒曰：『個人所得之報酬，微特不與其勞動及節儉成正比例，而適得其反；蓋今日受酬最微之人，其勞動與節儉乃最甚也。』彌勒之說雖歷經學者稱引，然其力量與真理迄今未受損減也。

今日我等在披閱社會實地調查之報告，或我國或其他工業國家關於財富分配之統計數字後，而仍存社會進步乃由於其中各個人均具有私產之幻想者，實為不可思議；蓋今日社會之事實與理論不符合，而最足引人注意者乃為社會中大部分人均係無產階級之一個現象。我國之勞動者中，十九不存儲蓄之念，而祇求其每日之所入足敷其每日之所出。至其他狀況較好之工人，亦至多祇能提出人款中之一部份以儲入於保險公司中，俾遇商業凋落，或失業等不可免之境況時，其手頭可以略資周轉而已。若工業之動機，在謀求獲財產，則現代之社會制度，不足引起勞動者一星

期之操作之興趣。人有稱儲蓄爲勞動者所不可少，此說有時已過於誇張。蓋只在極少數舉例中，我等可尋出勞動者將其所入課額外之娛樂以抬高其生活程度。在一切的事件中，勞動者幾乎儲蓄其可以節省之一分一釐以，謀萬一遇到不幸之境遇時，可以預先有防備。彼等工作之唯一的經濟動機爲恐工作停止後，彼等將感受困難之恐懼心理。雖其所儲之款，在顛沛之時，不無裨益，然在常日則數目太小故，無大價值可言也。換言之，即今之勞動者即都保有失業或疾病等險費，惟其儲金不能對彼之生活有若何改良也。

今日社會中，因具有私產而得享受快樂與自由者，祇占極少數，而此少數中之大部份人，又不對社會作有用之服務。彼等只將錢幣借出，而並未化用之；祇從專利品中剝取租金，而並未創造經濟的新贏益。在某時期之前，勞動者見多數出身工人者，可逐漸進而爲雇主，是以其心中均存其將來處境或可有發展之奢念。然此種機會今已不復多觀。自生至死爲勞動者有之；事業稍有進展而中途躓蹶者有之。至從出身低微而順利的達到目的者，則幾如鳳毛麟角，其存在亦僅矣。不寧唯此，工作者在達到目的之後，其所獲之彩物，今亦遠不若昔時之顯奕。蓋以前作雇主者，自有其獨立的

與其財產附帶的特殊利益與自由權利。其本人之莊嚴與身分因之而加高。惟自資本改爲經理或董事制之後，雇主之莊嚴與榮譽大見減削。今雇主祇爲一個嚴酷的與粗俗的有錢人，而社會對於富人所表示之尊敬，及其在地方上所享之尊崇地位，早已蕩然無存。蓋自近代商業組織改變之後，凡以前足以引起一個有志之潑利皮痕上進之誘致物，現悉改其性質。在一二年代之前，人向榮譽之方向進展，此種誘致物對於選才具有特殊之效果。今人向錢財，薪俸，堆棧或廠場之管理人之方向進展，此種誘致物對於選才亦具有其特殊之效果。二者相較，則昔日之選擇方法，成績較今日之選擇方法爲優良多也。

今日財富分配之事實，微特與現代社會建設於私產制度上面之假定相刺謬，而一般商人在商業組織改更之後，因其成功所獲享之報酬，從自由與榮譽講，亦不能與昔日自具資本之雇主相較，故彼不視其本身與其經營事業，爲其所居城鎮中之組織原素，而用之以謀梓鄉之福利也。

今日社會之實在情形蓋如是：民衆中之大多數不具有充分之私產，使彼可享行動與消費揀擇之自由權。社會主義者攻擊現代制度之最嚴重控訴，亦卽在此一點。換言之，今日勞動者之報酬，

不夠稱爲其私產，而祇足當其一星期之工資也。

然則何者爲社會主義之立場？

社會主義者認定個人之人格，必須藉有私產而方能充分發表。蓋人必有力量以自管理與自享有某種事物，而後能自管理與自享有其本人也。社會主義不爲多種不相連貫之信條硬湊造成之一種不自然的統系，如揣謎者翦裁圖書中之斷條碎塊以併出一幅錯亂之圖案畫然。反之而社會主義實爲由連續的試驗得來之一個整個的意念。我等觀以前社會進展之過程，斷定社會中無一事有要求取消私產制度之傾向。蓋人欲表現其人格，必須享有物產權。社會主義者決不將此重要之事實遺忘。某種社會主義者，如信奉馬克思主張最忠懇之考茨基（Kautsky）曾宣稱在社會主義之治下，每人必當自有其屋宇與田園，可爲舉例。今日社會主義者主張改良賦稅，而將不因勞動而獲得之入項如經濟的地租金等取消，此種主張實與社會主義之私產主張無甚出入也。我等於此可以指出反對遺產並不爲社會主義者之重要主張。社會主義對於遺產制，在原則上本可接受，惟今日私產之傳授，往往連帶有使大多數人蒙及貧困之結果，是以反對之耳。

在討論上述及同樣之問題時，我等須記牢兩件重要事實：（一）社會主義，從其道德方面著眼，乃爲維持真正個人自由權之工具；（二）社會主義，從其經濟方面看，乃爲消滅社會壓迫之不可少制度。社會主義者求上述兩目的實現起見，是以主張私產制度應設有不可逾越之界限。

在歷史之過程中，限制財產之種類與財產之特權，與伸張自由平行發展。現代雖不復視人類爲財產，然昔時之哲學者，人道主義者，奴隸者皆承認人類爲財產之原則爲不容推搖。雖然，祇將人之身體割出於財產項目之外，此尙嫌不夠，蓋現代已感到某種經濟勢力可束縛人之意志，即人格；而人類若求繼續擴張其自由之奮鬥，則彼等必當努力於阻止某種足以壓迫人之意志入於奴隸之域之私產權利。我等觀現代行使私產權之方式而益感上說之不謬。

從余現有之觀察點作審斷，則今日私產權之最大功能，厥惟壓迫。何以言之？私產可以作資本，而資本爲勞動不可或缺之要需。現代工業所具之資本額，逾分偉大，故勞動者每感到其地位祇等於資本支配下之器械，而無力以脫去奴隸之域也。蓋在現代工業制度之下，決定勞動之地位者，祇爲總清賬所載之盈虧數。此外不再作其他道德的或人性的種種考量。勞動者無能力與資本者作

有效之單獨談判，彼等不得被壓至低下之地位，而在競爭場中彼等受經濟定例之支配，蓋與他種商品無異。夫人性之需要，私產之根本性質，雖皆保障各個人俱應享有私產，然在現代則少數人之私產乃適成爲剝奪其他人產業權之工具。今日對於生產器械享有產業權者，彼對於一切出品均享有產業權。勞動之努力遂被一筆抹殺，後者遂被視爲雇主之財產之一部。今日之私產制，其目的與作用蓋祇在將資產階級限入於一至小之範圍以內也。

現有之制度，不能完成其自定之目標，原因在現有制度缺乏預定計劃，故其本身之動作，足以損毀其自定之目的。現制度蓋如神經系失作用之癩人。在後者思舉手以擊人時，人未損而已先受傷也。

上述之弊病，在某種自然專利如土地等私有制中，尤見顯著。世上一切民族之經驗，無論其爲未開化部落，或爲文明已進之民族，均詔示我等曰，土地變爲私產之後，結果必造成社會之貧困無疑也。

社會主義者因此得到下列之結語。即在工業資本不受社會之管理與使用，或自然專利由私

人享有之場合，一般國民不能求獲得私產，因之而某種私產社會化實爲求一般人享有私產權之不可少條件。工業資本與土地國有等制度，非特不爲廢去私產之第一步驟，而適得其反。蓋社會若允私人對於無論何種利源，均可享爲己有，此其結果，必如聖書所稱『予有財者使之更富，而對無財者則并其所有而取去之也。』今人稱資本社會係建築於私產制度上面，此無根據之論也。

三 自由之反面

對於自由亦然。有人稱社會主義所擬定之法律，規條，與通體一致的制度將剝奪人類之一切自由。持此說者，視社會主義爲一偉大之組織，國家在其支配之下，享有一切品物，并爲人民代決定其辦事之方式，行業之種類，與餘暇之應用。

我等對此之第一個答復——實在亦爲唯一可作之答復——則爲設批評社會主義者真明瞭社會主義之意義，并在彼等敍狀社會主義之時，不有意出於滑稽，則其說實不合理智與人情，蓋除去腦中有橫梗之人，無人將採用其說也。依據彼等之說，社會主義將爲人類智識之行光差——

不爲有嚴重意義之運動，而祇爲引人注目之新奇品。惟社會主義派中之智識份子，與一般人受社會主義感動後之反響，實與批評者之說大相逕庭。而我等乃不得不謂反對者所描寫之社會主義，並非爲社會主義，而實一鈍拙之滑稽畫也。

余適已釋明社會主義者對於私產所持之態度。我等藉此可以明瞭社會主義者所明白聲明之一個目的，乃在求產造一般足使自由可以存在之社會情勢。自古迄今，我等對自由所持之概念，祇限制於政治自由一種。惟自由黨主義時期今已屆末了。是卽謂以握商業樞紐之中流階級作本位，在思想或活動上均只以推廣參政權利一端作目標之政治自由時期已過去。自由黨主義者稱推廣參政權，足使社會之狀態穩固，并廢棄由中古軍國時期遺給於十九世紀商業時期之某種不平等制度。彼等解釋自由爲小部份握有經濟權之人，求在政治活動減低至最低限度之國家中，得享受不受阻礙之活動。依自由黨主義者之說，在生活之角鬥圈中，旁人不應干涉，而一任重體格之拳術人，自決定其勝負。夫此種見解，不能產出完美的社會結果，至易看出。但現代所習用之自由又確含上述之意義。我等因此不得不另尋覓一闢邪之新符咒也。

我等首宜認識者，即自由自有其限止之條件。再宜認識者，即自由不祇重數量，而與品質亦有密切之關係。

余曰自由有條件。是即謂一人之生存，必當依仗他人所給予彼之實惠。蓋人可生息於最美麗之道德的無政府主義之治下，而仍不改其為奴隸也。余前曾說明在現代經濟力量大增之後，控制人之進項與出項之有效力的勢力，亦漸趨於經濟化。社會主義者用『工資奴隸』一名詞以指出現代之此種境況。惟反對後述之名詞者頗不乏其人。彼等已歷舉『動產奴隸制』之特點以改正我等之說。惟此等指謫皆為射出於鵠的以外之箭，蓋從無一個社會主義者，將『工資奴隸』與『動產奴隸』二名詞之意義淆混也。『工資奴隸』之意義為某種人們生活於彼等無權管理之經濟制度下，其生存必須絕對的依仗第二者；換言之，此等人之生命乃操之於機器市場，與階級森嚴之商務經理人手中。或者，我等可以更簡明之語句表明之曰：自由若有條件，則握操縱此等條件之權者，亦操縱自由。社會主義者主張商業或推進商業所必需之資本必當由公衆而不當由個人管理者以此。

雖然，難者又稱社會主義者主張凡限制自由之經濟的條件，應由社會自行控制，惟其所擬之社會管理制度，在他方面將流為專制，蓋社會將立出束縛個人自由與阻止個人行動與創造之法律也。

雖然，此種非難，祇彼等不明瞭社會主義國家之民治性質者，始認為嚴重。在社會主義之國家中，政府不為集中一切治權於中央之官僚政制。現代因感受社會主義之影響，治權已逐漸趨於離中心化，而我等更預備討論一般規定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之關係之重要政制。此種地方分權之傾向，將來必與以國家為保障，與求增加個人之自由而採取之政府與國民間之合作制度，在平行線上進行。

我等若充分明瞭社會主義國家之民治性質，則上述之反對論調自將改換，而以前囁嚅者亦將變為笑容。在斯時，社會見政府派官吏至私人之家庭中，引其奶末頭之子女赴國家公辦之蒙養院受無私的感化與鞠養時，將不再存如我等聞鬼怪夸誕之說而至終夜失眠者般之恐慌。反之，一切對社會主義所存之恐懼，皆將如夜間之黑影，不值腦子清楚之成年者之一哂也。

社會主義者之社會，一如其他團體，或部落，或會社然，蓋亦受二種不同極勢力之推盪。此二勢力者，一曰訓練公衆生活，二曰擴張個人之自由意志。二勢力各在某種範圍中占有絕對的權力，而在某種範圍中，則互相調和，限制，或更改。二勢力衝突所產生之問題，悉由社會主義國家自行處理之。後述者不爲一個固執的不進的團體，故其處理此等問題之細節，可無庸在斯討論也。惟茲宜鄭重聲明者，即凡今日鼓舞人民尋求自由之各種衝動，至社會主義國家成立後，仍皆存在而盡量活動也。

我等在此再可指出法律與自由並不爲相反之物。反之而自由之保障，必須由法律立定條件。蓋法律爲社會生活之表現；爲根據已過的經驗而限定未來行動之規則；爲人類在進步時所得種種智慧之結晶體。換言之，法律爲社會立定範圍，以使個人之自由意志得在其中行使，因之法律亦可稱爲求自由之經濟而設立，蓋自由，如財富然，如求完成其目的，必當應用得當。法律者，一方面阻止自由之不正當的應用，而一方面再使自由之正當的行使，得有種種便宜也。夫二人同用一路或同組一公司之時，彼等必當立定共同用路之規則，及各個應守之契約。人類之組織社會亦然。是即

謂其份子間亦必當將社會之公共自由與私人之各個自由同時顧到也。換言之，自由求相反者得到調劑與和諧。我等設以自由譬爲操主權之國王，則法律必爲其首席顧問也。

從實在說，社會應視自由爲義務，而不應視自由爲權利，以個人行動之足以損害社會公衆利益者頗多也。以此，估量自由不在視其行使機會之多寡，而在視其目的之是否遠大與深沉。操舟於江河之上，若一任執舵者無目的的蕩漾於兩岸之間，此非真自由也。真自由在守一定之規則而駛舟至預定的目的地。

以此作見解，則我等不得不承認自由最終依恃於人類之品性。唯善人乃能自由。夫茲所謂善人者，蓋指一個自感到其社會的責任之人而言。『加予之軛於君之頸頸上，』以前大倫理家誨人若何尋覓自由之教訓卽若是。惟國家立法祇消極的限束人之行動，此亦非社會主義者之主張。蓋限制或法律，皆不過求達目的之途徑，而途徑之正當或不正當，則必當與社會主義本身同受下述之測驗；是卽曰：此種措置是否合乎理智？是合爲人類所必需？是否能推廣自由作進一步之進展？雖然，自由——設此珍寶真能爲不快樂之人們所尋獲者——最終必存在於一個有法律，有正義，重

互助，與有組織的國家中也。

四 平等

此間可再述巡禮之遊方人們所晨夕找求之另一點。蓋在康德所稱每個人各自爲其目的之格言之後面，實再隱有一未說出之至理，即動物既具有人類之品性，則必處於特殊地位，而生而爲人之一種理由，已足使一個最低微之人與其他人類處於平等之地位。社會主義者接受此說爲其主張中之一項。而反對者遂追蹤其自留下之影子以作各種推求。彼等有時竟信已將彼等攻擊之目的物推翻至於泥土之內，而頻譏誚的問曰，人如何能平等？所謂平等者究係指何事及其他類似之問題。

我等爲答復批評者起見，先須明瞭社會主義者所稱之平等之意義；實言之，平等蓋指人類間不相同之習性，力量，才具等應各有自然發展之機會，而爲羣之整體作相稱的服務。社會主義者之理想的社會，爲一切不同與不平等點，均能合作而得到和諧之一個團體。彼等主張人類平等，蓋亦

祇指此一點而言。惟人類達此目的，不爲短時期之事，因之社會在各個人之人格經過逐步進展之時，應予才具特出者以上進之機會，使有美術想象之青年，不致終生站立於雜貨鋪之賬臺邊；具算學天才之人，不至被送入朗卡邑之棉花廠中，充當一個『小小的放卵管』也。

職此，社會主義者之主張，可以『機會平等』一話賅盡之。每個小孩在出世之後，均見到面前有可以上進之種種門路。彼在其發展之過程中，對其性情相近之事物，尤享有充分選擇之機會。此種主張之公正與可欲，蓋幾於無從辯難。而即現在反對者亦不攻擊主張之本身，而祇稱社會若求詩人不站立於賬檯後面，英年之數術家不驅逐笨驢，則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之易於得到效果。惟馬羅克君則獨敢放膽攻擊此主張之本身。余謂今世誤解社會主義者當無人較馬羅克君更大膽。余今引用馬羅克君之論點而申辯之，我之目的蓋在求社會主義之主張，更得證明也。馬羅克君評機會平等之說爲過於抽象，其是否合用必當以實在情形測驗定之。彼曰：如社會主義之說，則在工業生活開始之先，一切人都應站在於同一出發點，與向同一途徑進行（此說之無稽，可不辯自見）。再曰：以二小孩習德文爲譬，甲之穎悟力，必不與乙相等，而二孩機會不平等因之可以看出（

此說亦有錯誤，蓋社會主義者祇要求二兒應有同等開始學習之機會，而不問其各個之進境若何也。再曰：在社會主義之治下，一個在國辦工廠中服務之勞動者，其機會不較今日在私家工廠服務之勞動者更見平等。夫馬羅克君後述之說，在正反二方面，固各有其至多之論點，惟如余將在本書下一章指出者，則社會主義之經濟組織，其主旨乃在予最有才具之人得發揮其能力至最大最高程度。而致此之道，惟在使每個人都能加入工業界并再具有同等發展之機會也。馬羅克君再論科學之發明與發明人，指出科學界中某種應避免之失敗係肇由於機會平等之說。細釋全文之辭意，似作者亦明瞭其論點乃建築於脆弱之基礎上，故自承認『一個相對的機會平等』（我等茲姑不問其作何解釋）也許可認作為有用之目標，而『祇如社會主義所主張之絕對的機會平等』（我等茲亦姑不論作者從何處得到此見解）方為不能實踐之虛想。馬羅克君此外再論使用才具時，機會不能平等。彼指出社會不能承認每個人均有能力以幹辦某件事，或能從同一途徑中獲得進展，或要求同等之便宜，或由國家一一測驗而斷定其真正才能是否與其自負之才能相埒。雖然，馬羅克君上臚列之諸說，實與社會主義之主張無關，是以不足根本推動社會主義之說也。馬

羅克君所著書之第十五章，至足表明反對社會主義論調中之智的品質。余在此引之者，祇欲提出與社會主義主張無關係之事實，而藉使社會主義主張之正面愈見清楚也。

五 經濟定命論

在上述者之外，我等可舉另一派與社會主義無關之說。此說實爲自第一代『科學派社會主義者』遺下之錯誤。馬克思與其同代之人，爲區分社會主義與其他改良社會之學說起見，或使其說不祇視爲含帶慈善性質之空泛的理想起見，故立出某種學說爲社會主義之特別的標幟。惟此項學說有至多不能成立之處。原因蓋作者在社會主義基本主張之外，再述其本人受當世思想之煥染而所持與社會主義無關係之主張。茲舉出二個例子。

今日之社會主義，尙受十九世紀中葉遺下之科學的物質主義之贅累。十九世紀中期，西方智識界見到生物學所作之重大發見及精神界之表演及理論受天演進化說之衝擊而全體震撼；同時再見到用經濟勢力以解釋歷史的一切進行，其說自有其統系秩序，因之將一切現象都用物質

主義一者解釋盡之。今日社會主義者中一部份尙主張唯物史之說，其說蓋卽十九世紀之遺產也。主張此說者稱歷史上之一切變更，其動機祇爲經濟一種。余此間用『動機』尙不免將物質主義派之必須論性質減低。蓋嚴格的說，動機在其學說之範圍以外。彼等視歷史之改更完全爲機械的，我等稱之爲『經濟的定命』，更覺切當也。我等茲可將現代社會主義之奠基人，若何受十九世紀思想之影響而發爲歷史的物質觀之說，再申述之。在上一世紀中智識階級均以人類動作受自然勢力控制說爲其思想之戲弄物。巴克爾 (Buckle) 在文明進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中，尤將此玩具顛倒簸弄，惟巴克爾爲最嚴格的個人主義者。是以其說不能與社會主義之主張發生關係。雖然，卽此已足表明當時思想界之一種反抗運動，一種誇大失真的解釋歷史而足引人入勝的新見解。在巴克爾之著述中，作者離去以前史家偏重於精神與命運之史的觀念，彼不將歷史視作爲宗教之啓示錄，而從氣候，土地，地理之形勢與性質，而尤其從社會各階級間之利益上演繹出歷史遞遷之線索來。巴克爾之學說至新穎，當世之社會主義者不得不引用之爲其主張之一部，蓋當日社會主義者所憎惡之制度，非假神道學或玄學作辯護，卽被視爲肇原於昔代之幾個大偉

人，其設置越出於一般人之理智之外，而不應受進化例之支配。自歷史之唯物論出現後，新說如蓋福克斯（Guy Fawkes）謀炸約姆士一世及其議會之炸藥般使思想界受一猛烈之震動。依唯物論之說，歷史不過爲社會進化之記錄簿，社會變遷與一個人或一粒穀之生理的育長經同樣之歷程，國王與貴族不過爲羣中幾個有職司的服務人，朝代遞換不過爲人類發展之故事中之幾個小段落——而有時其重要尙不到此程度。依新派者之說，歷史之年代互相連鎖，其中間自有經濟勢力不息的產生相互作用以指揮社會上進步與反動二大勢力，以使社會之重心點時見轉移或改更運用。社會主義者自採用新學說以打破以前歷史之神祕作用後，其宣傳遂較當時任何種宣傳產生更大之直接的與廣遍的功效。

惟歷史的唯物論仍不免失諸片面。此說建立歷史之科學性，劃定其演繹的與歸納的方法之應用之界限。惟俟其功用終了之後，其弱點亦逐漸表露。蓋唯物史之說不能解釋一切現象，或適應一切需要。其所設之假定，雖不能在歷史之動機中更有變易，然若用之以獨立的與絕對的解釋社會事跡，則仍不能普遍的闡明一切現象也。何以言之？人類之進步，不完全祇由於金錢或其所耕作

之土地之衝動，雖金錢與土地往往爲促進社會進步之重要原素。山居之部落，品性必與平原之部落不同。受壓迫之階級，利益必與壓迫者時處於衝突之地位。有財富而未享參政權之階級，必要求開放政權限制。然卽在此等場合，激起動作之勢力亦必爲人性中之一切品性。倘我等注目於將來正當的教育推廣至更廣程度，與一般的社會生活抬高至更怡適之境界時，我等卽可見社會之物質的動機必日漸減低，而智識的與道德的動機，必日見激進。今日英國人視自尊心爲美德。在上議院與下議院衝突之時，此種心理命傷上議院之程度較經濟利益一者更爲重大。世間召致革命之原因，大部份係由於人類思想之改變；換言之，卽人類思想之目標，及其對於是非的辨別，皆受重大更變，因之而不滿意於舊存經濟制度之貧困與不公正，至以武力作改革運動也。我等今已看清此等勢力之重要，所以在討論社會未來改革，或追溯社會以前改革之動機時，不得不舉出屬於智識的動機，與屬於物質的或經濟的動機並重也。

職此，唯物史之說與社會主義之主張毫無關係。在上世紀之中葉，唯物史之說誠與社會主義以至大之贊助。惟唯物論對社會主義所作之貢獻，其價值正與同學說對歷史學所作之貢獻相同。

社會主義以歷史之時代，事物，與組織等進化作為借鏡，而不問歷史進化何以必呈現整齊之步驟也。

後述之說，蓋即馬克思與恩格爾亦承認之為正確。當反對社會主義者頻引二家關於經濟定命論之說以攻擊社會主義之時，彼等不過引二氏在初期發表之言論，而彼時之論調，如恩格爾日後聲明者，往往在「作者未有充分時間與機會以考慮受經濟定命論影響之其他學說時，」草率發表。馬克思與恩格爾要求人們注意之點（馬克思之注意經濟勢力，或者較甚於恩格爾）祇在認識經濟勢力為社會之原始的動因，即其他社會勢力，不得離去之而單獨活動。余可更引恩格爾在上面曾引過之雜誌中發表之論調以證明之。恩格爾曰：「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美術等之進化，悉建立於經濟進化上面。惟彼等在各個間，或與其經濟基礎間均發生相互的感響。」以此，今所討論之問題，從其最好的方面視之，可歸納之為一個討論社會中各種創造勢力之相對的價值之問題；從其最不好的方面視之，則近於如辨難母雞與卵孰先出世之無謂的爭論也。

當唯物史說初發現之時，持之者不得不採最激進之態度，以推翻當世已經站有地位之其他

學說。以此，彼等不得不將其主張，銳化爲不可變的信條。蓋歷史上無論何學說在初出世時，莫不經同樣之步驟，而惟在時過境遷之後，一般會被認爲有絕對之正確性者，方變爲祇具相對的重要性也。

六 階級戰爭

初期社會主義者遺予現代之不完整的又一個學說則爲階級戰爭。此說爲觀察日常的事實經過而推演得之浮面的結語。勞動者組織工會，資本者組織商業結合，兩階級間不息的發生罷工或關於工資，工作時間，及壓迫勞動等種種問題。在政治中富者集合爲一個團體，貧人之善活動與有智識者亦集合爲一個團體。當議會中提出禁酒之法律時，國內之釀酒業悉團結而站立於一條陣線上；當議會中提出土地稅時，國中之田主與不動產業主又均團結以維護其利益，并揚言若彼等受攻擊，則社會組織或將因之而解紐。夫此種種，在表面上視之，固皆近於階級戰爭也。

雖然，社會主義者應細審此等事實，對其宣傳工作，或其理想國家之實現究竟有何影響？此等

事實之真意義與真價值何在？此種審查可使我等明瞭一事：即階級戰爭論，除去其能鼓動社會上智識的與道德的衝突，而藉此以促進社會之進步外，對於社會主義蓋更無其他重要功用可稱。現代社會主義者，已判定階級戰爭說爲逆理的，故拋棄之；蓋此種戰爭已造成社會之不正義，混沌，而將人類中有智慧者所希冀以和平爲治之理想國家之目標推倒也。以此，社會主義之原動力，並不爲階級戰爭，而在運用人類之創造的與有想象力的智識的及道德的判斷以阻止此種戰爭。階級衝突不過爲社會求達整個的和諧而經歷之暫時的事實。社會之整個的經歷或進化，其動機不由於經濟，而由於智識與道德。社會主義者，在接受其所守之主義之後，即不能再鼓動社會之一部份或一階級之單面的情感或偏見。彼之途徑適與階級戰爭相背，蓋彼若附和某階級而使之佔勝利，此種勝利適爲彼所要求阻止者也。申言之，以階級利益作號召者，無論受其號召者爲貧困階級，或爲富有階級，而被號召者均承認社會中已存在之等級制度。此適與社會主義者以社會全體作號召之主旨相反背。考階級之見，都發生於爲現代壓迫制度作辯護之人中。我等觀自由黨員與保守黨員間之社交相隔，或蓮馨花俱樂部 (Primrose) 之女子，拒絕與自由黨黨員貿易，或一九一〇

年冬季泰姆士報 (Times) 宣佈倫敦社交界太太們不送請客帖於自由黨閣員，我等可證上說之不訛也。

階級戰爭之說所以能加入社會主義者，其理由至明顯。馬克思覺到社會主義者若不引起勞工之情感作用，則當世之無產階級運動無由進行。蓋勞動者必須感覺到其對面之敵人。彼等必須聯合為一個階級。經濟定命論即為鼓動階級戰爭而設。從一方面看，進步必當從經濟階級間之衝突而得到。經濟定命論不祇立定社會主義之科學的基礎，而再為之劃出方法。惟日後經濟定命論受到更改，階級戰爭之說亦與之受同樣之變更。蓋當社會主義者稱經濟定命論具有絕對的性質之時，階級戰爭之一切恐怖固可與經濟定命論之說同時暴露於社會。惟社會進化，在經濟勢力之外，尚有其他勢力。人類在階級戰爭一種動機之外，再有其他動機促之組織政黨以推進社會主義之進行。上引恩格爾為社會主義申辯之一文中，作者蓋亦拋棄當時一般人所主張之階級競爭說矣。以此，今日之社會主義者不再承認階級戰爭為其組織之動機。有時即仍有採用之者，是蓋不啻教會中某種教派，生在二十世紀新時代，而仍用地質學未發明前之理論以侈談教義也。

(註一)現代社會主義之發起人中，誠有持國家到人類進化最後之時期必須消滅之說者。惟比，如余在社會主義與政府 (*Socialism and Government*) 一書中申明者，不過爲一種口頭的主張，而國家之存在，實爲社會主義之必要條件也。

第八章 社會主義所直接要求者

一 民治

倘使我等認清社會主義者之標語爲進化，而非革命，社會主義者之戰場爲國會，則我等必須研究社會主義者所亟求實踐之政綱。在社會主義之政綱中，我等可尋出某種歷史遺下之陳迹，一如其學說然。一八四八年之革命的共和主義，含有取消君主與取消國債之兩個意義。此種主張，有時在他種政綱中亦可發現，其條款往往被視爲神聖不可侵犯，一如今日古物院中保存之查理斯二世 (Charles II) 或第二代安冀大位人 (The Young Pretender) 指約姆士二世 (James II) 之孫愛德華特 (Edward) 曾經坐臥之枕墊。惟在民治國家之中，社會主義當求應付日常發生之政治問題，如上述之古董悉應捆束而置之高閣，對其思想無甚影響也。申言之，論共和主義之美

德，或君主政制之便利，皆爲抽象的空泛的問題，祇足引起辯論會中一小時之爭執，而在如我國現在情形之下，決不值巴力門之一哂。夫在某時期中，愚蠢之君主，與其內廷中愚蠢之大臣，誠干涉民治，如今日之貴族院否決下議院提出之預算案然。（註一）社會主義者遇到此種場合，則當然立在民治之立腳點上，進而作枝葉與根本的改革。然我等若完全從實際方面著眼，則以前最著名之社會主義作者，余可舉拉薩爾（Lasalle）爲例，並不視共和主義爲社會主義之必要條件。蓋在理論上，共和政制也許有較他種政制更多可以辯護之地方，惟在實行時，一國之政制究竟必須採用共和否，此則可待其他民族在發揮其慾獸性時解決之也。

社會主義者主張主權應操於全體民衆之手，反對投票之財產限制，拋棄一切已經由全世界經驗證明爲妄想的參政或鉗衡制度。社會主義者再主張將選舉權建立於民治國中國民歷來所受之經驗上面，即參政權應推廣至最廣的範圍，而不應爲男子所獨享。蓋在國家與個人間之關係由簡單而進於密切，工資，勞動待遇，公衆道德，兒童問題等均需國家注意之時，國家需婦女之經驗作其工作之指導，正與其需男子之經驗同等急切。換言之，一個男性的國家，不能完成社會主義國

家所應完成之一切職務也。

當昔日政府疑忌平民參政，或即優容而不歡迎之之時，一般政治學作者咸推陳出多種鉗衡方式之制度。彼等謂國家必當有一個威權者，其性質與功能，當睿智與無偏頗，帶守舊性而不反對革新，如機器中之制動器，而不加橫梗木，以作避免革命或暴民騷動之保障。彼等因此主張國家之威權應交託於社會中之某部分，如享有血系或財產者，或交託於大選舉區域中祇有資力足以獲選之代議士。經過一時期之後，另一種論調代之而興。蓋國會下議院在是時，已失去其真正代表民意之性質。其選舉方法沿用歷代傳下之繁複的陳制，選舉區域廣狹無一律之規定，因之而國家必須組織一威權機關以斷定下議院何時應為代表的，何時應為專權的機關也。

惟社會主義者之政治主張則建立於另一個方策上面。蓋彼等雖承認在面積廣大與人民衆多之國家中，政府必當假手於人民選出之代議士以立法，然彼對代議制度並不表示卑鄙的服從，而謂代議士之本身亦應加以鉗制。社會主義者指定民衆全體，而非民衆之一部份應為代議士之監督人。然彼等視復決與比例代議制等仍祇如有華采之外衣。蓋在一般受代議士貪污與選舉區

不公正與不平等弊病之國家中，複決與比例代議制雖可認作一種『革新方案』。然在我國，則此種制度尚不能加以革新之美名。複決爲一種笨滯的與效率鮮少的制度。民衆只運用之以表示否決一種權利，而少數反動派人操縱之可比全體民衆更見效力。此種弊病在羣衆之政治智識增高後，自易明瞭也。比例選舉將候選人之選舉運動費抬高，予政黨預選會之經理人以較前更多操縱之機會，使政府與議會之多數黨更依恃於孤立的代議士，選出較今更多數之國會議員，其當選資格祇由於如禁酒等一種特殊的政見，而不能代表國內普遍的政見，亦不受有選舉人之一般信託權，然在討論國家一切問題之時則仍享有投票之權利。社會主義者認清民治政府之目的祇在求其各部間都能得到有效率之工作，而與徒用紙面上精緻的與繁複的原理作鋪張粉飾者無涉也。社會主義者所主張之民治的器械祇爲期限縮短之國會，受國家俸給之國會議員，與普遍的成年選舉而已。至於其他的保障或鉗衡，則祇可在一個源頭中得到。即求多數選民之政治知識增進也。

二 過渡辦法

從社會主義之立場爲言，民主主義一面以本身爲目的，而一面又爲達到其他目的之工具，蓋社會主義者視民主治國家爲全體國民享有完整政權之佐證與保障物，而同時亦視政權祇爲求達社會改造之工具也。以此，社會主義者在其政治的建設大綱之外，更增加一部社會的建設大綱後者具兩部份：（一）改除社會上現存之困苦情形；（二）推進與實行社會主義之成熟的意見或方策是也。

在第一部份中，凡法案之涉及於工廠或礦場等管理與檢查，國家對貧苦學齡兒童之鞠養，及養老金等均歸人之。社會主義者對此項法案，在原則上主張之，並期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一一見諸實現。例如社會主義者主張國家求工作者避免身體危險而檢查工廠，此雖與商業主義治下之法案無殊，惟社會主義更主張受傷工人均當享受撫卹，勞動者在不因其本人所犯之錯誤而失業時，公衆應預爲之保險。蓋勞動之保險與撫卹費等，均爲工業上名正言順之支出。此等費用，與廠主爲

修理機器所耗之費用，同等正當。社會主義者更不能存其他種見解也。夫工業既必當推進，其意外之損失，既必當事前預爲妥置，則企業家所負之責任，應莫較爲受損害之男女勞動人，預籌措置辦法更急切，雖此種責任之放棄，亦莫較今日之工業爲更甚者。社會主義者對此問題之全部計劃，不過要求工業界注重人的部份，與其注重機器或物質的部份，同等關切。在社會本身享有機器與廠場等場合時，社會必不視機器較工人更重要；蓋社會將注意於工業之人的效率，猶之今日資本家之祇注意於工業之機器的率效也。

雖然，俟社會主義之目的達到後，今日社會主義者所主張之社會建設大綱中之一部份，勢將修改；蓋此部份之主旨，祇謀保護處於今日社會狀況下之勞動者也。余在此可舉社會主義對於貧困兒童由公家鞠養之一種主張，作爲例子。在社會主義成就之時，社會中任何家庭所入均夠支付其需用，是以公家鞠養貧困兒童，當不成問題。惟今日則與此目標，相去殊遠。今日國家如求其治下之兒童，均得合當之營養，離開卑窪之居處，而享飽餐之精神的與肉體的快樂，則必當代辦彼等父母所無力舉行之事。此種立法案，含有至大之冒險性，而惟在需要急切之時，始可採用之，當我等眼

見今日兒童死亡率之高，道德標準與體能效率之減低，及社會因家庭之流離分散而至風尚禮貌均受至惡之影響，則感到在社會未完成其暫時間不易產生實效之治本工作時，其採用某種治表方法爲不可少也。

某等批評社會主義者稱現代祇有社會主義者一派人才，主張如上述之工作應由國家舉辦。實則其說有不盡然處，蓋其他政黨有與此同樣之主張也。惟社會主義者與其他政黨有不同者一點，即社會主義者看清楚其所擬工作之整個部份，而預測料其未來之效果是也。人有告我等以宗教訓練必當在小學校中授乘法表或初級拉丁時教授者。蓋彼等以爲宗教訓練若不在小學校中注重，則兒童更無別處可再得此種訓練之機會。惟社會主義者則謂此種計畫萬不可見諸實行，蓋小學教師若代授慈母應授之業，課堂之教桌若視同家庭之壁爐，此對於宗教與兒童均將予以致命傷也。社會主義者對於離婚之主張亦然。當余寫此書之時，諸賢者方聚集於委員會中，搜集各方面之證據，以求今日不快活婚姻之痛苦，可否在採用另一個同應避免之方策，即將離婚手續改爲簡單。社會主義者之謀解決社會問題，蓋如在森林中之尋路人。彼之取嚮，左右迴轉，必恃羅盤針及

地圖等作指導。非社會主義者之處境與社會主義者同，惟彼等缺少羅盤針與地圖而已。

三 建設的立法

在過渡方案之外，再有建設的立法。社會主義者如堆疊鐫雕完整之石於其永久之基礎上面。一切收歸市辦或國辦之公用事業，自牛乳業以至於德律風公司，均歸入此項方案之中。惟我等在此應為讀者聲明者，即社會主義縱在此種場合，仍不能完全實踐其主要之意旨。蓋國家的資本主義，不能認作為社會主義；猶之于個人以業主權之公衆信用土地國有制之不能認作為社會主義也。蓋在國家作雇主之時，其弊病也許與今日之有限股份公司相等。申言之，國家可壓迫其境內之一部分消費者，以為某特殊階級謀便利，其結果正與有限公司剝削消費者金錢，以飽資本家之囊橐者相同也。以此，社會主義者不息的籌劃如何使國家與受雇人合作，後者有共同經理企業之機會，而自成爲一個模範的雇主。我等從上述之定例，得到又一個公式，即國家對於其所雇之工人應盡公正待遇之責任。社會主義者，在公用事業收歸市有或國有之時，必主張將工資、勞動待遇、企業

公辦等問題同列入契約之中，其原因蓋在此。今人願明瞭社會主義之意義者，必當將上述之兩種活動，併作一起看也。

惟社會主義者，尙有應涉歷之另一條途徑。是即曰：凡私產制度予某派個人以壓迫社會之便利者，國家均當立法以限制之。在今國用日增之時，上述之問題爲一切政黨之注目點。社會主義者，視增進經濟之正義與效率爲其全部建設大綱中之最重要一部。其建設大綱中，無有較理財計劃更值得研究。反對者稱此項計劃爲將私產充公，而社會主義者則自稱適與私產充公之意旨相反。反對者嘗此項計劃爲病民，而社會主義者則稱國民生計之改進將假此以開端。反對者稱此項計劃爲損害個人之私產權，而社會主義者則視此爲保存私產制所不可或少。兩者不同之原因，蓋在反對者承認一切產業，自經立定之後，均屬正當而無可動搖；而社會主義者則主張享產業者先須立定其道德的權利，而後其享有權乃能成立。社會主義者爲責問一切業主權之正當或不正当，乃將經濟收入分爲由經濟的經營與不由經濟的經營而得到者兩大類。夫此分類，誠至潦草。惟其潦草之程，度正與自然科學分生物爲動植兩大類相等，而在實用之時，已夠正確也。社會主義之理財

計劃卽以此爲出發點。

不由經濟的經營而得到之收入爲地租。(註二)社會主義者以地租立人爲賦稅之正宗收入。設有人議此種計劃爲將產業分別出不同待遇者，社會主義者答之曰：誠然，以土地之性質與他種產業之性質不同故。夫土地之價值國家造成之。以經濟的地租金還歸國有而課土地以賦稅，則迨地租金悉歸國用之後，土地之專利性質自將消滅，而土地較今日得更普遍的處置，卽大田產受分裂，而國內更多人可依土地以謀生矣。

在過渡時期中，國家將遇到二問題：(一)以前經濟的地租金私有制既獲得國家之承諾，則國家在收地租金爲國有時應對田主負有責任；(二)大田產分歸小地主享有時，經濟的地租金勢必加高，而收地租爲國有因此必愈增困難，以假地租金以作壓迫之階級，彼特在數量上將增高也。以此國家當阻止土地享有人之數的增進。

惟不由經濟經營而收入之進款，在地租金之外，尙有其他款項。將來經濟學者亦可將此項入款分立種別而課以各等之賦稅。惟現在此種分類尙非必需。蓋大概私人之進款愈大者，則其由經

濟經營而得到之正當入款亦愈少。是以國家若用遞增率所得稅制度，我等可保障大宗公帑可以不流入私囊之中也。

上述之理財政策產生三種效果：（一）開國家生財之源，而社會供結之量因以加增；（二）打破私人資本家之專利，而壓迫消費人之機會因以減少；（三）減少工業資本之負擔，而商業可因以擴張，物價可因以跌落。國家實行遞增率所得稅後，其歲入可不仗私人之進項作挹注，而取給於一般本當由公家收受之款項以資周轉。以此工業可不蒙到影響，而市辦或國辦事業，更可推廣範圍。蓋專利制取消後，國家之財源自可見推廣也。

在此私人企業與公眾企業交替之過渡期中，有一點應特別提出討論，即社會主義者不承認其計劃含有沒收私產之性質也。將公用企業由私人之手劃歸國家辦理，此其性質與充公不同。我國以前將電報事業，數月之後擬將電話事業收歸國辦。當局並未將上述兩種私產沒收充公之意。瑞士國辦鐵路，然未沒收瑞士人所有鐵路企業之私產。格拉斯哥（Glasgow）與倫敦市辦電車事業，然上述二市亦未沒收其市民對於電車業所有之私產。設此種交替真帶些層沒收私產之

彩色則受波累者，爲國內之納稅人而與執股分票者，無涉也。

余快將論社會主義不能假沒收私產之方法以完成其目的。惟在未作是項討論之先，請指出下述之事實。即使社會主義者真可假沒收私產之方法以完成其目的，然今日反對此種方法者，亦不能非難社會主義者，以彼等自身有一段可指謫之歷史在也。試舉數例言之：昔日將寺院之財產充公而產出今日我國社會中最有名望之幾個大家族；昔日以公地圈爲羶羊區，及因類似互相屠殺之商業競爭而產生今日國內某幾個托辣斯脫之經理人。夫此又何一非將私產沒歸已有者。設辯者曰：彼等之出此，原因在求土地之公用，在使經濟的財源不盡消耗於無用之處。則社會主義者之答覆寧有異於反對人所述之兩項目的。雖然，歷史雖曾詔示我等以某階級剝劫社會財富之事實，然此種不正當之先例，仍不應爲社會主義者所效倣也。

今日階級間之利益互相連貫。民衆對壓迫者所抱之優容態度至深切，而社會爲壓迫者所設之保障亦至鞏固。沒收政策在事實上爲不智，而在理論上更爲不公，社會主義者始終未主張之。恩格爾在一八九四年稱曰：『在無論何種境況之下，我等並不思賠償現在私有業產主之損失爲不

可能之事。馬克思曾歷次語余曰：設我等一日能將整個的資本家收買者，此實爲最便宜之付價辦法也。」

私產收歸公有之政策，非一天所能完了。而其影響，亦不能於同一時間中達及於一切事物。換言之，收私產爲公有之政策，將假各種不同之途徑以進行。例如今日我國之鐵路已由國家收買，競爭的牛乳公司已由國家設立新組合；某種土地已由國會提議歸國家收用，而祇視地主爲法律上之養口產人。我國對於購買私業，或收用私業而予物主以保障的入款，或國家自身加入商業競爭，或（設我等加入蘇彝士運河作一舉例，）從公衆企業中提收利息，皆已有過經驗，而預測將來必更有他種合於情勢之國辦的企圖方法產生。例如在國家處於較今更優越之地位時，政府可根據現有之社會事業發展委員會，或愛爾蘭與蘇格蘭之市區密集居民處置局等原則，而更推廣其職權於全國。社會主義者之此部份工作，誠最難確定其結果。惟種種公衆事業之經驗，均示我等以一线光明。今可肯切的爲讀者告者。即國家在未來期間勢必用種種方法以接收及管理工業資本。設反動派不激起國內異常之大變動者，社會主義者之主張固無一可合理的稱之爲沒收政策也。

四 工作權

求明瞭社會主義之政治要求，莫如研究其『工作權』一說。按工作權已有其至悠久與至豐富之歷史。我等求明瞭此說之內容，必須從政治哲學，歷來社會主義者之見解，及歷史事蹟等加以研究。設安托孟革（Anton Menger）而今猶存在者，彼可爲此本歷史之著作。而在本書短少之篇幅中，余實不能作一簡單的總括。惟我等應視爲奇特者，卽最初提出工作權之人乃爲十八世紀之個人主義哲學家——雖傅立葉在論法國革命時人民所享除政治權利以外之其他權利時，似曾第一個引用工作權之名稱。個人主義派學者稱此種權利不能與人之個性相分離。彼等謂人若有權以享有其生命，則國家應顧到其治下之人，都能維持其生命之給養。是卽謂倘國民無力工作，則國家應置之於濟貧法之範圍中，或倘國民有力工作而社會不予之以機會，則在非共產之國家中，失工作者應有權利要求國家，給予工作。此說陸克（Locke）、孟德斯鳩（Montesquieu）、盧騷及個人主義哲學派全體均主張之。

惟後來商業主義予工作權以至多之障礙物。個人主義哲學者乃不得不放棄其原有之主張，而社會主義者代之以容納此學說。此又足證明社會主義雖反對個人主義，而在實際上卻具有個人主義所含有之一切要素。自工作權既爲社會主義主張之一部份後，此主張在一八四〇年以後之十年間影響社會主義者之思想頗鉅。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巴黎創辦國家工場。余今可不複述已經由許多學者證明爲錯誤之某種歷史的事實。蓋國家工場之失敗，並不由於路易勃郎及其社會主義黨中之友人。社會主義者誠在最初時即使此等工場不易工作。惟失敗之大原由乃在於當時直轄工場之國務員爲路易勃郎之反對人故。克卡樸君 (Kirkup)，研究社會主義最公正與最細心之一個學者，曰：『國家工場制祇爲路易勃郎所草計劃中之一段遊戲筆墨，而其所以建立者，主旨乃欲使路易勃郎之整個計劃，失去信用。』拉薩爾對當世關於工場所作之各種傳聞，憤而稱曰：『今歐羅巴方有一大國舉國作謊言。』路易勃郎本人對此種傳聞，亦加否認。惟民衆對歷史中某種事蹟，往往率然下斷語。雖此斷語完全錯誤，而民衆仍重疊的流傳，馴至變爲一個不容他人置喙之堅定的假設，而直至有膽識者經過長時期宣傳，而始將真情說出，將其錯訛點暴露。然法國之社

會主義運動則已因此而屈服於民衆之無知之反對之下，而對於工作權已擱置不談矣。

工作權在德意志經到同樣之不幸命運。德國自由黨中之個人主義者接受工作權作其信仰之中心條款。此說載入於一七九四年二月五日之普魯士民法。惟實行之時，德人尋出此種規定之效果只等於濟貧工作之憲法的規定。蓋普魯士自由黨所承認之工作權，劇如我英之貧民工廠或石作場等處之工作。俾斯麥在一八八四年下議院中提出反對社會主義之立法案時，彼曾正式宣稱採取工作權爲其建議之一部份，彼在答覆自由黨領袖利希脫 (Richter) 時，率直的稱曰：『余今已無條件的接受工作權。』其目的蓋欲用寬厚的方法以消滅社會主義也。然當時自由黨人已改變其以前之個人主義，而站立於反對工資奴隸制之陣線上。彼等劇烈的攻擊俾斯麥之宣言。以此，工作權在德國應用之意義，蓋祇等於人民盡有享國家濟貧法所載之權利。德之社會民主黨對此久已不復提及，而在國際勞工大會時竟公然反對之矣。

雖然，在我國則工作權恢復其真正之重要性并爲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中最好之條款。

在我國所以至此之理由，至爲明顯。我等敘述其已往之歷史，更可明瞭社會主義者之方法與

目的。

社會主義者恢復以前個人主義哲學派所主張人若無能力以維持其生活，則自由不過爲虛幻之影子之理論。惟在社會之中，有力量可使工作權得見實在效驗者，只有國家一個機關。蓋人不能至私家雇主之前請曰：『余要求君必予余以工作。』惟失業者可向國家申請曰：『余要作種種嘗試而不得工作。因此余請國家予余以工作，否則予余以生活維持費。』英國工黨提出之工作權法案，其內容蓋卽若是。

該法案所載之生活費條款，可用兩種方法以實踐之：其一，採用共產方法，予失業工人以國富中之一部份；惟此非社會主義。其二採用保險方法，由國家，雇主，工人在未失業時完納保險費以備失業時之需要。此與社會主義之一般的原則較爲接近，而今日各國社會黨所提出之工作權，皆取此途徑。

工作權之要求中，再有一個部份，此部份從社會主義之建設的方面觀察，較上述之一部份，更見重要。蓋工人之此類要求係建立於國家對於組織勞工有應盡之義務之假設上面。以此，國家應

第一步設立勞動流通處，第二步應阻止雇用不經流通處介紹之工人以免勞工供求之不常定。惟此種勞動機關組織成立之後，結果必增添長久失業者之數目。因此國家對此等失業者，必須負維持其生活之責任。

國家既負有此種責任，則不得不審察財源，以視其能否更完善的應付此加增之經濟負擔。蓋國家若強送此等失業者至雇工已滿額，或已逾額之工業中工作，則非特不能解決此問題，而或竟加增社會之痛苦也。今日工黨要求國家注意者即爲若何開發國內未經開發之富源。我等必須明瞭此一點，以此點爲工黨政策中之必要部份也。換言之，今工黨對於國家之要求，不爲濟貧工作，或一八四八年之國家工場制（除非藉之以作訓練工人之用），而爲開發國家富源之積極政策。

在國家考慮開發富源時，土地問題不得不同時提出。今日政府中處置愛爾蘭與蘇格蘭稠集工區之委員會，或一九一〇年創設之土地發展局，或澳大利亞對於土地立法之成例，均足予國內一般有眼光，有魄力，有愛國心以解決本問題之政治家以可擇之途徑。而社會主義者早已主張由國家倡辦建林，水利，墾荒，勞工農場，及小田產之農村制等以作解決此問題之種種貢獻。日後若社

會受到貧困或居民絕滅等壓力，則社會主義者之主張自當愈見有力量，而以前視社會主義之說爲不切實用者，不攻自破矣。

惟社會主義者與彼等受情勢壓迫後方始接受上述主張之眼光短淺的政治家，尚有一個不同點，即社會主義者求實行上述政策，必須先實踐此種經營由國家辦理之一個條件。申言之，一切由公家創造之財富，必當由公家自行享用。即未來建造之森林，必當爲國有或市有之森林；未來開墾之土地，必當爲國家之土地；未來農村中之小田產，必當由國家租賃於私人，而再由國家予受租者以年期的保障。公用事業國辦政策，微特爲社會主義一般組織中所不可缺少之條件，而亦爲求獲實在效果所必當舉辦之事業。余在此可舉澳大利亞對於土地立法之經驗爲例。澳大利亞之某數州，最初曾將大田產分賣於小產業主享有。惟在極短之時期中，小田產業主又出賣其土地，而經濟集中之定例立即推倒以前政府日光短淺之土地政策。州政府經此失敗，乃更用社會主義者之主張，將小田產一律由公家自行享有。此新政策之優良效果，幾在轉瞬間立見顯著，例如不做投機而真願耕作之農人，可無需購地之資本而即能享需利益，其效一；因國家爲小田產之業主而大資

本家不至收買之爲私有，其效二；人民可永久占領其耕住之土地，其效三。凡此皆證明新政策之正當，蓋公家雖用去公帑以收買土地，而結果乃產出多數之農村居民也。

我等自將工作權具體化爲社會政策，并使其成績卓著於社會之後，社會自可更明瞭社會主義所作之直接要求之意義矣。

（註一）比指一九一〇年貴族院否決下議院通過之預算案。（譯者）

（註二）某派批評社會主義者類稱地租金包含地主爲開發土地而用去之資本之利息。社會主義者當然明瞭此旨。惟在社會主義者論地租金時，彼祇論純粹的地租金一種，而與地租金與利息之總和數無涉也。

第九章 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

某派批評社會主義者堅持社會主義者當先將其實行之細則，一一預爲陳說。主此說者，在辯論上占到一部份優勝地位，蓋宣傳社會主義時，許多困難中之一個爲一般人民不能離去其現在之社會而作他種想象也。彼等視一個新的社會關係或人類動機之一個新的結合，或一個新的產生財富方式皆在其意識範圍之外，因之而視之爲不切實用。彼等之考察社會主義，卽以此爲起發點亦以此爲終止點也。

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將其新和諧村中實行之細則如得到專賣特許狀之新機器般一一陳說。現代革命派社會主義者亦預將其全部計劃宣示大衆俾社會在革命完成之翌日卽可希冀革命者將其整個計劃代替舊制度。惟一般社會主義者之所持則殊不然。其解決社會問題，蓋如漢尼拔（Hannibal）行軍過阿爾泊司（Alps）山，而祇對社會證明其學說爲合理，爲合乎現代之各

種傾向，其批評社會現狀爲正確，而社會可藉之以尋出將來發展之新途徑。至其計劃之實行細則，則必須待後日之經驗取斷之。當組織新社會之一切要素，尙待建設者之智識逐步爲之創設，試驗，及估價時，而社會即要求建設者作一個理想的整個計劃，此爲不可能也。

雖然，茲可討論某種社會主義之實行的細節，我等欲藉之以證明彼等稱社會主義國家祇爲一個感情的想象者究竟有無正確原因也。

一 才能

我等可先審查彼等批評社會主義國家之生產器械爲固定的，故在其治下社會不能有新發明與不能有高度的勞動效率者之說。

我等既以此爲主觀點，則本章不得不時引馬羅克君之說，以馬羅克君爲我國有統系的批評社會主義之唯一作者，而其說因之值得我等之注意也。馬羅克君曰：『社會主義從未發明過一個改良化學之公式。』夫此不啻稱數學中二項式定例 (Binomial theorem) 對於織造睡帽，或縫

維禪樹，曾未有此微之貢獻，然事實仍有未盡然者，蓋余固認識某社會主義者曾「發明過一改良化學之公式」；某社會主義者曾發現鐳錠（radium），而為物理學闢一新途徑；某社會主義者因建立本世紀中最偉大之科學的結斷而與達爾文平分榮譽，其說并撼動世間之一切思想而使之趨於新傾向也。惟此皆為枝節問題。主要點乃在社會主義之治下，某種鼓勵產生化學的新發明之狀況，是否可得有保障？設可以得到此等保障，則我等接受社會主義之說，不然則我等不妨立即拋棄之，而接受馬羅克君所稱才能必與貴族制度和相聯貫之有趣味的理論也。

無論何種生產制度，對其本身之改進，皆負有某種代價。德國商業之成功，其秘密即在認識此一點。我國昔倖遭順運的政治狀況而獲得世界之市場。惟後因我國社會對於科學發現或科學創造——招徠主顧之不可少的要素——不願付相當代價，而至遺失某幾處市場。反之而美國因其國民充分的利用經濟定例中資本與經理權集中之機會，德國因廣設科學實驗室，聯絡實用科學與工業之種種歷程為一起，故二國皆攫得世界之市場。彼等對於改進生產制度應耗費之價額，固皆不吝償付者也。

在社會主義之治下，教育制度將以科學作其一切之嚮導。此新趨勢蓋即在今日列強中，我等應感謝國家，或更確切的一般受國家贊助與鼓勵之公眾會社等之努力而已。漸見端倪。例如社會對於農產物，工業品，或各式工程的已設置實驗室。而大學校亦舉辦農場以試驗種子，肥料，土質，或授農夫以關於稼穡，畜牧，五穀，及家畜病理，牛乳產品等之科學常識。大學校現更設工業實驗室，使已畢業之學生微特可以研究純粹的科學，而更可作應用的科學之試驗。市議會州議會等，咸予此種措置以贊助，而更設獨立的市辦試驗場或州辦試驗場以輔助之。上述之活動在我國一因國內大工業家眼光短淺，缺少教育，再因國民不信任國辦事業，故甯願從他種途徑以謀得到贊助，或在國家予以贊助之時有意使合作之效率減低，而受有阻礙。惟在德意志則商業主義之遺跡最淺薄，故其國家舉辦之社會政策亦最廣溥，國內之科學檢查工作亦最發展，與有最美備之成績也。

余現可想象在社會主義成立之後，國立高等教育機關必均將附設應用科學之專門科與實驗室，國內之工業或工業之集合體必將聘用科學的專門人才，而同時工場中之勞動者，在技術與智識上，亦必將遠超出於今日最精巧之勞動者之上也。

此爲工業歷程中一切改進之基礎與空氣。

惟批評者又稱社會主義者不能尋出其相當才能之經理人。馬羅克君對此問題，曾有長篇著述。馬羅克君往往不正確的代表社會主義之說，然其結論仍不免失敗，蓋彼不加證明而下斷語也。
 (註一)請申述之。

茲姑不論我等對於報酬才能所下之各種結語，惟社會主義之教育制度則注意於組織科學實驗室與工場等使科學智識普及，再注意於機會平等，凡此——設自然非不足恃者——皆應改進人民之思考力，而產出才智。批評社會主義者，往往稱社會主義者之某種主張反乎人性。我等茲卽請用批評者之觀點以評批評者之說。蓋批評者稱社會主義雖假定在其治下有鉅大之才智產生量，并社會子各個份子以發展才智之最豐富機會，然仍不能著有效驗。雖然，我等若接受此種論調，則悖謬殊甚。蓋在社會主義之國家中，科學的發現，創造，與改良將使上下均充滿科學的空氣，才智將不限圍於一階級，或某種智識界中人，而無論何種報酬，自金錢以至於名譽，均可激起才智之反應。我等姑假定——雖此假定並不正確——今日社會必須以金錢作報酬，始能獲得才智之服

務然在社會主義之治下，則因才智已普遍，故其服務有時完全由於服務者之自願，有時由於服務者希冀公衆之揄揚，雖有時亦或由於求獲金錢。批評者稱在社會主義之治下才智雖存在而不能著有效驗；是不啻稱太陽雖普照世界，而無光與熱也。在社會主義之國中，社會之一切設施若實驗室，工場，行政機關等，皆須才智以充補其缺額。是以具有技能者，可以充當教師，或化學實驗人，或工頭，或經理員，或公司中之董事。蓋工業在社會主義之治下，亦如今日之採取分工制度也。以此，我等可很穩健的，下下列之結語曰：在社會主義之治下，才智可以產生，并咸可有行使之機會，而不如以前祇爲一部分人專有也。至報酬辦法，則儘可留待來日之經驗解決之。設在未來之社會中，才智必需金錢的報償者，則社會主義之國家，亦必有以應此要求也。

惟批評社會主義者又稱『公衆意見』每反對科學之新發明。經驗已予我人以至多之前例。在社會主義之國家中，財富生產既由『公衆意見』控制之，則才智不將受無謂之犧牲，若未開化人犧牲其初出胎之女嬰孩乎？彼等乃稱社會祇須有夠數才智以保持其進行常態。彼等更舉出歷史上拉德黨人（Luddites）之蠻悍與阿克來（Arkwright）受羣衆之厄困，戒我等莫將頸項

伸入絞人臺之繩圈中去也。

雖然，余在此可指出現存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不同點，以表明批評者之歷史證據爲無價值。蓋機器在社會上產生之直接的與地方的結果爲排斥勞工。在現存制度之下，機器名爲經濟勞工，而實則攫勞工之位置而代之。阿克來之發明之最初的結果，蓋卽若斯。我等不能遺忘以前工業在引用機器之後，勞動者降處於經濟史中最悲慘之境地，而日呻吟於薦草堆中，無由自拔。卽以亞丹斯密司之賢，而亦承認在新機器運入工業界之後，勞動者失職與改變工作方法爲不可免之自然經過。今日經濟學者尙受亞丹斯密司之說之影響，而尙時討論凡受機器排斥而失業之勞工，究竟有無享社會撫恤之權利也。

我等茲因與工業革命開始時睽隔已久，故可看清最初應用機器時之社會結果並估量其價值。惟在十八世紀中葉，一個與機器作生活競爭之織毛廠工人，其眼光必與我等不同。內特拉德 (Ned Ludd) 不爲眼光能看透十九世紀大勢之歷史家，而祇爲一工人（或與工人相似者），彼祇見機器如怪物般每日將其盤盞櫥中之蓄儲品攫去。在當日制度之下『公衆意見』與科學發

明作衝突，蓋非無由也。

社會主義之制度，與十九世紀之制度不同。蓋機器若悉歸公有，則不特勞動可立即感到經濟，而在長時期下，勞工因感到機器生產能加增其利益，故對機器改良可與彼等在資本主義治下反對機器之態度，同等熱烈。蓋一個人若自備機器，則彼必歡迎人語以如何經濟勞力之方法。反之而人若為他人之機器工作，則彼必視主人節省勞動之新計劃為排斥工人之警告。學者用歷史引證，亦當以甄別出之。

余之結論為在社會主義之治下，才智與行使才智之機會，必較在現存制度之下者加增；社會對才智之歡迎，亦必較現社會盛大。

在社會主義之治下，生產財富之機械，並不為固定的。因之而生產將更經濟化；國富將增加；勞動之效率將擡高；社會中不生利人將減至最低限度。同時社會因感到強迫勞動必須減少，故一般受制的工作之時間將縮短，而盡人具有充分機會以自由發展其意志。夫即此種種，已包括工業進步之真諦矣。

二 美術的天才

余茲請從另一部分觀察，批評社會主義者曰：社會主義實行之後，美術將消滅，以在『未來之專制政制』下，人民不獲享智識的自由，并在『物質主義之治下』政府不鼓勵人民之想象力也。此種批評，實係不可思議。蓋人民處於如余上述之經濟組織中，而其心智仍不減以前之呆鈍性與被動性，此爲不可能也。何以言之？社會之才能既普遍，盡人既有餘暇以享其私產予彼之怡適，人民對於智的增益，或文化及心智之各種自由活動，必得強度的促進，而外界之閹偉的公衆建築物，及羣衆生活之種種富麗的與莊嚴的表現，更足激發其美感。在彼時社會中更無如現在下等工人所居之小街巷，或兒童用作運動場之街道，或現代城市中上流住宅區之呆鈍氣象——中流階級希望吸納文化之新空氣而無由得到之一個象徵。彼時社會中之個人，及其四周之圍繞，均將受智力之電流的激動，而呈現開闊的，有變化與風致的新氣象。批評社會主義者視此曰『物質主義之治』，而實則適得其反也。

惟批評者又將笑曰：『余誠知社會主義者，在論理想的社會學時，固津津有餘味，如實行何？』余請以二點答之：第一點表明在社會主義之治下，大多數人民皆有享高尙的智的生活之可能性；第二點闡批評者所持之『實行』說，與討論本問題無甚價值也。

一般操作最勞苦之工人仍具有欣賞智的生活之能力。此點余在近年間親與成人學校，或其他平民教育活動接觸而信之愈堅。我等在每禮拜日之清晨，當一般處境稍裕之人方起床而進其晨咖啡之時，已見多數強迫勞役之工人，在經過一星期長期之勞作以後，均穿齊整之衣衫以聆教員之教言，不覺使意念稍奢者有待來日社會景況一般的改善之後，烏托邦或者可以有可以建立之希望。同時我等發見此等廠中操作之苦工，在其所賃居之住宅旁，居然種植嘉美之蔬菜與花卉，以供彼等飲食或欣賞之需，我等之樂觀不得不更增加，而深信社會主義之計劃如實行，則社會必能予以同意也。

社會主義之計劃在實行上並無阻礙。社會主義國家之國民中可以引起批評者之譏刺者，宜莫如詩人。批評者頻問曰：詩人何由可在社會主義之治下發見其著作何由刊行？彼何由維持其生

活？蓋批評者以爲詩人之稿件，必先經國家派定之采詩官審查後始可付印；而此等審查者之標準，其高雅與縝密之程度，必不能與今日國家之桂冠詩人，或劇本檢查委員等比較。著作者并因不能抽收版稅，故維持生活亦係一問題。雖然，批評者所提出之問題真能成立乎？我等可一解剖之。

真正的詩人視一個人心坎發出之無論何種作品都具有價值。當商務主義未改化手藝工人爲強迫的勞工之時，我國之市鎮，尙爲古社會之『鳴禽之窠巢』。（註二）惟此等平民詩人，現皆變爲啞，蓋商務主義之黑影盡蔽其靈魂之光明也。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因機會平等而各個份子可自取擇與彼性情相合之工作去做，以此詩才卓越之人可不受外界的阻礙也。反對者稱社會主義不能產生詩人之說，不可通矣。

然則詩人之著作將採何種方式刊行之？我等對此問題，必須俟異日之經驗爲之下決斷。惟此等作品之必須刊行則固不成問題者。余可用已過之經驗，想象一未來的社會主義之社會。在人們得到較今更多之餘暇，而不如商務主義之擁擠與慌忙將人們盡捲入於旋風之時，社會中自可充滿如昔時愛丁堡學會（Edinburgh Select Society）或如朋斯與其田野之知交敘談時之空氣。

我等若恢復我等已失去之怡逸時間——一改以人服侍機器之現存制度而爲以機器服侍人之社會主義制度，則昔文人所有之雅集，儘有重新恢復之可能。蓋人之智的生活，如其經濟的生活然，含有羣性而需相互接觸也。夫社會如恢復智識的羣生活後，文化之進步，勢必將如距躍。攷今日無價值之文學作品得充斥於市場之一個原因，卽因社會中無自由論文學之會社，因此聰穎特出之士，無知己朋友以激發其文學之天才。讀書的與思想的個人主義均予瑣鄙之雜誌及小說以產生之機會。在社會主義之國中，科學，美術，文學等各有其討論之自由集合。而詩人之聽衆卽在此等文社中覓出。詩人可誦讀其作品以怡悅其友人，若朋斯在愛丁堡，丁尼生（Tennyson）在上流社會中，迭更司，喀萊爾，塔刻立等在大衆前宣讀其作品一樣。而彼之名譽亦卽可因之而顯著也。雖然，批評者尙要求未來詩人以自尋出印刷所與發行人等工作，蓋批評者稱在社會主義之國中，印刷與發行，都由國家去辦也。

雖然，社會主義國家不過爲發表公衆意見之一個工具。余可預料未來詩人在求國家刊行其作品之時，其所歷困苦當不較今日著作者求倫敦之私家印刷公司接受其作品時更困難也。惟余

說尙不至此而止，因余願表明社會主義社會所具之伸縮性也。請繼述彼時社會中鼓勵與欣賞文學天才之文學會社。

人既有充分之餘暇，智識，與經濟力，則文學作品在數量上亦必增添。此時欣賞者可辦之事，最自然者必將作品印刷而供諸同好，一如今日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印行科學論文，或以前英國校勘學會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及現在新斯包爾丁學會 (New Spalding Club) 印行史學原料然。此等文學欣賞人，亦可自組織印刷所。夫余今固不一定的稱彼等必自有印刷所，而祇稱此等印刷所如成立之後，則詩人發表其作品之機會，必遠較今日爲大，並稱此等印刷所之建設，與社會主義之原理及要求，並無不合處也。

雖然，印刷品之銷路將奈何？設我國因財富分配制度改善而盡予幾百萬襁褓之失業工人以工作，若坎拿大之大草原經開墾而成爲國內之大富源者，則英國人之家庭，其栽培與鼓勵美術，應不言而自喻。蓋今日賜顧美術者祇爲社會中之小階級。惟在社會主義之治下，則賜顧美術者將爲全體人民，而美術將在整個的社會中滋長。不寧惟此，今日因照顧美術者之人數少，故美術家皆須

經過強劇之奮鬥，蓋待彼等覓得新出路時，其趾踵已染有殷迹。彼等因受社會之冷淡而與之宣戰。彼等之中心時抱憤懣與苦痛。惟在社會主義之國家中，欣賞美術既由小階級而進爲整個社會，則美術家今日身感之痛苦，亦可不存在。簡言之，在社會主義實施之後，社會中無有比增強民衆之欣賞美術力一事更確定者。

末了，尚有報酬問題應解決。在余未讀馬羅克君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報酬美術之論文之先，蓋從未想到此問題之重要。馬羅克君曰：依據社會主義者之經濟思想，一本書之價值係依據書之紙張排印裝釘等價格而定之。以此迭更司若靠其著述以謀餬口，彼不免『剽刼印書人應得之入款』。雖然，余謂批評社會主義者，若不完全抹殺事實，或思想錯亂，則不解何以能成立如上述者之結語。馬羅克君之立論點，蓋與下舉之譬喻同義。即稱大餐刀之價值，適等於造刀人及其助手之工資數額。而設鐵礦及冶鐵廠之主人要求分得刀價之一部，則馬羅克視之爲『剽刼造刀人應得之入款』。抑不知書之價值，須由二原素決定之：其一，印刷與裝釘等物質的原素；其二，運意行文及搜集材料等智識的或美術的原素。社會在定一本書之價值之時，不可缺兩種原素中任何一種也。馬羅克君

之困難點，在遺忘書究爲何種東西，而未用批評的心智以解剖社會主義國家之內容也。社會主義者對於估定書價之第二種原素，可採多種方法。例如國家可予作者以公給金，愛賞某著述之讀者們可予作者以饋贈——惟注眼之點，即在社會主義之學說中，曾未有一事足被誤會爲足以妨礙作者應得之報酬。社會主義者并未禁止作者用市場銷賣等最簡便方法以得到其酬報。我等若假設書之印刷費及其他出產費爲X，而售書者再加上Y以代表著作人之酬勞金，余實未見此種定價究與社會主義經濟學中何條件有鑿柄不相入處也。

以此，在社會主義之治下，我等可以產生詩人。詩人在社會中亦可以得到欣賞者，出版家，及報酬金。

余在此祇用詩人以代表其他智識界人。後者之待遇，與詩人所受者相等。

批評者因此可不必妄存在社會主義之國家中智識的活動將停止之幻想也。

三 少數者之權利

較解決詩人問題更困難之問題爲在未來社會主義之治下，若何解決政府與反對派新聞紙之衝突。設社會主義國家，其使命係受自上帝，則余爲保全公衆之智識與道德的利益起見，固不惜將反對社會主義之新聞紙，而尤其爲日報，悉數禁止之。蓋除去社會中少數受報紙之蠱毒至深而信報紙之紀載均爲真實者，我等皆知今日顛倒事實與煽動聽聞應無有較黨派報紙更甚者。

批評者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政治威權者操無上之權力，是以即使其治者頭腦清楚，然仍不免含有極端的專制性質。蓋操政權者將排斥一切反政府之意見，甚將禁止批評者之耳傳日語，如南非洲各國大總統仗仗軍隊，或貪污的法官，或散布在城市村落中之政治偵探與警察以制服其治下之國民也。換言之，社會主義國家中之政府將忘卻以前世界使政權立於鞏固地位之經驗，而阻止言論自由與破壞公開評論之安全性。彼等忘卻維持治安必須予公民以自由討論及自由控訴而壓迫言論家也。批評者之此種論調，誠足表示其在政治的藝術與政治的科學上發見一非常的革命，而擅斷社會主義國家之執政者驟然失去爲治之能力。惟余在茲可聲明者，我等若接受批評者之說，則不啻推到社會主義可以存在與所以存在之基本條件，是以其說根本上與社會主義

之原則相反也。我等若以歷史之往事爲觀察，即可知批評者所懸擬之想象爲不可思議矣。

惟余答復批評者，尙不願至此而即停止，以余願根據理智與經驗之詔示，而討論社會主義將來爲治時不能避免之實在問題也。我等因批評者之說而引去下述之幾個原則：即在社會主義之國家中，必有政黨之存在。政黨必有在朝黨與在野黨——即多數黨與少數黨之區分。政治之真理與進步必由不同派人之舌與腦之不住的辯難與磋磨而顯著。此在社會主義爲治時，蓋與以前無區別也。

批評社會主義者，在論社會主義之治術時，往往忽視社會主義國家中一般自願團體之勢力。試舉數例：在社會主義之治下，家庭所享有之勢力，必遠較今日商務主義治下之家庭所享者重大。(註三)在彼時期，父母與其子女之關係必較今更密切與悠久。以此，家庭可回復其已失之宗教旨趣。其壁爐間又可見聖壇之燄芒，餐桌上又可排聖餐禮之尊簋。在社會主義之治下，一個有餘暇之自由人，并可假浮沉於羣衆生活以求發揮其社會性，而可自由的選擇同意趣之人作伴侶。政黨蓋即此種自願團體中之一個。在人類對治國之政策與方法未趨一致之時，政黨爲不可免之組織。

在社會主義之治下，政權操諸民衆，各黨皆公平的具有發展其政策之機會，并爲保持其利益起見，各具有獨立的黨幹部。今日各黨在韋斯敏斯德（Palace of Westminster）宮中皆自有其辦公室。而下議院主席及其他職官，皆對之表示一致的承認。罕塞特（Hansard）之議會記錄，亦予無論何黨之演詞以同等的登載，余因之可預料在社會主義之治下，黨員言論皆可在其黨部管理之報紙中享有刊布之權利，一如今日美國下議院中之議員可將其未演說之底稿，印入國會之議事錄中也。至社會主義國家中之政黨，其發言權應寄託於各黨自辦之報紙，抑應寄託於國家所辦之報紙，而各黨均享有公平的發表權利，此係微細問題。設批評者假此以求瑕疵，則余答覆之曰：設今日國中爲要求各政黨對其報紙上正式負責任起見，而將其印刷所一律收歸國辦，則祇需主持黨報者二三人一星期之勞力，已可籌備一較今更自由與更負責任之國辦報紙矣。

我人若不存政府利益必須特禁止與政府不同調之思想，而始克得到保障，則在社會主義治下，自不發生阻礙政治言論與著述之任何束縛。所餘應討論者，祇爲一個商業的組織問題。今日新聞業聯合社已走上使此問題趨於嚴重之途徑。例如倫敦之報業總經理處，其管轄權及於遍佈全

國之五六種報紙，或如（會摘剪各報之新聞作比較者，類能知道）某幾個政治機關之社論，短評，或竟私人具名之通訊，自經一次送出於各地報紙之後，各地報館即如當地新聞般登載之，凡此已足表示黨派報紙現皆受其中央幹部之約束。而此等聯合業之報紙現尙對公衆作進一步之警告。即報紙在資本集中，與反對社會主義者站立於同一陣線之後，各黨享有同等權利以發表其政見之說已成爲過去。社會昔視包辦公衆意見之機關，惟在社會主義之治下，始不可或免。抑不知此種專利權實爲資本主義之附帶現象。今求恢復言論自由，祇在經濟力得到更平允的分配，或經濟力即集中，而民衆有權以管理之之後，始可實現。蓋恃政府之力以遏止批評者之意見，固爲不可能，然資本家若組織一個大力量之通訊機關，以壓迫其他小資本者無發言之機會，此則反在事實上可以辦到也。

四 工場管理

我等若求明瞭上節中所述社會主義者之立腳點，則必須認清社會主義之國家，不祇採擇政

治的一種途徑。在國會影子以下的幾個政治機關之外，社會主義國家尙設有左右公衆意見，鉗制政治機關之經濟組織。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我等將發見最有才具之經商人，經濟學者，科學家，統計家，皆由各該職業之低卑處，根據其成績而漸逐升列爲全國經濟組織之領袖人。雖彼等管理之生產事業，祇如鐵路與運河等少數種類，惟彼等對於他種經濟的與社會的事業，仍具有鉅大權威。例如管理國際貿易，立定勞工法案，或許教育法案；調劑國內之生產額與決定交易之率例；主持社會之金融；得政治的國家之同意而決定個人生產與團體生產之劃分線——此種劃分線不爲一成而不變的，此皆爲其所享權中之犖犖大者。今若有人對於上述之科學的管理生產制度懷疑，則余可指出稍過數年之後，托辣斯脫在某種場合，將舉辦與上述同性質之事業。惟我等則將此項事業，統歸社會主義國家辦理。蓋社會主義爲資本主義之產兒。是以在方法上，社會主義將步武資本主義之後塵者正復不少也。

在工業的國家之中，各種自願團體也有其至多種活動。資本主義之工業分資本與勞動——即雇主與被雇者二種。今所謂「階級戰爭」者，即指此二階級之衝突而言。在社會主義之治下，社

會上亦有同樣之戰爭，與今日不同者，在彼時之階級乃指生產與消費兩階級耳。在社會主義之治下，全社會之利益將要求物品之價格在減去其各個之生產費後，當降至最低限度。彼時雖因社會上生活狀況已較今日改進，社會中正義之空氣較今日普遍，故兩派之分隔不至如今日之敵對程度，然即我等假定生產與消費人間發生最強烈之衝突，然此亦無損於我等之主張。蓋我等必須用最嚴厲的反應品，以測驗我等之信心也。

職此，在未來之工業組織中，我等仍希望有工會存在。換言之，在社會主義之治下，各種生產人，仍將各有其自願的組織。此種組織之範界將包括國際間的利益。而中央政府遇到考慮增減貿易率或改更工業歷程之時，將用之作諮詢機關。工業界遇到勞工失業等場合（此種意外，即在組織最完備之生產制度中，亦不能或免），將藉之以進行保險等救濟工作也。

工會等組織有無權利以任命，或參預任命，工場之經理或商店之董事；此為未解決之問題。我們在未解決本問題之先，應明瞭社會主義國家之工業組織之性質。社會主義之工業組織，以大羣廠工作為其最下層，上面有監工員，再上面有部經理，再上面有廠管理人。然後聚不同種類與不同

地域之工業而成立一大組織。其管理係採用經理遞升制，卽一區域中，以區經理爲職權之最高點，而工業的國家——卽最大的工業區——卽由區工業合組織之。設尙有不明瞭此組織之意義者，則余可介紹鐵路清算所 (Railway Clearing House) 或美國鋼鐵公司，或德國之卡泰爾 (Kartel) 等組織作爲彼等之參考。再現代某幾個偉大工會之組織法——而尤其爲德國之工會，亦可作討論本題之借鏡也。

我等茲可討論余上提出之問題，卽社會若何供給工業各階級所需用之人才。最下層之工人，當然從學校中遴選。惟大部份青年各自有其事業之傾嚮。在社會主義之治下，青年必須工作。設青年願習某種行業，而工業遺缺之數目不夠請求者之分配時，則國家可用完備的考試制度以予優才生以先進之機會，若是則自可得到「機會平等」之效果。若某等青年對於技術有特別傾向，則彼等可不愁無機會，因學校與工廠有至密切之接觸，而政府當局者更予彼等以關於將來出路之種種教誨也。我等以前習聞社會主義國家所用之強迫制度，實則此種說法全係臆測。而在社會主義完成時，因工業器械與其他的發明改善，故不愉快待遇更將減少，強迫制度，決不爲社會主義國

家中之顯著部份也。

再論選擇經理人。現有兩派合作論者，對此問題作不同的主張與試驗。我等必須俟彼等之主張與試驗有更大之成績後，方可下一結斷。其一派主張工場應直接的或間接的假代議制機關以自選擇其經理人。此主張之缺點爲生產機關本應由全社會管理，而本派則主張由生產人自管理之。惟主張者則稱彼等之制度，可使生產人避免壓迫，而受到公正待遇。主張生產制度應由社會全體管理者之缺點，在消費人可藉此以剝削生產人應得之報酬。英國之合作批發商社，(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其生產工作即受消費人與生產人間缺乏合作之指謫。惟第二派置一切生產工作於平等地位，故管理時各個部份均可得到公正之待遇也。

上述兩派之合作論，向處於尖銳衝突的地位。惟晚近則二說逐漸接近，而有合爲一說之可能。蓋普通歷史上相反學說所得之結果，不爲互相摧殘，而爲互相採納彼此之長處以成立一新統系。社會主義之工場管理制，必俟合作制有更多之經驗後，方可取決。今日合作社中之地方經理人及中央管理部，當然可代表消費人之利益。而社中之工場管理主任，則在供應消費者之需要以外又

應博得廠工之信任。難者稱合二派之說而一之，則事實上不免發生彼此鉗制，以至經理人弛怠責任，而以工人之意志作依違。然此實過慮之辭。同等困難之問題，今已由合作運動得到完美的結果。夫此等困難問題以前的確曾使合作運動棘手，然我等應知以前遺下之合作經驗，應不特爲工業之嚮導，而更應養成爲工業的習慣也。

(註一)參觀馬羅克『對於社會主義之批評的觀察』(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ism)第七章。而尤其七面所引船塢之一證。作者在此段中假定多種理想的困難，并不加辨別的承認現代當局者之多種不正當舉動。

(註二)十八世紀下半葉蘇格蘭抒情詩勃興。其全部作品蓋含有民治精神，其詩人中爲農夫，織工，鞋匠者頗多也。

(註三)社會主義者在接管列黎(Lille)城之後，即將以前之結婚執照廢除。反對者批評社會主義者欲取消婚姻制度。惟日後列黎人因以前無力完納高額之婚姻費而不能結婚者，皆自由成婚。於是不得不稱頌『家庭之仇敵』爲彼等撮合成好事也。

第十章 社會主義運動（一）

社會主義爲一種傾向，而不爲一種宗教默示的定理，以此其表現之形式，隨時代而不同。申言之，社會主義之目的，雖始終如一，然人類求達此目的之途徑，則備極紆折，蓋主義之內容與信奉此主義之從黨，皆受時代之影響而更變也。例如某時期中，工業發達，製造業如新發現之金沙，吸引工人離去其舊時之工作，而另想象一新的世界。某時期中，科學之特殊發見支配人類之思想而更換其態度。某時期中，思想界發生某種偉大的動力改更社會上一切運動之方嚮。我等在過去之一世紀間，蓋已見到吸引人類思想之中心勢力迭次遷移其位置，而人類之興趣亦隨之以變遷。若參政權之擴張，科學之發見，財富之集合，宗教思想之更改，凡此皆支配思想，創造新哲學，新態度，與批評的新統系新動機。而社會主義之升降與社會主義者在其信條各方面所施用之不同的著力點，亦皆受時代之影響。而如潮汛與月之盈虧之互爲感應也。

一 聖西門 (Saint Simon) 與傅立葉 (Fourier)

遠在社會主義運動發動以前，已有許多人摸索社會主義之意義。彼等借社會主義之燈光以觀察社會，并作多種與社會主義類似之要求。此等開路人對於社會主義之關係，蓋與闢荒人在美洲未發現時已踏登新大陸者同也。

最初用社會主義之字面者，似在一八三五年之我國，蓋時人用之以名奧文之工作也。後法人萊包特 (Reband) 假用此字以名聖西門與傅立葉等之學說。在彼時期，社會主義祇指烏托邦派之道德的與理想的運動而言；換言之，指與國家無關係之社會改造學說。惟至馬克思與恩格爾而社會主義史中發見一新紀錄，蓋馬氏等竭力主張社會主義運動必須帶政治性質也。彼等乃改稱此運動爲共產主義 (Communism) 在其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 中，彼等攻擊前人所持之社會主義學說。惟在時間既逝之後，馬克思等學說，又用社會主義之名稱。此亦至饒趣味之經過也。

法國革命微特激發人類對未來社會應抱之信心，而更鼓勵全世界向此新黃金世界以言以行以教育。此蓋爲世界之陽春時期。其時人民對新局勢尙未有經驗。持新學說者亦尙未受失敗而灰心。直至法國革命過後許多年，而奧文——至堪爲其所生時代之代表，尙朗靜的宣稱簡單的理智可以感化世上之國君們入於正道，而在天國大門前之一篇有價值的講道可使天使們放下其寶刀也。此種熱烈的天真，亦爲第一個社會主義者——聖西門之原動力。此輩開路人，聖西門及其從者，生性均至怪僻。蓋彼等至死未脫去小孩之境域。我等視聖西門每晨囑其僕夫喚曰：『盍識之，伯爵乎！世間尙有一偉大事業須待主人完成之，』則覺此等奇特之僻性人不啻與我等隔開有幾個世界。然彼等至誠懇。聖西門在其晚年，家道窮困而安樂如恆，此種偉大精神，至足使我等敬愛也。

聖西門初著述社會主義在一八一七年。時四十三歲。此後繼續爲人類之自由謀出路，以迄於死。彼具有組織之才力。在彼生時之社會中，封建制度已終了，商務主義方開始。社會因此呈崩之象。聖西門勸科學者用博愛的與具智慧的方法以管理工業。彼在其末部著作新基督教一書中，予其全部學說以最終之一觸。在是書中彼立定社會宗教 (Social religion) 之奠基石，而稱全人類

原係弟兄，故須日謀進於友悌。彼在經濟學方面，認請聚斂私產乃在作壓迫之用，并爲社會上貧困不能倖免之主要原因。人民求避免貧困，則當集中其一切道德力量。聖西門派社會主義之特點，即在混經濟與道德爲一談。當聖西門在世時，從其說者不多，惟逝世後則其說蔓延而獨立成爲一派。聖西門派，與其他學派同，蓋也產出多種支派。其一爲孔德主義（Comteism），其一與現代之社會主義有關係。茲對於後述之一派，請略述之：

聖西門學說之第一個結果爲一羣有才具與有教育之熱心的跟從人集居而實行共產。此學說再進而使羣性觀念加增新意義，與得到歷史的背景。聖西門派指出合羣爲歷史的傾向，而與其對峙的競爭潮流互爲消長。即在混亂，戰爭，壓迫等造登至極，以至社會產出無產階級之時，視社會爲有機體，并以宗教作中心之合作運動，亦隨運而發軔。聖西門派用種種理論以證明經濟的生產制度必須由社會管理。彼等稱社會爲一有等級的組織。一人之位置必視其成績而下決斷。各個應受之報酬，亦以其服務程度而決定。惟派中人從神祕的方面著眼，是以前其學說，如他種狂熱的宗教運動然，一躓而不能復振。蓋人若祇視肉體爲肉體，而一任其徬徨於徵象主義與神祕主義之歧路

上，則結果必將使其本身變爲此世之實在現象之玩弄物。非然者，亦惟有出於狂癩之一途。上述之二種結果，予聖西門主義以自然的結束。雖然，派中有價值之信條，至終存在。蓋此等信條鼓動歐洲境內感到思想或經濟不平安之人們，而使之自成爲改造社會之勢力。近百年社會運動勃起，聖西門主義激進之功居多也。

試舉一例。傅立葉之著述，雖在聖西門之前，然後日子傅立葉主義以生氣者，則聖西門派也。傅立葉立小社會曰法稜斯梯雷（Phalanstery）者作其理想世界之治域單位。彼不存社會應由一羣聖人組織階級政府以治理之之無稽思想，而腳踏實地之上。其政制蓋近於民治與地方分權，一如聖西門政制之近於貴族政制與中央集權也。夫地方爲實在的財富生產地，分配財富亦在地方中成爲實在問題。此固盡人知之者。傅立葉乃因之以爲其社會改良之起發點。彼思用何種方法一面可不將勞動者降至機器的地位，而一面仍可獲大工業之生產效果。彼遂在紙面上造出法稜斯梯雷之計畫。依其說則每法稜斯梯雷有三百家，用公備之器皿以合作生產。各家之消費數由各家自決定之，惟爲節省計，村民可聚在一處飲食，而不相強也。在法稜斯梯雷中有機器，其功用在於減

輕工人之勞動，而非取工人之位置以代之。模範村之農業與工業相依輔。買賣採合作制度。財富之產生與分配方式皆採用經濟的新制度。作者此外再作種種想象的佈置。如一法稜斯梯雷之中，人民盡得享戲館，寺宇，公園，美術展覽所，跳舞會，音樂會等娛樂。其計畫之全部尤建立於和諧之一個原則上面。傅立葉謂凡自由之人，均從事於理智的與和諧的工作，故彼預料其計畫一定可以實行。而不知法稜斯梯雷失敗之原因卻即在作者自認爲可以必成功之一點。蓋傅氏雖自認爲一個普通人，而彼實忘卻其本人以前曾因厭惡商人之不誠實而棄賈就他業。彼亦忘卻其幼時曾因不肯作謊語而受其父之鞭笞。彼至終靜心的希望——十年長時間的忍耐與等待——一旦有誠實之富人能踵其門而使其計畫見諸實現。其志亦至足悲矣。法蘭西革命時之社會政策，均集中於此種空泛的計畫上，然而社會主義之初基，則於是奠矣。

傅立葉之學說受社會之討論而得到一部份信徒。當時有一種印刷物作其宣傳品。其計畫會受種種試驗。傅立葉死於一八三七年。年六十五歲。在彼死後，其帶有江湖術士性質而亦包含有真智慧之奇異混合物，在當時歐洲行將破曉之社會主義增加一線光明也。

在十九世紀初葉，歐洲已產生兩個關於社會主義之新計議：一，聖西門之集權貴族制，即當世將傾墮之封建制度與尚在發軔之商業主義結合後之產兒；二，傅立葉之村落自治制。此二種計畫雖係空洞的理想，然均具有某種真理，并足表明社會主義在某部份上已著有進步。彼等均對當時法蘭西社會所呈現之貧困問題謀解決方案，并鼓動無產階級者思想，團結，希望，與活動。蓋在傅氏等時法國革命之表面的樂觀，已如海市蜃樓般消失，而民治主義與商務主義合併產生之黑暗的與混亂的障礙物，則已集佈於勞動者之四周。上述之二個新計畫予勞動運動以勇氣。一八三一年里昂（LYONS）之工人奮呼曰：『工作而不謀生者，不如奮鬥而死。』蓋時代之精神，已如牧羊人在深山中呼喚其羊羣，激起渙散之人類而進作一偉大的運動矣。

二 奧文與憲章運動

今請述英國新運動中幾個最有膽量之開路者乃為英人，蓋工業革命之壞結果乃在英國表現最早與最有力也。英之小冊子作者曾最先解釋工業革命如何壓迫勞工以至造成社會貧困

現象。『勞動有權利以享有一切的生產，』爲英國對社會主義經濟學獨有的貢獻。

英國之社會主義運動，起原在十八世紀之酒店或其他微賤處所聚集之政治會議中。英國之政治運動，向來含有某種程度的社會意義。都馬斯·斯賓斯 (Thomas Spence) 及其從者斯賓斯派慈善家所刊行之土地國有說，或機器惡影響論，均爲激進政治中初期的煽動分子。奧文更爲此運動加增其體積與確定性也。

奧文之性格與聖西門傅立葉相同。蓋亦一以全人類之完善爲目的，具有誠懇的與堅決的志願，而不顧社會之一切反抗，亦不自密察其計畫中之某部份缺點之人也。此種性格，祇能在社會尚未臻科學化之時代發生影響。惟對於喚起人們之希望，在社會中散佈新思想之種子以待日後種獲，則自有其功績。我等今日所應明瞭者，即社會主義在彼時只爲一種衝動，一種精神界的內心透視的表現，而在批評或方法上尙不能自成爲科學統系。蓋當時人之學識尙夠不到拾致社會主義於此種地位也。

奧文之事業，已爲一般所通曉。此間祇須將其崖略述之。氏生於一七七一年。早年即致富。一

八〇〇年後，經營新拉拏爾克 (Lanark) 工廠，作教育試驗，而謂人之品性乃由環境勢力所造成。氏更主張國家應立法以保護體力或經濟衰落之國民。一八一七年，彼上書國會中之濟貧法委員會，稱民間之疾苦乃由於工人與機器之衝突得來，救此之道，惟在以合作方法，運用各種生產程序，而使財富受公衆福利之支配。一八二五年，氏開始其模範村試驗。村中勞動交換所，及交易之方式，均爲前人所未道。末年氏之計畫失敗，因返梓鄉以終其天年，然迄終對其計畫未存不能實行之疑惑或失望。氏一生溫和誠篤。其工作蓋如酒母，使英國之全部社會改進計畫得之而發酵。申言之，國家應爲柔弱的國民作保護者之積極的見解——而尤其在我國之工場管理法方面，以及合作運動，公衆教育，工會制度等得力於氏之學說與事業者滋多也。

奧文計畫之失敗，較其他人之計畫之成功，反產生更多之良好結果。自世有奧文之後，人民遂不得拒絕思考社會上之偉大的改革問題。憲權運動 (Chartism) 爲奧文主義產生之第一個結果。惟憲權運動所用之方法，則較奧文主義更爲進步。此方法蓋即馬克思與恩格爾等所認識之政治方法是也。依此新方法，社會主義者不再夢想『在平穩的大海中，尋一洞天福地之仙人島。』彼等

亦不想建模範村，而認清社會主義所解決之問題，乃係全國的，而非地方的。而解決此全國的問題，只有國家一者可為相當的機械。憲權運動之哲學，亦即如是。一八三二年之議會改選法，祇對中流階級有利益。而勞動階級何以獨應受政府之冷眼，此實當世應解決之問題。工人不願供社會在擴大政權時作形式上的利用品。彼等本身亦願參加政府。彼等所以如聖經所述愚騷的處女們般，站立於局鎖之門外者，實為彼等自己之過失。彼等在其一歌中唱曰：『設我們得到了憲章，土地也將歸我們的了。』依彼等之意，憲章不過為求達目的之一個方法。而在其後面，乃有改良土地制，減少廠中工作時間，更善教育，管理機器，聯絡工業等大計畫在也。

憲章運動在一現後即歸失敗。說者因此稱工人受不誠實領袖所欺騙。實則此未將致病之根由說出。蓋憲章運動之領袖並非不誠實，而其病在此輩領袖在事實未見之前妄作大言。然待民衆覺到彼等欠正確辨別力以選擇領袖時，已嫌過晚矣。

以此，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之十年間，英國社會主義運動之情形與法國相似。蓋英之社會主義者亦正在摸索團結之途徑，而存經濟制度可以立即改造之樂觀。彼等未確定其應採用

之方法，對社會之反抗勢力未具有深切之了解，而貿貿然從事於帶有革命色彩之民衆運動，其失敗非無由也。至社會運動中，一切流動的與混亂的成分之第二度結合，則我等不得不於德意志求之。

三 馬克思與恩格爾

法國革命將神聖羅馬帝國之影子，即時人稱爲德意志者，從地圖上拭去。維也納條約更在此空隙處繪，一以奧大利作政治盟主，而以普魯士握領袖實權之不可能的德意志邦盟國，作爲替代。惟在此已燼之灰中，德意志國家主義之精神，已開始活動。此精神貫注於當時之教育及文學中，熊然若銷鎔之金質，其熱力不可以強力遏止。『青年德意志』發動一八四八年之三月革命。國家主義者更因憎惡奧大利而推普魯士爲其權利之擁護人。惟普魯士之治術以政治作爲一切事之中心力量。於是普魯士與德意志之國家主義者均向國家之組織，之權力，之莊嚴，以及勞工之結合，革命，團結，與大理想主義下之民族生存等方嚮走去。

拉薩爾爲新運動中第一個領道人。拉薩爾生於一八二五年。一八四八年與馬克思等同加入革命工作。惟拉氏之性情與組織工作不合。社會主義若求從聖西門主義、傅立葉主義、奧文主義成立一新局面，則必需經過一番的改組與調解，而拉薩爾之性格，則不能使此等工作有特著的成就也。以此，拉氏之工作應完全歸於德意志一國之運動內。其效果在較余茲所述之時期稍後才產生。茲請將拉薩爾之事業暫時中輟討論，而更述社會主義歷史中之最重要一頁，即馬克思之事業是也。

馬克思爲猶太人。青年時曾就業於黑智兒（Hegel）。其天智之特長處在能包羅大統系，爲之分別支流，尋索細竅，而對平日經歷之偶然事務，亦能立下決斷，予以實行。彼生於一八一八年。一八四一年大學畢業。翌年加入普魯士民治運動。新派社會主義之領袖與舊派社會主義之領袖，其不同點可從此一點看出。即德國之新派社會主義者，從未想及烏托邦之試驗是也。馬克思之社會主義以民治政制作起發點。彼更從黑智兒處傳得社會進化之概念，而視社會爲不可分的整個。彼認制度爲歷史之產物，而非某個人之好意的或惡意的特創物。彼對此點，雖不能始終一貫然其所作

較大的綜括語則皆以之作骨幹。彼眼見其四周之窮困疾苦狀況而感到惟有社會改造一途方能醫治當世之病象。彼乃離普魯士而去巴黎，與蒲魯東等爲友，而開始其社會主義工作也。

雖然，蒲魯東爲法國人，并爲烏托邦派社會主義者。蒲氏在晚年曾自述其大部份工作只係求籠統的公例與概念之無統系的摸索。蒲氏完全接受法國革命傳給於後二代法之社會思想者與社會改良者之遺產，即簡單的樂觀主義。惟蒲氏與新時代精神，稍稍接近。蓋彼與聖西門傳立葉不同。聖西門等深信社會可立即改造完美，而蒲氏則認政府只是專制之具體表現。蒲氏之不加入社會主義新運動者以此。夫然，則馬克思不能與蒲氏同步調，實爲意中事。蓋社會主義運動之新局面，不能依仗於一個法國人與一個德國人之合作，而必須依恃於兩個德國人，即馬克思與恩格爾，去共同打開也。

在馬克思時代社會主義運動之初步工作，業已完成。其經濟學說亦已畫出清晰之境界，而大不列顛與德意志之社會主義者皆揀擇政治爲其改造之工具，以前烏托邦派之模範村制度，至是已宣告絕對的失敗矣。惟此運動之推進尙有待於二條件。取消不確定的目的，與阻止派中瘋狂的

道德學說，而使社會主義之本旨得正確立定。此其一也。置全部社會主義運動於政治的立腳點上，而使社會深切的認明人類現正在社會進化之歷程中，而不應存黃金世界之夢想。此其二也。

馬克思與恩格爾對此二條件有相當之成就。彼等第一步偉大工作即爲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稍前時發刊之『共產主義者宣言』同年馬克思已發表其批評普魯士之論文。馬克思要求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以自謀解決其困苦狀態之戰號聲即緊隨此論文之後。此有膽識與不可撓屈之偉大領袖者後在倫敦之最痛心的貧窮孤苦人中完竟其工作中之智識的與政治的部份。彼有時從小押當之店櫃前得到些微生活費，以起草資本論（Das Kapital），即現人稱爲社會主義之聖經的大著述。馬克思死於一八八三年。其遺骸葬於面對倫敦之高門公墓（Highgate Cemetery）。其友恩格爾一八九五年卒。其遺骸之灰，依恩氏之遺囑而揚諸海上。

馬克思與恩格爾成爲黑智兒之左派學者。彼等雖對其大師之理想主義脫離關係，而在方法上始終未逾越此偉大的哲學者之門。彼等視工人之萬一的解放機會，只在與壓迫彼等之階級作奮鬥，而因之引無產階級至高山之巔，示彼等以進步之全景，使彼等見到在每一歷史之過程中，階

級必與階級相戰鬥，而以前烏托邦主義者所謂理想的方法者實都等於幻影而應悉數除去。馬氏等見工人接受此說之後，更授以第二個教訓。即一切衝突之動機，悉可歸納之爲經濟一種。換言之，歷史不應以精神的或理智的衝突去解釋之，而祇應以經濟的欲望作爲背景。理想主義至是遂受到又一個致命的打擊。自社會主義經此番硬性化，即被視爲階級戰爭之最終時期的表現之後，其鼓動民衆遂有一種新力量與新正確性，即以前社會主義之空洞浮泛處均被掃除，而即智識最低落之微賤勞動者，亦可認識社會主義運動之意義，而作其進行之先鋒。勞動者認清中流階級之統治在在與之挑戰，而感到凡以工資求生活之人均有其共同的利益與共同的力量。彼等從各種不同之民族而聚成爲一大團結，拋棄國族之界限，而感到一切處境相同人之同情心。彼等時聞到「全世界之以工資自活人，聯合起來！」之悠久的戰號聲浪。蓋馬克思求獲鼓動勞動界之立刻的與實在的回響，而竟獲得之。雖彼在社會主義之學理方面曾犧牲一部份正確性，然使社會主義成爲運動者，彼實爲第一人。

四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派主義

余在此必須鄭重聲明馬克思之實在貢獻。馬氏對於社會主義之學說，蓋祇如園丁在百卉中選植有用之三數種花卉以供世人之欣賞。夫此種工作，當然不爲卑賤或次重要，然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與未來社會應具之關係』則如一個最近批評馬克思主義之學者所稱者（註一）『幾未提及隻字』。馬克思本人也許答曰：對於社會未來之懸測祇當讓烏托邦派哲學者發揮之。蓋馬氏已解釋資本主義之器械，歷史之進化，并從此而表顯出社會主義之必須性。此外彼更組織社會主義之政治的活動，而使社會主義得在社會上有永久存在之可能性。夫彼在學說與推斷事實上誠有許多錯誤點，惟此爲實行家所不能或免之事，而在某種場合反能幫助其工作之進行。蓋彼之錯誤曾未有一個損壞其工作也。雖然將來社會主義勢必重返於理想主義，其原因爲理想主義雖不爲一般所承認，然確爲社會主義之中心主張。惟馬克思在彼之時代則必當將社會主義之主張激成爲一種運動，而使其信條貫注於羣衆之中。彼必當採取政治方式，持德謨克拉西之旗幟以督

促其從者向前進行。雖然，俟馬氏此步工作完成之後，則其學說有當加以修正之必要。蓋在社會主義運動進行之時，社會主義者已感到新問題，而須時時考察其所守之根本原則，與修改其舊信條及舊推斷以謀與此新趨勢適應。夫此祇指社會主義之方法而言。至社會主義之目的則始終不變。以社會主義之目的乃由下列之簡單的真理組成之也，曰：凡人操有控制自由的經濟條件之權力者，其人即操有控制自由之權力。曰團結勝於分離，合作勝於競爭。世人求達此目的之動機不同。由於困苦之逼迫者，有由於理智之詔示而自動的加入者。惟無論何時此二動機必同時存在，不過各隨時代以改變其相互的重要地位耳。

我等今日因此產生修正派運動。修正派之主張，其脫離馬克思之從者之程度遠較其脫離馬克思爲甚。余曾在本書之中，聲明余不能接受馬克思某種學說之理由。蓋馬克思祇爲社會主義之詮釋人，而非啓示社會主義之宗教祖師。本斯泰因 (Bernstein) 君在其進化的社會主義 (Evolutionary Socialism) 一書中，因下列之數點而脫離馬克思，并倡德國之修正主義運動。本斯泰因認現代中流社會未有立即崩潰之現象，蓋在資本主義之進行中，大資本家非特不有減少之傾

向，而資本家之種別反逐漸加增也。彼否認各種工業之集中力具同等之速度，而舉農業作其說之佐證。彼指出在資本家中社會主義已開始醞釀，是以社會主義者在組織上，當不祇注重於革命，而更當注重和平的改造方法。此則顯與馬克思在初期（至少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共產黨人修改其意見之前）所稱民衆奪獲政權乃爲革命開始之說不同也。本斯泰因君再修改馬克思之唯物史說，經濟定命說，階級戰爭說，及價值論。惟本斯泰因雖脫離馬克思而仍自稱爲社會主義者，蓋彼採取合於科學的態度，而稱社會主義之信條與學說，與其他信條或學說當一樣隨社會之進化而更改也。

五 拉薩爾與德國之社會黨。

我等述各國社會主義運動之經過，當以德意志爲始，蓋在此段歷史中德意志誠不愧占第一位也。

拉薩爾之活動，直至一八六二年，始見重要。在此期間，普魯士已開始政治專權運動。結果國家

主義派之軍隊集中而卒打敗法蘭西以建設德意志帝國。在一八六二年，統治普魯士之自由黨人已爲俾斯麥克所排斥近淨盡。彼等乃『自己懸掛國家主義之圓椎形炸爆機』——軍國主義爲此炸爆機之括紐，而開始其『接受現成局面』的卑怯政策。拉薩爾遂宣告與自由黨脫離，聲稱徒喋喋於無關實在的口頭話，至爲不智。彼要求普魯士認清事實，而回復其以前之民治政制。其天性中之熱烈部份至此重新爆發。彼在一八六二年之演講，題爲勞動者之建設大綱 (The Working Men's Programme) 者，幾與其產主義者宣言具同等價值。此演講之主旨在喚起普魯士之工人使彼等知己屆團結政治動作之時會。當時之公安局會注意此演講，而拘捕拉薩爾。惟拉氏在上訴之後，被處十五鎊之罰款而即釋放焉。

此後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之經過情形，與我國自一八八〇年工人對自由黨失信任後之經過情形頗吻合。來比錫 (Ludwig) 之工人脫離自由黨而自召集勞動大會。拉薩爾致公開信於會中，要求工人自組織以社會事業目的之政黨，并指出工資有日趨低下至祇夠工人日用而不再敷其他費用之趨向。彼更主張用國家資本以建立自治生產會社，俾每個工人均能享得其所耗勞動

之全部產物。會中接受拉薩爾之提議。拉氏更親出作數次之演說。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全德意志工人會社在來比錫成立。其政治要求祇爲普遍參政權一種。蓋彼等認清若工人未獲投票權，則一切社會建設計劃，只等於空談也。此會社爲德國社會黨之發軔。惟在一八六四年會社失去其領袖與英雄後，德之社會黨即感缺乏經濟與缺乏領袖與團結等困難。而全會社遂如颶風過後之破舟，亟待來者之茸補也。

拉薩爾之社會黨成立後，另一組織，自由黨工黨聯合會繼之而成立（此與我英國之經驗又相吻合。）後述會社之目的在反對社會主義與反對普魯士之政權獨霸，以此其勢力在普魯士以外之邦中，最見膨脹。會中之有力份子，倍伯兒（August Bebel）其一人也。惟在時間稍過之後，聯合會之主張因根本上不容在自由黨主義中存在，故即丟棄自由黨主義，而集合各邦之分會社爲一個整個的組織。此新政黨以普遍參政權作爲其第一條政綱。一八六八年與馬克斯之組織，即國際者聯合。翌年在挨塞納哈（Eisenach）共組社會民主工人黨。德意志之社會黨，至是遂有兩派，即拉薩爾派與挨塞納哈派是也。前者在普魯士盛行，後者在南德意志與撒克遜盛行。二派後雖聯

合，然至今猶對峙。彼等在北德意志邦聯時代已在國會中占有席次（註二）。彼等并因其共同主張與法國訂立不兼併土地之和約，而其議員被監禁。在普法和約成立之後，兩派有合併之趨向。蓋當時挨塞納哈派中有李普克尼希（Lipp-Knecht）與倍伯兒等作領袖，而拉薩爾派則自拉薩爾亡後迄無相當領袖也。一八七五年二派在皋塔（Tollu）攜手而立名為德意志社會工人黨。此新組織至激進。政府當局盡力以阻撓之。一八七八年黨人因兩次謀暗殺德皇未遂而予政府以禁止之機會。政府在一度得到民衆信任票之後，即開始其禁止社會主義，如封禁社會黨之報紙，解失其集合等之立法案。惟政府此種措置之結果雖使黨之組織解體，而另一面則逼迫黨員至民衆中去工作。後者自謀其宣傳方法。彼等私運其印刷品入國中，用各種方法以規避法律之限制，結果，社會黨之票數，在每次選舉中，迭見增加而當世之反對社會主義法律，與俾斯麥克之社會法案，皆不足去除紅色工人之政治活動。一八九〇年，禁止社會黨政策宣告中止。此後黨中之組織時有更迭，其勢力時有消長，其內部時有爭執——對於國會政策，及社會黨在立法院中與他黨應有之關係等問題為尤甚，惟德之社會民主主義則穩定的向上斜線進行也。

德國社會黨在皋塔聯合之前，其得票最多數爲一八七四年之三五二、〇〇〇票。一八七七年增至四九三、〇〇〇票。在政府實施壓制後之數年中，其票數暫時低落，惟自一八八四年後則又年見增加。一八九〇年，一四二七、〇〇〇票，一八九八年，二一〇七、〇〇〇票，一九〇三年，三、〇一〇、〇〇〇票，一九〇七年，二五八、九六八票。一九〇三年黨中選八十一議員入國會之下議院。惟一九〇七年則落至四十三人。自此之後，其勢力又在上進之域。一九一一年之選舉，或者能超過以前一切記錄之上也。

我等在考察德之社會主義運動時，有一事可以特別注意。即個人主義之說從未在德之政制中結有根蒂。蓋德國之公衆生活，受德之哲學之深切的影響，而不容有個人主義發生。以此，即反對社會主義最力之首相或市政府官員亦皆假定國家之活動應爲最廣遍的。此蓋與我英人不同。英人從自由黨主義傳得一不信任國家之思想，而德則事事信國家爲萬能也。德之社會主義雖在政治上似乎無能力，而始終爲一偉大的思想力量，其原因蓋在此。

六 法國之社會黨

法國社會黨在初次革命時奠基，後經聖西門派等之發揚而向前進展。惟法國革命之理想主義因受政黨爭競之影響，故不易產生效果。一八四八年與一八七一年，法之社會主義曾兩次復活。惟不久皆爲軍人勢力所壓倒。一八四八年之英雄爲路易勃郎，一八七一年之英雄爲全體民衆。在二者之頭上，偏見之神——即寫我等現有之大部份歷史之著作者——均加以小丑所帶之錐形帽，而實則此裝飾品應加到其他人之頭上去也。

一八四八年之國家工場，其建設與管理均與路易勃郎之計劃相左。惟社會將工場之失敗，完全加諸勃郎一人肩上。現代史家爲一八四八年地方政府所作之擾亂與流血等灰色的寫真，蓋至多不過爲受驚的與預存偏見的頭腦所產生之虛幻想象也。許在軍事佔領下之軍隊，從未有較勃郎之社會主義從者統治巴黎時表現更寬容與更安靜態度者。大不列顛在庇得 (Pitt) 當國時，其遏制和平的激進黨人之手段，遠較當日巴黎處於更嚴重地位時所擇之手段爲嚴酷與不法。若現

代史家看清事實，則不論其偏見至何種程度，皆當承認此一點。法在康摩痕制（Commune）推倒之後，其社會主義運動遂亦如大火初燎過之平原，祇餘灰燼。雖工人日後重行組合，然政府即遏止解散之。蓋社會主義在法國，一時期間將受壅塞而不能活動也。

一八七七年，革斯脫（Julius Guesde）自其放逐之處日內瓦回法後，彼組織平等報（L'Égalité），反對當日法國盛行之無政府主義派，而大倡馬克思主義。一八七八年里昂工會聯席會議通過翌年在巴黎當舉行工人國際之議案。惟在國際將開幕時，政府又阻止之。警察在代表等面前將會場之大門封鎖。惟此祇足促進法國之社會主義運動，以使加入此運動之人數更見增加，各地工會之意見更見融洽。一八七九年工人代表在馬賽集合時，立定會名為社會勞工大會。其提議帶有絕端的革命性質。惟會中最終通過之大綱，則由革斯脫與馬克斯之女婿拉法革（Lafargue）起草。馬賽（Marseille）大會之翌年，社會主義派與工會派發生內鬨。結果社會黨人被排擠而離會。惟工會派則無堅決心，與奮力，與遠大之目標。彼等雖得勝仗而不能利用之，是以社會主義得進行不變也。

惟法國之社會主義運動，自有其內部的弱點。此弱點可在一八八一年選舉時看出。是時黨中各派及其領袖者，都互相不滿。而出以攻訐。一八八二年聖伊坦尼 (St. Etienne) 聚會時遂分爲二派。其一和平派 (亦作可能派 *Possibleists*) 以巴黎市長保羅佈羅斯 (Paul Brousse) 爲領袖，主張用社會主義的和平改良方法以達到社會主義之目的。其一革命派 (亦作不可能派 *Impossibleists*) 以革斯脫爲領袖，主張用革命或斷然的推倒舊制度以達到社會主義之目的。此二派不同之原因，實由於其對馬克斯主義之解釋差別。嗣後法之工人又組織勞動大聯合 (General Federation of Labour) 惟革命之熱血時震盪於法人之脈絡中。以此，勞動大聯合不久又分裂爲五六個小團體。其中重要者爲革斯脫領導之不可能派，與若累斯 (Jaurès) 與密勒蘭 (Millerand) 等領袖之獨立派 (Independents)。若累斯在一八八五年被選入國會之下議院爲急進派代表。一八八九年復選失敗，重從事於教授事業。惟一八九三年則又以社會黨資格獲選，至今猶留任焉。

一八九三年之選舉，社會黨在國會下院中獲四十席次。(註三) 在斯時之政治地平線上，忽發現德雷福 (Dreyfus) 事件，革斯脫派曰：『此事件與我黨無關涉。』若累斯派曰：『此事件實爲我黨

生死之總關鍵。』黨中因之又起內閥。當密勒蘭加入瓦爾德克盧騷（Valentin Rousselle）之內閣時（一八九九），若累斯贊助之，蓋藉之以湔去德雷福事件留在法國歷史上之污點也。革斯脫若累斯兩派至一九〇三年阿姆斯特丹社會黨國際大會時而重歸於好。其時有一二不願結合者，其勢力蓋至渺小，可不計也。今日法之工人運動，只有社會黨與無政府主義之勞動大聯合兩個派別。

在瓦爾德克盧騷內閣時期中，密勒蘭任商務部長。多種社會主義之法案，在此期間通過國會。政府受社會主義之影響至大。及後瓦爾德克盧騷辭內閣總理（一九〇二），社會黨與急進黨自由黨之合作，一時亦告停止。至一九〇六年法政府將解決教會團體問題而社會黨之勢力又見活躍。擔任在國會中通過此法案之責任者，乃一社會黨人，白里安（Briand）。白里安後於一九〇九年自出組閣。惟法國之社會黨員有一可注意之特點。即社會黨員自經一度組閣之後，即脫離其以前與社會黨之關係。原因或者由於社會黨人不願其黨員過於與內閣聯絡，或者由於黨員入閣之後，即改變其意嚮也。此種政治經驗現正爲法社會黨內部之熱烈的討論問題。晚近法社會黨之一般

意見，咸反對與異黨聯結而組成勃洛克(Bloc)或混合政團。換言之，即社會黨反對如以前在瓦爾德克盧騷內閣時與政府合作也。

余可做上論德國社會黨選舉票數之遞增，以表明法國社會黨勢力之增長。一八九三年法社會黨得六〇〇、〇〇〇票。一八九八年一、一二〇、〇〇〇票。一九一〇年一、四〇〇、〇〇〇票。

七 意大利之社會黨

意大利之社會黨較法國更見混亂與更帶有革命色彩。在意之中流階級與專門人才加入社會主義運動之前，無政府主義派在工人中占偉大勢力。蓋直至一八九一年米蘭(Milan)之律師七拉鐵 (Turati) 擔任此運動之指揮後，意之社會主義始與歐羅巴其他國家之社會主義站立於同一陣線之上。克立斯皮 (Crispien) 做俾斯麥克之方法以壓迫社會主義，而結果反使社會主義進步之速度加進。意政府之貪污，與意之自由黨主義之無力應付當時政局，亦皆予社會主義者以

進展之機會。意大利之社會主義運動因之而分出左右兩翼。其一注重國內之實際的政治改革。其又一翼主張無政府主義。在前派之中，意之偉大的思想家或聲譽卓越之專門人才若斐里(Torri)龍波洛梭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得阿米奇(De Amicis)等均加入之。嗣後社會主義者因與政府衝突而下全國罷工令，以至造成一九〇三——四年之流血。事過之後，黨中領袖者互相埋怨。黨之力量遂分散而至今尚不能恢復其以前地位。在余寫本書之時，意之社會黨蓋方因內部不一致而分裂。其中有改進派，願與任何政黨——只要其黨綱能對準正當之方嚮者，均與合作。有工團主義派主張國內多建立工會等組織。其批貶議會政治之議論頗含帶無政府主義之色彩。有合併派騎跨在上述二派之間，而侈談各派應團結也。

八 比利時之社會黨

比利時之社會黨，其團結程度適與意大利之渙散成反比例。比之社會黨得有全世界組織最完備之合作社之經濟的贊助。其後面有團結鞏固的工會作靠山。其領袖凡得梵爾提(Vander-

velle)更有充分的領袖才具。以此比黨與其他國家之社會黨不同，蓋從未受『不可能派』主張之牽累也。

最初勞工國際在比國會結有至深固之根蒂。惟自國際被解散之後，比之工人運動亦呈分裂之象。嗣後逐漸團結，至一八八五年而比利時工黨成立。晚近著作者每指出比之工黨與今日不列顛之工黨有至多相似處。惟比黨雖以社會主義爲出發點，而不用社會黨之名稱。其份子之一部分爲工人，一部分爲與工人表同情而願改善其處境之改良家。凡得梵爾提述比之社會主義運動曰：『比黨從英國得到合作制之自助與自由聯合等精神；從德國得到政治方策與共產主義者宣言中首先說出之社會主義之根本原理；從法國得到社會主義之理想主義，即承認社會主義爲繼續以前革命之哲學，或自成爲一種繼續或完成基督教使命之新宗教運動。』比之社會主義運動，採取嚴格的實用方法而聯絡偉大組織的合作會社。比黨隨時願爲工會出力。在反對僧侶派之反動政府，或在主張普遍參政權時，比黨又與國中之自由黨聯結。比之選舉制，雖不合民治精神，然昔在朝之多數守舊黨，今已減至將消滅之地位（註四）。惟在保守黨消滅之後，則比之議會政治將不免

發生一困難問題，以在彼時則無論社會黨不加入內閣而爲議會中之獨立的團體，或加入內閣而爲議會中之政府黨一翼，彼等皆須贊助一個混合內閣在位也。

九 美國與其他國家之社會黨。

社會主義在俄羅斯（註五），西班牙，葡萄牙，與其他歐羅巴之小國中，因受革命思想之衝動，與不穩的政治局勢之影響，故常在旋興旋輟之情狀中。

俄國之社會主義運動有其特殊的興趣，而在許多地方，獨自成爲一類。俄人之小村集的共產心理蓋自其一二代以前以佃農與其產制等爲本位之社會組織遺傳下來，是以不易剷除，而俄人因之對於世界趨勢，與物質的需要，不受何等感應。在俄社會受到歐洲其他國家之政治自由運動之衝動時，其智識階級組織一種近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政治運動。最初此種運動在如拆泥瑟夫斯基（Polenmychovsky）之將幹甚麼（What is to be done?）等小說中發表之。其後政治上產生虛無主義。文學亦同時復活。不羈的巴苦甯（Bakunin），有禮貌的赫爾岑（Herzen），

具魯華爾精神的拉窩洛夫 (Layoff)，同被流逐。而此等志士，遂日出入於遊學法蘭西或瑞士之俄國學生羣中。俄國之農民教育，及農民理想化等運動，亦遂在此時發軔。惟此等運動因受政府之高壓，故其黨員更進一步而出以恐怖手段。社會主義者，恆夜深在黑巷之中，實行其暗殺等工作。在斯時期，俄之工業日漸發達。社會主義，乃又在俄之境內公開的出現。在上世紀末了之十年中，含帶社會民主性質之工會吸收大工業區中之多數勞動者。社會民主黨之分部——以前只在日內瓦、巴黎、倫敦等處活動者——至是乃亦在俄國境內成立。在杜馬 (Duma) 俄國之滑稽的國會中，社會黨與工黨曾在某時期中占到一百席次。惟時日稍過，則反動勢力又占優勢。而壓迫、拘禁、流放、死刑等又將此新運動埋沒於地下矣。

芬蘭 (Finland) 在一九一〇年底有八十七社會黨員選入國會。歐洲北部之國家中社會黨有強固之組織，并在國會中舉出優秀之代表。奧大利之種族至複雜。惟在一九〇六年開始普遍選舉時，社會黨舉出國會代表八十七人，得票逾一百萬。瑞士在一八八八年後，即有社會民主黨成立。惟此黨名義上雖號稱民主，而在施政時則素以壓制與不正義著稱。瑞士之社會黨票數，應舉得國

會議員二十五人，惟現在國會中則祇占六席也。

日本在一九〇一年之後，亦有社會黨成立。日黨嚴格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當道曾迭次阻止之，晚近并將黨中某幾個領袖處以死刑。蓋從表面上看來，日本政府頗如鏡倣其晚近之敵人俄羅斯也。阿根廷與智利亦有社會黨組織，并派代表出席於國際社會黨大會。澳大利亞有勞動與社會二黨。澳之勞動黨帶有濃厚之社會主義色彩，雖其某項政綱之經濟基礎，屬於新馬克思主義中之不可能派。紐西蘭因塞頓 (Inglton) 君將自由黨主義引入於社會主義之羊圈，故境內倖免有嚴重的社會黨勢力存在。南非有一小而有力的勞工與社會黨，惟南非屬地，一面受雄厚的資本勢力控制，一面受守舊的農業利益所支配，是以社會主義不能作長足之進展。坎拿大西部之立法院中，有急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代表。中部與東部有類似英國工黨或獨立勞動黨等之小組織。亞伯達 (Alberta) 晚近在其新國會中舉出一個社會黨議員。

北美合衆國之社會黨進行，日漸重要。其初，美社會黨祇有境內之外國人加入之，故其思想亦由外國輸入，牽強而帶專斷性。惟晚近（一九一〇年）密爾窩基 (Milwaukee) 發現有力之馬

克思主義修正派後，其他各邦均受其勢力之傳染。一九一〇年秋季邦選舉中，社會黨得七〇〇〇〇票，華盛頓之國會下議院中，亦初次占得一席次焉。

最初，新大陸曾吸引烏托邦主義者至其境內設立新和諧與法稜斯忒雷等理想村集。惟此種村集，相繼失敗。蓋即其中最有效之試驗，而至今在美之公衆生活與政治活動上，亦已不留絲毫痕迹。其後，歐洲被放逐之社會主義者都來美活動。惟是時各邦之基礎尙未固定，故社會主義者並不得到社會若何應響。一八七〇年後，社會主義國際之一部份來美建設支部。二年之後，國際之總部，亦渡大西洋而來美蒞止。惟此等組織不久即歸消滅。四年之後，社會黨員重新開始大規模之全國運動。一八七七年，定名曰社會勞工黨。此新黨之組成分子，以外國人爲多，其黨綱并含有無政府主義性質。黨中內部，因主張不可能主義而時相傾軋。其最慘黯之一幕，即一八八五年芝加哥（Chicago）無政府主義黨之受鞠訊而被處死刑是也。惟自一八九七年後，美之社會主義運動，開始一新時期。是時美之社會民主黨成立。一九〇一年，新黨與社會勞工黨中之多數黨員聯合。美之社會主義運動，至是而與本地之風土適合，并成爲一有成效之奮鬥勢力。新黨自成立迄今祇有少

數智識者爲之鼓動。惟現在則因與美國勞合大聯盟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接觸而與境內之工會接近。兩者不久當結合爲一個團體也。

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尙有不列顛與國際二部份。請於下章述之。

(註一) Dr. M. Tugan Batanowsky: "Modern Socialism."

(註二) 德國社會黨第一次選舉勝利在一八六七年。社會黨舉出八人入國會。

(註三) 法之社會黨在一八八七年初次獲選入國會。

(註四) 比社會黨在一八九四年初次選代表入國會。

(註五) 本書作時在一九一一年，時蘇維埃政府尙未成立也。(譯者)

第十一章 社會主義運動(二)

一 不列顛之社會黨

我等若追跡不列顛社會主義運動之起原，則必須遠述最初攻擊商務主義之經濟思想，及其評語。此種見解與批評可分作二派：其一為奧文主義，及從此變出之各種派別。此派在歷史上最占勢力。其一為如葛德文 (Godwin)，湯姆遜 (Thomson)，荷爾 (Hall)，奧格爾維 (Ogilvie)，和格斯金 (Hingson) 等之經濟與法學著述。此派在思想上最占勢力。彼等攻擊新經濟制度中最易致傷之點，即當時行將完成之經濟壓迫制度。彼等主張勞動有完全享有其出產之權利。余個人固深信在將來社會主義運動之政治的與組織的工作完成之後，即至社會主義者必當立定其經濟學與法學之統系以作其建設計劃之骨幹時，社會主義者必將放棄馬克思而用上述在馬克

思以前之幾個學者之說，作其研究之出發點。惟葛德文等因其所處之時代尚未成熟，以此彼等身後只遺下少數信從人，而在社會上不發生大規模的運動。蓋在彼等時，社會方注全力於政治競爭。同時不列顛商務所呈現之偉大的與豐富的機會亦使社會中人士忘却商務主義之壓迫手段，而一概阻止工人之反抗運動。憲章運動曾在政治空氣中一度發現。惟此運動祇如彗星之掃射，而不足與晨曦同語也。英之工人因此在政治改良與合作上不得不與激進主義與工會運動相聯合。

此轉關點在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年間發現。一八七九年，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之進步與貧困 (Progress and Poverty) 出版。此書喚起人民對於社會問題之注意，而認清貧困爲與公衆幸福有關係之問題，不徒爲祇憑少數私人以謀救濟之不可說事件。政治中之激進黨是時亦觸到暗礁。蓋一八八二年不列顛得自由黨命令而在亞歷山大利亞 (Alexandria) 商埠前開放之大砲，其破壞英國國內激進黨俱樂部之程度，與其破壞埃及及可相等也。

從以前恆徜徉於拆爾息 (Chelsea) 愛羅雪斯俱樂部 (Eleansis Club) 激進主義者之有名的大本營之遊魂中，產生出一晦黯的組織。此組織名曰民治聯盟社 (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一八八二年在克勒瑟威爾方場 (Clerkenwell Green) 成立。後述之地點自後遂成爲馬克思文化之培植地。希門 (Hyndman) 一個熱心的馬克思從者，作者新組織之領袖。民治聯盟社在一八八四年更名為社會民主聯盟社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一九〇六年改『聯盟社』曰『黨』。社會主義之宣傳至是遂開始。然其最初的發動殊不能使人興奮，以聯盟社內部不久即分裂，而組織社會主義同盟會 (Socialist League) ——威廉莫理斯 (William Morris) 爲同盟會中之一個社員。聯盟社之主張，通體傾向於馬克思，而社會主義同盟會則與無政府主義之主張相接近。在二派分裂之時，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獨樹一幟而成爲三角。費邊社之主張蓋折衷於其他二派之間。此組織在一二年之前從都馬德衛生教授 (Prof. Thomas Davidson) 及其一小羣理想主義者所組織之新交誼 (New Fellowship) 中胚胎出來。社會主義在英國假此三機關作宣傳。嗣後社會主義同盟會在完成其幫助莫理斯，用詩歌演講，與論文等。此等著作皆在其機關報公衆幸福上刊布，增富社會主義與英國文學之工作後，逐漸衰落而消滅。而祇留聯盟社與費邊社繼續存在。聯盟社之主張，日趨於硬化，有時與工會運動起公開的衝突。蓋聯盟

社之態度，從不適合於均數的不列顛人之心理，雖其精力與信心足以移動山岳。一八八五年，聯盟社推舉出三個國會候選人。其中在瑟雷吞（Kenington）者得二十七票，在罕普斯忒（Hamptonstead）者得三十二票，其得票最多人約翰朋斯（John Burns）君亦不過在西諾定昂（West Notingham）得五百九十八票。嗣後聯盟社在我國之公共生活中獨自分立，而只有一部份狹小的與持獨斷性信條的社會主義者加入之。費邊社注重教育工作。其社員宣傳社會主義時，有至耀（York）者。其口號則為『逐漸的滲透』而非『組織』也。

英國社會主義必當作『活動』之活動。此種進展，為事實所逼迫而不容或緩。蓋工會之領袖，均逐個歸順社會主義，而在工會年會之新舊兩派辯論中，前者可以看出新派雖占少數，而其勢力日向上升，青年之有勢力者，無一歸向舊派之旗幟下去也。一八八九年碼頭罷工獲得勝利後，新工會主義應運而產生。而特拉法加方場（Trafalgar Square）前之迭次暴動，尤引起許多人民之注意。在不列顛全國之中，各地方皆成立工黨組織，蘇格蘭工黨在一八八八年開始活動。是年哈第（Keir Hardie）充中拉罕爾克（Mid-Lanark）之國會候選人，祇得六百十九票。一八九二年格

拉斯哥 (Glasgow) 工會聯合會集議時，工人領袖組織會議以考慮其處境。結果議定召集各勞動組織，費邊社，及其他社會主義機關之代表。而在一八九三年布刺德佛德 (Bradford) 開聯席會。獨立的工黨——哈地爲其領導份子——遂成立。新黨以社會主義爲目標，其方法在聯合一切社會主義勢力作共同奮鬥。凡抽象的理論，或不變的信條，新黨皆拋棄之，而獨注眼於工人之每天的經驗。新黨主張立即加入政治活動。此主張在蘇格蘭多有效驗。新黨與自由黨保守黨等挑戰。是時雖其生命只有數月，但在選舉一八九三年之國會選舉，哈第君被選爲南西哈謨 (South West Ham) 之代表。此後新黨迭次在副選舉中，獲得勝利，與占多量之票數。

新黨以後之歷史，可不必在此間敘述。惟新黨既完成其特殊的與直接的目的之後，不列顛之政治上，遂生多種顯著的變化。新黨在最初即看出社會主義如須於自由主義政府之下作政治活動者，則必當與各工業之勞動者團結一起。以前歷次工會大會中之爭辯，亦可以此解釋之。

後述之政策，實在不過實行馬克思之訓言而已。蓋倘社會主義長爲一種信條，則此主義永無成功之希望。反之而求社會主義成爲一種力量，則社會主義者必當改化其主張爲一種運動。致此

之道有二：（一）使社會主義變成爲組織勢力，潛伏於一切以社會主義作集中點，而各個間並不以此主義爲其有意識的信仰物之分渙勢力之背後。（二）使社會主義得到工人階級之信任。以前社會民主聯盟社，對上述之二點，皆放棄之。而獨立工黨則專致力於此二事。社會民主聯盟社受時代潮流之抨擊而倒退，獨立工黨趁順流之時潮以進行。其原因蓋亦在此。政治學者可以藉此得到有價值之指示也。

在工會間爭鬪之聲浪過逝之後，一八九九年普利穆斯（Plymouth）之工會聯席會議通過下述之決議案曰：一切社會主義與工會組織應開聯合會議以討論團結其政治活動之可能辦法。翌年二月杪，當一百二十九代表至紀念廳（Memorial Hall）開會時，各方之態度不一致：其中有用談諧的優容態度願將此會無形中埋葬者；有承認埋葬乃爲會議所必不可免之命運者。惟其中過半數代表，則竭力使此會議能成功。以前大不列顛工人運動所感到之最重大之困難爲缺少一合宜的新聞紙。大會中多數贊成舉辦之。當時外界對茲重大之會議，祇作一二段簡單的通訊。新黨遂得在隱匿處工作六年，蓋直至一九〇六年新黨占到國會中三十席次之後，而社會主義始使

當世驚駭焉。一九〇九年未加入新黨之唯一的重要工會，礦工聯合社（The Miners' Federation）亦加入爲黨員。翌年正月大選時，工黨推出嚴密與齊整之候選人隊伍。結果四十人獲選。至同年十二月再增二席次。

英之工黨，並不爲純粹的社會黨，而爲社會黨與工會團體在直接的政治工作上結成之聯合團體。社會民主黨最初亦曾加入，惟在與工黨合作一年之後即回復其以前之隔離狀態。時一九〇一年也。英工黨現在之局面，實爲在大不列顛之政治遺教與政治方法所可行之唯一的形式。蓋在不列顛之政情下，社會黨必當爲社會主義政治活動之末一幕，而不能爲第一幕也。

二 勞工國際

余茲可述社會主義運動中之最特色的一點，即國際社會主義，如羅馬天主教之組織然，亦帶有國際性質。余曾經指出凡資本主義侵及之地，社會主義均結有根蒂。各國之社會主義運動，都承認彼此間具有密切的關係。『社會主義者』遂爲自中國以至祕魯間一切工人所歡迎之過路口。

號。共產主義者宣言發表工人鬱而未洩之意思，同時要求全世界之工人團結在一個旗幟之下。作宣言者，與宣言之跟從者皆看準社會主義運動爲聯結全民族之運動。蓋其最初所操之形式，卽爲一個國際的組織也。

在十九世紀之中葉，自由黨與勞工黨均帶有國際性質。是時歐羅巴洲之精華已受拿破崙戰爭而竭盡。惟文化則愈側重於世界主義。在耶那 (Jena) 之槍炮聲中，黑智兒完畢其『精神現象學』 (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蓋其思想從不爲交戰聲所擾亂。歌德 (Goethe) 在不感到德意志之痛苦時，對於民族之爭鬪亦抱不問態度。而當時各國工人中之主動份子，則均流落在巴黎倫敦間。彼等在大都會中宣傳其主義。此輩自然的歡迎馬克思作領袖。一八四七年倫敦組織共產黨同盟會。馬克思與恩格爾之共產主義者宣言，卽爲本會社草擬。一八四八年之革命潮流，暫時間將同盟會及宣言推到不重要的地位。惟自革命失敗後，社會主義繼續生存，其政治活動在各國復活。此種運動，如余已敘述過者，逐漸因奮鬪而站定其位置。至一八六二年倫敦國際展覽會時而遂達到第二度組織時機也。

是年法國工人正式派代表團參加展覽會，并受英工人之正式招待。翌年法國派第二代表團來英，其所受公衆之款遇與去年同。此二次交往之結果頗出當局者之意料之外。蓋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國際勞動界假倫敦開會，并舉出委員會以籌備組織國際勞工會社。委員會首以起草會章之責任，交付於瑪志尼（Mazzini）。惟瑪氏之思想行動與委員會之精神不合，故委員會任馬克斯爲會章起草員。馬克斯完全以社會主義爲著眼點。彼稱各國之財富雖增加，而工人之處境未見改善。個人主義派之資本者在理論與實際上蓋已呈崩潰之現象。自國際成立而『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之口號遂又震遍全世界。蓋國際之宗旨，在聯合各國之工人運動，以從事於政治的與經濟的解放也。

不幸者，國際之內部有二派爭持之意見。其中共產黨員反對任何種中心權力。而主張自由的共產區與自由的工人會社。彼等本與社會主義者立於絕端不同之地位，而不應與社會主義者加入同一運動。惟當時祇以共產黨之目的與社會主義者之目的近似，故二派同聚在一處以討論國際間共同採擇之方法。惟俟共產黨加入國際之後，國際之迭次大會，遂爲兩派爭持之戰場也。

第二次國際大會，本應聚於布魯塞爾（Brussels）惟因比利時政府下令禁止，是以仍假倫敦開會。一八六六年在日內瓦開會。會中通過每日八小時工作與根本改革教育主張等方案。惟同時會中引起一紛爭點。即法之代表不信任會中之「智識份子」以其從事於理論的與信條之爭辯，以至引起會中無限之紛糾也。然國際不能排斥此部份黨員，以國際若排斥之，則會中將失去唯一可以當領袖之份子也。在此後之三年中，國際迭次在羅散（Louvain），布魯塞爾（Brussels）會議，一八七二年在海牙（The Hague）會議。在上述之數次會議中，社會主義之色彩至見顯著。土地國有，交通公管，生產工具之合作的享有，黨員遇戰爭時舉行大罷工等議案相繼在是數會議中通過之。此種意見的進步更受到各國罷工與政治騷動等響應而愈有力量。一八七〇年國際原擬在巴黎舉行。惟因法德戰爭而中止。共產大會（The Communiste）遂代之而生。國際際此乃不得不迎受劈面飛來之風浪。其中稍守舊的工人組織，眼見情勢過於激切而呈觀望之象。其他主張階級戰爭的工人組織則見會中有與己不同階級之份子加入而發生嫉妒。蓋是時會中所感之問題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間之舊爭執。後者之政治信條，則與其稱之為跟從馬克思，毋寧稱之為跟

從蒲魯東更爲得當也。

在以後歷次之大會中，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之衝突日見激烈。社會主義者主張其政治活動應以國家爲出發點；共產主義者主張其政治活動應以合作區及工場爲出發點。蒲魯東與布浪葵（Blanc）之從者擾亂日內瓦與羅散等處大會。在巴苦雷加入布魯塞爾與巴塞爾之大會之後，彼親出攻擊馬克思之個人及馬克思之領袖資格。此種爭執，國際本只應負間接的責任。然在民衆視之，則以此爲與國際有直接的連帶關係。而在國際內幕紛爭正劇烈時，民衆遂將其產大會之爭執完全加諸國際身上。當時法國之現狀又逼迫勞工運動中政治的與工業的二翼採取大規模爭鬥。無政府主義派遂在一八七二年，不得不被逼而脫離國際，然國際雖因奮鬥而脫去其致病之根原，而其本身已受有致命傷。後雖如受傷之亞塔爾王（King Arthur），渡海昇至紐約，以延幾個月之殘喘，然一八七三年召集之柔弱的大會乃爲其末次矣。

國際無產階級尙未至聯結之程度。其領袖等未將基礎確定，故當彼等尙在討論方法之時，而所擬造建築之傾墮聲已震動於其耳際。雖然，此只爲一種策略的失敗，而主義則依舊不變也。各國

勞動者在國際失敗之後，重行根據其國內勞工之能力與機會而組織新運動。在此過渡時間，各種工會，合作社，和平會社等仍獨立的召集其國際會議。日後迨時機成熟，而第二國際遂告復活矣。

一八八九年，世界各種社會主義組織與各種工人會社之代表四百人齊集於巴黎以組織其新國際第一次大會 (Premier Congrès de 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一八九一年，一八九三年新國際繼續開大會於布魯塞爾與沮利克 (Nurich)。在上述數次之大會中，無政府主義派仍舊持其不歸化態度，蓋直至一八九六年倫敦王后廳 (Queen's Hall) 中大會議過後而是問題始告一結束。在末述之大會中，各派之舌戰一天一天的發動於代表席次或演說壇上，至今加入該會者尚不能遺忘當日會中疏狂不羈的人物，及其激昂的演辭，及如旋風般的情感。大會辯論之結果為逼使無政府主義派離會。此實必然的結果。而國際社會主義者從此遂一致的聲稱彼等征服國家應採之途徑為用國會活動等方法，并主張政治的演進以代替革命。新國際自彼時以迄於今日，每三年必舉行會議一次。大會中討論一切凡與社會主義運動有關之事，而凡日光下稍重要之國家皆派代表出席，故加入會議者可遇到各國社會黨之國會領袖焉。大會閉會後，會務交托於國

際執行部。後者之地點爲布魯塞爾，各國都派有代表出席。此外各國國會之社會黨或工黨議員團再各舉代表一人以組織另一委員會，其目的在使社會主義者在各國國會中之活動可彼此聯絡也。

觀察迭次大會成績之最好方法，乃在視其十年來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司徒嘉德（*Stutgart*），哥本哈根（*Copenhagen*）等處所通過之決議案。如反對軍國主義；主張用國民軍代替現行之徵兵制度；宣稱國際爭端乃起由於資本競爭；反對帝國主義與推廣殖民地政策，因此等政策之目的，在壓迫弱小民族，而爲資本主義者推廣市場也；立定工會與社會主義者之合作政策；決定工會必當以社會主義爲目標；決定各國工人出境入境應守之條件；議定國際勞工法之草案；討論救濟失業之多種方案；反對投票權只限制於一部份婦女（即我國所稱爲『有限法案』）而主張凡屆成年之國民應『不問性別』而同享有投票權；主張各國之社會主義者採取團結行動；通過多種與當日重要國際問題有關係之議案，——凡此皆其成績也。

觀上述之成績，我等可稱國際爲『人類大議會』之雛形而無愧色。蓋凡與國際爭端或民族

墮落有關係之問題，大會皆研究之，而同時贊助一切足以促進世界和平與幸福之措置也。然大會之首重要問題則在討論社會主義在各國進行或宣傳上，或在黨員政治工作時所感到之問題。茲因各國國會會員參加大會者日見增多，故國際大會之性質與辦事日益與國會之性質與辦事類似矣。

結 論

『設人類繼續進步者』

彌勒在其末次修正之經濟學中稱曰：『設人類繼續進步者，則未來支配一切經濟社會者，決不採如今日以資本家爲頭目，而使工人在管理上不得發一言之畸形的制度。反之而新社會必由勞動者組織之。彼等以平等爲原則，共同的享有其業務進行之資本，并服務於由彼等自選舉與自罷免之經理之下。』彌勒至晚代蓋已離去其少年時代所守之原則而改變爲一個社會主義者。彼對其本人信心所作之宣言，用宗教家之預言之形式發表之。惟此一生以推索真理作職志之思想家對此預言尙加上『設人類繼續進步者』一短句，此則深可爲我等所玩味者也。

彌勒之條件乃社會進化中之一個不可知數。蓋今日在我等之四週，已有種種退化之徵象。例

如我等在今日之社會中不能尋出如以前農村中健全之體魄。今日之人民不能再從新鮮的空氣，或簡單而健全的食物，或與大自然接觸而得到之有力的生活之強壯的心智。家庭之團結力不如以前之鞏固。一個有母德之主婦在現代幾已成爲過去的事蹟，是即謂形容主婦德行之字面，以前雖有意義，而現在只爲一種虛空的回憶。以前清教徒主義之男性的精神已隨其嚴肅態度而俱逝。今日之教育，灌溉如礮瘠土地般之心智，而祇開放萎悴與雜長在蕪莠中之花朵——即造成腦筋單調的盲從心，或虛偽想象。今日鉅富者之享用，超過拜占庭 (Byzantine) 之奢侈。而貧困者之娛樂則遠不敷調劑其一天之勤苦與努力。夫任大自然淘汰一切柔弱者而不加顧問，此爲人道主義所不容。而今日社會，則因缺乏科學的先見，故無由超拔一般羣衆以現尙生存之柔弱者不至再降低其生命之元氣。我等今日蓋已在深谷中窪濕地。人類唯一自救之路，只在努力向山之巔頂處攀爬。彌勒曰：『設人類繼續進步者！』實則我等現已無從退回，而只有非上進則站立於低窪地以陷入於深處以至不可自拔而已。

進步可自下述兩途徑中之任何一條得到之：一任自然之機械的選擇，而撫心自語曰：『盡閉

目以睡眠乎？稍安毋躁！此一途徑也。在斯情境之下，大生命將依據其自有的狀況而保護物之某種適應品質以使之延長生存。蓋在人類四周之大自然界中，有不息的征服與被征服活動存在。強者無時不蹂躪弱者，而祇晦藏之生物得仗恃遮蔽而獲倖免。將秋晚出之雛，其母未教之振羽而即須遷枝覓食，此雖必膏鷹隼之喙。惟在春天出殼之小鳥，則因在其母他遷之時，羽翮已豐，故已自有適應環境之能力，而能延長其樹林中之生命。在夏日之下，稠葉中奕奕顯著於眼簾之果實，必先為禽鳥喙食。而細小植物，其形狀祇如一葉，或一嫩枝，或一點黑影者，則必因獲免採擷者之注目而延長其生命。物再隨自然界變遷而更易其種別。自大不列顛經人墾植之後，境內之灰色狼與野牛悉遷出於三島之外。火器幾將非洲之長頸鹿滅迹。毛里西亞 (Mauritius) 自產殖家豕之後，禿禿鳥 (Dodo) 絕種。大西洋之潮流更改方嚮而北美海邊之瓦楞魚 (Tile Fish) 幾全數消亡。某種動物，如獾 (tapir) 等，因氣候改變而遷離其舊有之窠窟。有翅的爬行動物既養成其真正的鳥性習慣，乃長出角質的硬喙，而凡不變其原有之牙床者悉歸淘汰。在晚近地質學期中南北美洲陸地連結後，某種南美洲之生物如犰狳等均瀕絕種。此皆其例也。

顧人則不然。人能改換衣服與居處等以適應氣候之變更。能造種種器物以征服自然而爲己使用。雖彼如其他動物然，羣居以延長種族生存；惟人羣之中，份子間相互培養各個之智識的增長，并謀羣之生存而創設倫理，風俗，宗教，法律等制度。以之在人之社會中，進步採另一條途徑。即用智力以辨別出擬達之目的，而再用合理智的方法以使其等目的可以達到也。試申言之。人用己力以補充自然。彼推索得自然之祕密，而再用之以造詣理智之預定點。蓋人類進化與自然界進化之不同點在自然雖盡其能力以生產品物，然同時亦盡其能力以消滅之。惟人則祇生產對彼有實用之品物，而祇消滅對彼無實用之品物。自然之選擇爲機械的與偶然的，而人則側重理智與預定目的。竹雞以自然前曾淘汰一切非褐色之竹雞，而其羽褐色。惟著褐色軍服之人類，則其職守在保障社會之安寧。人之進步不受適者生存之自然律之影響。反之而彼自造成其適者之地位。自然在其兒女之四週佈滿恐怖之空氣，而人則使其兒女得事事享生命之快樂與甜液。蓋人恃其特有之智力與自然與其他人類合作，其原因乃欲求其本人之生命延長也。

以前人類之進步史乃一段充滿錯誤與災患之冗長的故事。其中我等可見徬徨於荒原中之

長期的摸索；或如迦南（Canaan）之極樂地，雖在約但河（Jordan）之彼岸流滿酥乳與蜜糖，而至被征服後則祇賸荒郊與灰燼。蓋此故事之每節皆如大齋會中之祈禱文而殿以輓詩之歌聲。雖然，我等在此連續的混亂，衝突與失敗之中間仍可尋出一線之和諧以表明在人類進步之背後自有一個意思爲之作嚮導。申言之，我等在人類之進化中可尋出正義之領域已逐漸推廣，人類之平等觀念已創造或改變各種制度，政府已逐漸以被治者之承諾作基礎，被治者已日漸加增其參政之權力。凡此祇爲其犖犖大端。而我等若進而作更詳細的分析，則更可見每細節中亦各自有其齊整的步調，卽人類之進步乃爲不息的奮鬥——不息的調劑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之奮鬥，私人權利與政府威權之奮鬥，操縱社會以謀私人利益之治者階級與其對面之被治或被壓迫階級間之奮鬥。此奮鬥之過程不連續的向上斜線進行，并時時顯出一種合節律的脈跳——在某時期甲勢力佔優勝，而在某時期則乙勢力佔優勝是也。

今日國家依舊處於混亂之狀態中。我等雖已經過個人的與階級的壓迫時期，而歷史仍奏其進行之節調。或者我等可用另一個譬喻。進步之擺現依舊循着弧形線而來往。蓋此線雖離去其原

有之方嚮而其不息的震蕩則現在與往昔無殊也。今日之問題遂爲社會既必須推進至一新境地，則何者應爲其組織之主動勢力？我等對此惟有一個答案：卽此勢力必爲經濟的也。夫個人主義時代會產造與組織此勢力。惟結果因此勢力無力承受其本身之負擔而至於崩潰。個人主義蓋如神話中之東方捕漁人，自被釋放其魔神之後，彼更無力以控制之。個人主義雖最初發見經濟之大勢力，然終因不能駕馭其發現品而須社會，或國家，或人民全體——我等茲可不論此未來之駕馭者之名稱爲何種——代起而控制之。夫此卽社會主義運動之所由起也。

夫人類求達自由與進步之目的，既必須經過組織之改變，與個人勢力與社會勢力之相互的消長，則社會主義之原動力，不祇求社會之機械式的完備或經濟，而須直接連貫於人之生命也明甚。以此爲言，則宗教，倫理，美術，文學等舉凡一切推動生命之創造勢力，皆與社會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此等勢力充滿人之內心，以希望與高妙的想象，不特使人尋覓最高度快樂，而再使人了解生命之真旨，使彼等蜿蜒於巡禮者之道路中，越山之巔頂，或隱沒於地平線之彼處，以求最終達到理想點也。